

經名：徐仙翰藻。元人陳夢根編集。十四卷。底本出處：《萬曆續道藏》

目 錄#1

卷一

靈濟祖廟記

靈濟宮記

碑陰辨

碑陰

存城記

親睦堂記二篇

燕喜堂記

齋堂靈濟宮記

代東村公作靈濟宮記

餘慶堂道場記

來賓亭記

旗龍山神祠記

靈濟賢聖王廟記

司農社角廟記

司稼旗龍山爺廟記

卷二

團本堂記

門銘

壽天玉崑道場記

續壽天玉崑道場碑記

修西林寺記

卷三

鰲峰賦

靈濟宮賦

文興庵賦

自辨文

塞謗文

非神賦

莫毀碑辭

卷四

喜雨頌

修東井文
塞井文
修廟難文
告成序
驅癘鬼文
驅旱魃
文驅蝦蟆瘴文
臯殺賦
卷五
真人朝天自贊
真人回宮自贊
注福司贊
注祿司贊
五帥贊
雨部贊
集英贊
宮娥獻壽贊
葷廚簿書作慶壽宴集
素廚簿書作聚仙宴集
綵戲嬰童贊
膳部樂府贊
仙樂贊
仙廚贊
奉祠人求壽贊
書燕喜堂東邊掌籍
書燕喜堂西邊掌籍
靈濟廟注福司
靈濟廟注祿司
卷六
友序
畫士傳
苓周壯翁碑跋
跋周壯翁易圖說
效景純遷州記為誌名

書訓
棋說
琴暢
書讀缺
長明燈說缺
卷七
詩句
上林府判古今詩二首
獲麟歌
絕筆歌
梁父吟
喜雨
謝林府判香信
請林經歷書碑
寄南村居士
代周全擬芙蓉城
贈林東村公
荅問造墳
荅周世遇問事
荅呂先生問馬米事
勉蔡畫士
荅生員問眼疾
托東村公作記
餞君行
偶作可笑
荅問事
荅問生活事
荅陳耨仕問事
贈雕碑者
謝林主簿書碑
別蔡畫士
本官建壇有四道人現身
贈天王老抄化不遂
荅問事三首

荅梁氏問遷葬
上林府判效曹娥體
寶殿十奇峰
真仙八詠圖
贈徐南村二首
玉崑十奇峰
東澗
西澗
玉崑
餞陳道興往龍虎山二首
和白雲僧德堅
偶作四首
卷八
詞
親睦堂
燕喜堂
贈沈建翁
贈周全
贈周明
贈林椿
贈章桂龍
贈郭泳翁
贈鄭汝顯
贈天一寺郭以立
荅合山僧德潤問緣法
贈越山寺僧石徑二首
修官裁衣二首
贈蔡畫士
贈長邑人往湖南
贈天王郭東堂之桐城
勉蔡畫士
荅林君舉問事
問蔡畫士牆外事缺
贈龍船匠

賽情詩

贈閩縣宣差

荅林廷玉問事

贈同事五人

卷九

啟玄表真君補職

謝玄表真君補職

謝恩表真君補職

金闕謝受職表

玉闕謝受職表

上天師表

謝天師表真君奏職

上田蕉尾表

賀聖父瑞旦表二道

南官表代男子祈安作

南宮表代女人預修作

謝師表薦亡功德完滿

煉度表四道

贖罪表

卷十

祈安詞四道

謝恩詞女人預修

預修詞婦人建黃籙誥簡

賽醮詞五道

建玄都壇詞

禳災詞

保福詞

建普度詞五道

第二朝詞

第三朝詞

建朝拜詞

散朝拜詞

女薦父詞

建血盆疏女薦母

薦夫及女詞
薦夫與子詞
子薦父詞
薦親訶
薦父祖詞
薦祖詞
真人謝過詞
謝加封真人詞二道
保禾詞二道
卷十
金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玉闕授仙簡建羅天大醮榜
加封敷達上玄門榜
示齋主文代高功作
諭在會善信榜
師堂補職榜二道
建黃籙普度齋
戒監壇榜
戒將吏榜
示查邊魏趙刁五帥榜
散血盆會右語
建血盆道場告諭文
散朝拜門榜
普度功德右語
諭南北廟亡魂榜
諭亡魂榜二道
散朝拜諭下界榜二道
建盂蘭盆會諭下界榜
諭下界榜二道
孤魂榜四道
卷十二
修靈濟宮疏
建神廚疏
建餘慶堂疏

修餘慶堂請僧為化主疏

修餘慶堂疏

修慈濟宮疏

文興庵抽拈兼賽詩疏

修鰲峰旗龍廟疏

修護境橋疏

修橋立抽拈疏

修路疏

修溪埠疏

建集福道場抄題疏

題祈禳醮疏

迎五顯慶讚佛生日疏

題血盆會疏

題為真人受封建羅天醮疏

題為真人受仙簡疏二道

題為真人奉籙建醮疏

題塑真人歸道扮疏

題青口塑神像疏

題衣服疏二道

題真人衣服被盜重造疏

卷十三

請東村公書

代鄉人請東村公啟

謝東村公書

謝東村公跋

謝東村公啟

代鄉人謝東村公啟

謝張總管啟

上程廉訪求書廟額啟

代鄉人請陳道興奉靈濟公啟二幅

請高功唐宗萬建會

代鄉民請人任都講啟

贈越山奉祠啟

賀鹿山授宣啟

荅周勝公問事啟二幅
幼婚啟白水梁聘祐入黃
上梁文
卷十四
梁燈聯
梁聯
慶賀燈聯
慶元宵燈聯
燈聯
孤魂所燈聯
徐仙翰藻跋

#1按此目錄原有脫誤。今已據正文校正，不復詳注。

徐仙翰藻

經名：徐仙翰藻。元人陳夢根編集。十四卷。底本出處：《萬曆續道藏》

徐仙翰藻卷之一

靈濟祖廟記

靈濟祖廟，夫祖者，言其始也。予姓徐，乃偃王之後，世仕唐。及五季亂，奉天子命守金陵。晉開運二年乙巳，閩王王氏閱牆之釁，兵革肆興，予遂將查、邊等騎萬人，投建州。明年，掇福州，間道西峽，將梯鹿嶺，由南臺縣取漳泉。鄉之胡者，叩馬而前曰：適有潰兵牯亂，為民之仇不圖。今日復見王師，王若閔其不辜，吹而蘇之，不至跋蟻，德莫大焉。軍駐而成列，教子商子搏力，法囑其鋒。賊死咋，民獲喘。汗師還，耆老猶作綈袍戀戀之意。子以李御史常容之數，馬上策之，知與若等從事之期。待來年矣，果脫化於鈎伍間。精魂不爽，降而為神，于鰲峰之陽。其初未有祠，制草其廬，木其爐。歲時伏、臘，祀事罔缺。宋太平興國八年癸未春不雨，種未入土，嗇夫用虞。二月初，吉戊子卜於予。習吉祠之前有潭，旁袤四五丈，深不可測。倏有雲氣飛騰，竟日不散。翌日昧爽，烈風、雷電、雨雹交至，人大悅。越三日，哉生明詣祠求荅，目其祠，蕩為洪水之墟。且怪且疑，遂辨香沉諸潭而祝之。忽有木爐捧出水心，香灰不濕，信有神物。須臾雙龍蟠遠，扶翼而西流，直至傳築嶼中，山橫溪而不進。嶼中舊號香爐峰。烏鵲飛呼，將有所迎。紙錢結界，異香襲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居民異之，乃因地以成其廟，後產靈芝之瑞，因號曰芝嶼祖廟。雍熙改元春正月丁卯，事告訖工。檀越有河南方氏曰珏董之。至乾道二年丙戌，珏之孫有曰詢，曰感，曰仲，上其事於州牧馮公礪，扁以護境感應四字為額。熙寧三年庚戌，河間章氏曰管，潁川陳氏曰彭初

，濟南林氏曰懷賢，江夏黃氏曰頌，以其事上於光祿卿程師孟，聞奏於朝。適半山王氏當國，百姓困於青苗之役，未遑及此。八年乙卯，郡人劉公彝知桂州，交趾寇邊，陷欽、廉等州。劉公恕，時同秋曹周公汝礪禱於予，予效公山之靈，寇果退。劉公復具狀以聞。炎紹間，予之陰績最為顯著，韓忠武大儀鎮之捷，武安和尚原之功。本路安撫使薛公弼，保奏端平。元年甲午，左藏周公說潮守周公燧，具條其事，上於執政李宗勉。三年丙申十月，本路帥臣何公琮入除戶部侍郎，始得旨。嘉熙二年戊戌，命始下，敕封靈濟，徽號有加，神喜人歡，用彰厥德。自國朝以科目取士，予得以宰科名之籍。鄉之擢第者，橫飛捷出，為諸邑之所斂衽南渡。而後文風大振，臚傳黃甲者有人，南宮高選者有人，聲名翕翕，品秩猶高，或振節秋臺，或具司禁帑，或出宰花封，或教分侯浮，至於一階半級，可以車載斗量矣。繼之，以河南方氏珠曹曰策、王郎曰杰，各以文章取進士，是皆以夢卜於予而獲報。以此功德之在人也，甚博詢之道聽塗說，一朝一夕而然也。廟自石晉開運以來，迄今數之，歷甲子凡二千四百有奇。初拆而為社壇，基於青布之演溪。再遷而為巷東，即今靈濟宮是也。合門環眷，獲寵天封：予，知證，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江王。仲，知諤，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父，諱溫，齊王，忠武真人。母，田氏，仁壽仙妃。予配陶氏，涇國夫人，順助仁惠仙妃。仲配許氏，衛國夫人，善助慈懿仙妃。將五人：永安留守元帥查文徽，武安留守元帥邊鎬，節度使左監門元帥魏岑，都統使右監門元帥趙鐘，都統軍使先鋒元帥刁彥能。伯氏四人曰知誥，曰知詢，曰知諫，曰知訓，俱封王，廟食金陵。其源流，世閱已備，見於五代史。斯廟是作諸祠所祖，祖言始也，豈可忘其始而昧其所出哉。祖廟創始履歷，具述于前。蓋物久則壞，不修則愈壞。木而堂之，石而室之，將為百千歲計。其有功，浩費煩，檀越之布施名數，猶可考。是歲在丁亥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丁未日也。後一紀，復大門間，榜其額曰：芝嶼祖廟。因舊碑泯沒，予始降碑而銘之。從河南方氏曰壯猶，曰逢午，曰嗣翕諸君之所請也。銘曰：

水之流，窮其源。木之葉，究其根。

源既深，流也分。根既固，葉也蕃。

曰祖廟，祠是尊。居此土，百千年。

功日月，德乾坤。名與謚，史具存。

昔廟號，明而神。今天爵，神而仙。

劍厥惠，澤乎民。何以報，薦蘋蘩。

歲丁亥，廟復新。後一紀，大吾門。

銘于碑，石用鐫。序猶始，祀有傳。

效神嶽，聲三聞。萬萬歲，祝聖君。

靈濟宮記

予姓徐，出自嬴姓。栢醫生若木，夏后氏封之於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國於夏殷周，咸有大功。徐偃王治國，仁義著稱，有獲朱弓、赤矢之瑞。周天子穆王聞之，伐徐。徐不忍鬥其民，去之彭城武原山之下，名其山曰徐，山居焉。祖孫輩項，三千餘年，名人魁士，載迹青史者，皆本於偃王，王予之祖也。予家世仕唐，俱為大官。五季之亂，豪傑蝟起，瓜分幅裂，互相漁劫。予奉天子命，留守金陵。所管江南二十餘州，泯征就寬，軍給以饒。林蠻洞蜒，守條死要。稗耄嬉遊，連手歌樞。上無所怨，下無與讎。江南之民，賴予以生。予之功德，揭若日月。雖世而下，無能磨滅。晉開運之二年，閩王王氏失國，請命於予。予提師萬人，艦步並進。閩之諸郡，各以城降。踰年取福州，克之。師抵峽江之南，道經青布。鄉之父老，壺漿以迎予師，而怨予曰：適有潰兵數百，隱匿於鰲峰之巔。夸謾兇驕，將次為亂。王師今日不至，顛覆朋鄰，我餘有幾。予乃引師南向，陸其峰，挫其鋒，落其角距，殲厥渠魁，盡得其屬人。卒棄甲呼舞，不戰而收。鄉民無怨，市買不變。田之果谷，下無一跡。故今日，其山之半曰戰鬥，自此始也。師還，父老攀慕顧戀，不忍釋去。剪茅為屋，於鰲峰龍湫之北，圖予像，奉予祠。晨香夕燈，以祝予壽。予心惻然，而與衆盟曰：予明年當棄世，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及期，憑夢於人，以宣其靈。年無凶荒，民無夭癘。榮雩之卜，若響若苔。予生不能澤其民，死而廟食尸其土，是亦不敢爾民誣也。歲更月改，屋宇頽頓，上雨旁風，無所蓋障。倏有雲氣亭亭，神龍蟠護，木爐不壞，像貌屹然，見者異之。鄉人方珏，始立廟於傳岩之野，尚予號曰護境感，今芝嶼之祖廟是也。祥符初，風俗移易，人物繁夥。鄉之父老，詢謀僉同，再立廟祀於青布演溪之陂。昔溪水標激，田稼墊溺。予以神兵，疏其源，決其流，竟不為民害。故今號其地曰社壇，猶有遺跡。桑田滄海，物久則變。時有鄉民，樂施其地。於龍首之東，豐衍端夷，山水俱秀，卜予得吉，而宅之。烏鵲假靈，蜂蛇交集。紙錢結界，異香襲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鄉人因之，以成其廟。乃徵土木石工，執器備用，來會祠下。斬板幹聳柱礎，陶口臂築垣墉。歲在政和之丁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集然而威。至今故老相傳，尚能記憶其事。闡而闢之，殿宇深邃，則隆興。改元癸未之秋，增而廣之，庖庫廓大。則開禧二年丙寅之春，堂庭建植，階序整齊。巍巍乎其高，炳炳乎其新。規模程度，將多於前功。則歲在壬申咸淳之八年也，至今檀越姓名，書於梁者，猶未泯沒。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時我亦不敢寧於厥居，以保其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若夫西、南、北等處祠像，皆本於此。拆而分之，歲月久矣。有能質於鮐背觀齒之夫

，則見予之靈德入人也深。靖康陽九之厄，予以神兵護國，效公山草木之靈，顯旗蠹旒麾之相。孽寇就誅，中原底定。予之功績，聞奏朝廷。已蒙聖恩，南渡不果。嘉熙間，鄉人潮守周公燧，以父老章少白等狀，再請於朝。金書褒獎，勅封靈濟徽號，煥然祝冊於廟，祭式有加。神人俱喜，偉歟盛哉。邇來時異事殊，中澤之鴻甫集。至於廟事，奚暇及此。上冠下履，誰其正之。圯桷腐瓦，誰其易之。墻壁陰剥，圖像默昧，誰其整之。予若不揚其烈，大降顯於四方，歷告於爾有衆，則曰甚。一日墮飯不顧，將安以為揭虔妥靈之地乎。鄉人各以事卜於予，求其筆以驗其事。予示之以讖曰：籤籤六十有四象，《易》之六十四卦。天地萬物莫出乎《易》。《易》為卜筮之書，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既示之以籤用，敢援筆為文，以委而任，司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職，各設中於乃心，經之營之，立定厥功。使弊者復興，故者復新。予亦不敢獨專其美，安生興事，民業有經。俾以壽而富，俾以熾而昌，予之休庇於人者，亦不淺。秋八月吉日庚戌，工告訖功，請記於予。予王父相吳，封齊王，謚曰忠武。伯氏四人：長諱知誥，世襲父爵，改封於唐。次諱知詢、知諫、知訓，俱秉吳政封王，各廟食金陵。予曰知證，封江王。仲氏曰知諤，封饒王。事載之史，所有陰績，著於《尚書□祠部》廟。食茲土，已四百餘年，將以至于千千年，未可計也。恭遇聖朝一統，率土稱臣。天地鬼神，克享其德。仰冀聖恩，俯頒宣命。嘉茲榮寵，式副所期，(亩十犬)畝不忘。三呼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辭曰：

婉婉偃王，孝孫有慶。維德不爽，居此一方。蜿蜒鰲峰，龍首之東。靈濟褒封，於民有功。新廟奕奕，厥聲赫赫。肩膺陌路，來享來格。爾民不訖，降福既多。矢辭以歌，紀石不磨。

碑陰辨

或謂碑記，有陰無陰。吾不知記為何，碑為何。所謂無陰之記，則樂記、學記、史記、喪記、傳記、是也。既刻於而，則謂之碑。如碑用詞用銘，皆傷悲之文，記則無之。昔柳宗元為父作石表，猶有陰書其弟子、門人姓名。表陰自柳侯始，記陰自徐江王始，誰敢議耶。

碑陰

天之未喪斯文，故假手於我，用德以彰厥善，惟爾之能予其懋簡相爾。今林東村公所舉周君壯翕之言曰：今將生申乎，將生尹乎。旨哉斯言也，以代予言者也。刻之座右，使為士者登斯堂，讀斯記，其尚知所勉焉，毋作神羞。

又

生為人，死為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宜有廟祀。有廟祀而有勅命者，必有碑碣以記其事。昔柳侯降為羅池之神，有韓文公為記。予雖效柳侯之萬

一，愧無柳侯之才，不得韓文公記之，何以示來者。予敢自序履歷，後文公者，記之可矣。

存誠記

靈濟之庭，字其額曰存誠。此神筆也。一日客自遠方來，而有假靈之請，樞衣而進於堂上，得神之所作碑銘記贊，熟而讀之，儼然若思。趁而退曰：何獨存誠二字，缺其文，毋乃有之而未之刻耶。請質於予。予神也，不能以口諭，姑假筆舌為言，而復之曰：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人之常性，未始不誠，不誠無以立身。君臣之間，此誠也。父子之間，此誠也。昆弟、夫婦、朋友之間，此誠也。誠一而已，盍求諸身而誠者存。初非所謂誠之道也，人能於此勉力為之，雖雷霆於上而不之懼，淵谷于下而不之恐，此無他誠存故也。夫苟一言之不真，一語之不實，曰妄也，非誠也。甚矣、暗室之中，視如無人，手指目視，洞見肺腑。誠之存者幾希，其曰妄者滔滔皆是。臣如是以事其君，而君疑。子如是以口其父，而父疑。至於昆弟、朋友、夫婦如是以相從事，則無往而不之疑。機心一萌，鷗鳥飛而不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子不以自欺，真實而無妄者也，雖不言誠，而誠自存。何文之有，《易》曰：閑邪存誠。二字之義，其始於此，子知之乎耳，盍記諸。

親睦堂記

親睦堂記，所以明人倫也。人之大倫，親親為大。親親者也，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夫夫也，婦婦也。故周官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其一曰親親。誠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其為人倫也大。此太宰之馭萬民，必先以親親言之。親親者，教民之本也。三代盛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孝、慈、友、悌，輯睦和遜。不待其習與性成，是亦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自秦、漢而下，其治，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耿無禮。古先聖人所謂教民相親睦者，悉置而不講。此綱常所以不立，禮義所以不明，而天下所以日趨於姦行，不可制其弊。至於父子不同居，兄弟不相容，教化離絕，國俗傷敗，而天下無復知有親之義矣。是以古之民也醇，今之民也詐；古之民也厚，今之民也薄。是豈今之民不如古之民哉。必有聖人者出，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周公、孔子，承其厚而維之，使為父子、兄弟、夫婦者，知其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庶幾上古之風，吾於今日復見之矣。茲者伏遇聖朝一統，以仁率下。聖言宣布，首以孝順為民勸，許令鄉里申舉以聞。神靈歡喜，踴躍嘆呀。四方聞風，靡然自化。或有以貞節稱，或有以節婦著。義門孝坊，在在有人。奈此拜若罔聞，知污俗未變，為神之羞。神於此時，不容嘿嘿。乃命鄉人，修葺斯堂。於殿東，以奉神之族屬焉，親其所親，故榜之曰親睦堂。使有事於廟者，登斯堂，瞻斯像，親睦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堂成

而為之記，所以明人倫也。繼自今，為父者慈而教，為子者孝而箴，為兄者友而恭，為弟者敬而順，為夫者和而義，為婦者柔而正。勉哉，勉哉，庶無愧斯堂之名。至元甲午，惟三月癸丑朔。鰲峰敬仙靈濟真人記。

又

靈濟宮正殿之東有堂，扁其額曰親睦。客有儒其人者，攝齊升堂而請問曰：親睦者，得非坊記所謂睦於父母之黨，曰親者乎。予曰：然。又曰：上至曾祖，下至玄孫，此為父之黨乎。予復曰：然。又曰：母之兄弟為舅，母之從兄弟為從舅，此為母之黨乎。予復曰：然。客迺嘆曰：人生天地間，為物之靈，其所以異於禽獸，以其知有父母之黨之親者也。如其知有父母之黨之親，親則睦矣。以親睦二子而聞知於人者，是誠奚心哉。予曰：善哉。子知之乎，今之世俗，以智詐相，尚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其知有睦於父母之黨之親，吾斯之未能信。自南陝廢，而孝友之道缺矣。棠棣廢，而兄弟之情絕矣。宜爾子孫蟄蟄兮，誰復詠螽斯之德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誰復歌桃夭之詩。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誰復誦伐木之章。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是以吾心汲汲於所欲，為不容嘿嘿。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為今之說，必寓之於書，宣之於口，以古。論之。庶幾人心天理，一脉如線，綿綿延延，猶有可續可救之道。此古人之所謂化。當世莫若言傳，來世莫若書。然觀古人苟得其時而行其道，則無所謂書，亦無所謂言。言之者，蓋有不得已者矣。客曰：誠如是也。今之所言曰聖父，曰聖母，曰聖兄，此神之親也，其得於南陝棠棣之意歟。曰聖子，曰聖姪，曰聖孫，至於曰聖舅，曰聖婿者，亦神之親也，其又得於螽斯、伐木、桃夭之意歟。雖然神之所謂親者，僕固知其為父母之黨之親，親則神之親也，其如世俗何。予曰：固哉，愚也。子之所舉坊記為問，予以為子之好學通於記者，所有《大學》格言，曾之學乎。復坐，吾語汝《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又曰：一家仁，則一國興。仁仁者，所以親親其親也。親親以睦，其為仁之本歟。故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客曰：唯。而起請記之。

燕喜堂記

含章貞一者，夫人之德也。從容和緩者，夫人之言也。旦夕憂勤為煇為綸者，夫人之功也。環姿律態盛矣，麗矣，視之儼然不可勝贊者，夫人之容也。此四教者，美夫人也，配食廟庭者宜也。廟庭之西，有堂翼然，而臨於上者，燕喜堂也。燕喜堂者，夫人祠也。載瞻其祠，有人如玉，華裾長袖，綺綉文章，綴明珠而載金翠，喜堂人像也。左右森嚴，或行或止，或坐或起者，宜鬢者，開粧鏡者，執巾櫛者，塗脂而抹粉者，侍人也。曰修儀，曰昭儀，曰修容，曰容華，曰昭華，曰順成者，侍人之號也。曰典婦功，曰典系臬，曰女府

，曰女史，曰女祝，曰女御者，侍人之職也。受藏之府者，內府也。受用之府者，外府也。府者，庫也。乃曰莞庫，曰度支，曰掌帳籍者，侍人之責也。至若羅幔垂，而香風鼓舞，絲簾捲，而淡月朦朧，憑欄一嘆，更有庭花野草相間而青紅者。堂中之景致，燈燭輝煌，椒蘭芬芳，盃盤狼籍，八珍羅乎其前者，夫人宴也。既宴既醉，滿堂欣欣，相酌相酢，而且笑且語者，六宮聖眷同其樂也。神樂而人亦樂，人樂而神降之福也。歲青伏、臘，人之祀於此者，荅神麻也。至於求學，則有注子孫司，專掌其任也。親抱送者，並是天上之麒麟也。嗚呼，夫人之德，之美、之靈者，凜乎其清，昭昭乎其明，濯濯乎其聲。可敬可畏，可愛，可慕，民無得而稱也，必有曹大家者為之史也，又有衛夫人者為之書也。予所記者，燕喜堂事也。堂曰燕喜者，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也。

齋堂靈濟宮記

自觀察使常公設立鄉學而後，閩之士風始振。曩時，此地有修竹茂松，西圍周密，又有江水之縈回，山坡之拱抱，風土最為奇特。人之讀書為士者，因而於此創立小學，命名曰齋。齋之中有講學焉，非董馬名輩，不敢下帷而施絳帳也。上而接武，下而布武，揖遜之禮，粲然可觀。舊有神祠，在堂之東，序曰：地主非所謂能以禍福動人者，之為神也。一遭巢寇，再遇閩兵，齋廬隨廢，堂亦無存。加以王政之煩苛，民生幾絕，故人之為士者，降而為農，或又降而為工、商，至今聞者，莫不為之太息。幸而北主之祠，香火不滅，見者惻然，彷徨而不忍去。遂斬茅為屋，聊避風雨而已。慶曆年間，鄉人敦岳等，始蓋以瓦，像而木之。後歲甲一週過半，陳知足等乃以石為柱，其為規模，宏且遠矣。又得檀越京教周公毅，將仕周世修，周公崇諸人，樂施爾貲，用成厥志。目今石柱題名，猶有可考。工既就，尊其祠曰廟。以其未有徽稱，請予就其位，以為民主。昔有感應之號，今有靈濟之名，職此之由。然則予之所謂非能以禍福動人者，亦不能免有口者之義也。視其祠制雖侈，過於前人，亦未足以起動乎後觀。於是重新翻蓋，五彩作服，塑成神像，黃簾朱几，稍稍尊嚴。考之年月，則歲在己巳咸淳之五年也。嗚呼，人為萬物之靈，孰不知有父母，終身而能慕父母者。至於祖，則易而忽之，況欲知其有高曾者乎。今之所以為農，為工、商，或猶能為士者，亦當考究其上世之所由，以復其業，毋徒以為曩時，此有書齋之講說而資談柄。雖然凡知讀書識義理者，皆可謂之士。若夫伊尹起於莘野，傳說來於版築，此命世之大賢，故不敢以為喻。至於炎劉天子，馬上得天下，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獻一謀，納一策，紀功鐘鼎，策名史傳，豈有不知讀書識道理之所能為。愚意遭秦之厄，以此逃名，為立身計。今國家養士有學，求賢有詔，科目有條，為農為工商者，皆可相汲引而為士矣，輒

敢序其事，以為為士者勸。或指齋堂為里可溫齋供之堂，此則齊東野人之語，子勿聽。大德三年，歲在攝提格中秋之翊日，鰲峰山人筆。

代東村公作靈濟宮記

予少年，以豪邁之氣，汲汲於功名，擔囊裹糧，走數千里。至於天下壯麗奇倬卓絕之處，凡前賢遺跡，靡所不覽。正感慨間，適有士友章桂龍書來，以《靈濟文集》示予曰：閩之青布，有古廟曰靈濟。其神姓徐，一封江王，一封饒王。自石晉開運，迄今四百餘年，其輔國安民，捍災禦難之功，未易枚舉。邇來祠宇頽頓，不稱明靈。歲癸巳之夏，五桂龍與沈建翁、周全、周用、明林椿、郭泳翁、鄭汝顯七人，共謀而葺之，而卜於神。維神顯相，化筆為文，以委而任，輪奐一新。八月功成，再降之筆，序以履歷，而為之記。示之以吉凶，而為之卦。勸之以忠信禮義，而為之文賦。讀之一言一話，皆以孔孟垂世立教之心為心。此聰明正直之神也，雖班孟堅西京之筆，左太冲三都之文，楊子雲五祚之手，與夫芝房寶鼎之歌，黃馬碧圭之卜，未可及也。有神如此，烏得而忽。諸章君七人，奉詞惟謹，敬以神所作之記，刻於石焉。里人林迪功延年書之，屬予篆其額。十二月，以神所而賜古詩來曰：碑既立矣，今日之事，君記之，此神之意也。予未暇作筆，再賜以古今詩一篇，六十五通。有曰：記在名俱在，子忘神不忘之句。子不敢辭，為之記其詞曰：昔有祀兮，今有傳。昔有勅兮，今有宣。古。為文兮，勸以賢。廟重新兮，事已完。曰雨暘兮，感二天。民祈禱兮，心益虔。聳茲銘兮，垂萬年。世不忘兮，德無遷。

餘慶堂道場記

如是我聞。佛有偈曰：萬物本於心，於心何處尋。所以者何，曰：即心是佛。佛也者，釋云：弗，人也。弗是人，則體相無耳。常實，無真，無相，無忍，無妨，無實，無去來，無有罣礙，如是，如是，即無所有安頓。那處是人不解，能於心上究竟到盡，佛無時不在。苟其心不然，徒以口學虛談般若，假名引導，貪利罔功，甚次。大千俱壞，況於我佛一道場乎。景德祥符而後，佛之功行，著聞天下，在在處處，設立道場，各繪塑佛像，香火而欽奉之。吾鄉餘慶堂，亦一道場也。自開禧丙寅，至元貞丙申，以義曆策之，其數得九十有奇。年未踰遠，何道場之壞，大不如昔。上漏傍穿，燂溫不除。彼何人斯，有目者莫之顧，有手者莫之指，真所謂越人視祀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抑不思古人之所運水搬柴者，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辯。是故我佛法誓願曰：諸佛興世，皆起於山蘆，膝鵲項不以為辱。我以浮幻身，不可虛占國，王好地，遂於南安之岩，其有石室，而就居焉。則餘慶堂之興，於佛國無加益。餘慶堂之壞，於佛亦無加損。第以佛智慧，悉如是人。如此也，是人其心，便是夜叉羅刹，奚足以語佛哉。唐誌公和尚，嘗會傳大士，於雲黃山中說法，有嵩山頭陀即

從座起，作禮跪問曰：末世衆生，作何業故，墮在娑婆，經劫受苦。如何做箇方便救得。誌公曰：於後末世，造惡者多，結緣者少。傳大士曰：是諸衆生自做得。誠哉言也，誠哉言也。我今廣為衆生演法，普令開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無妄想心，無貪着心，無退轉心，以是因緣，使佛土莊嚴，其福德可稱量耶。我不誑語，是真語者，是實語者，汝今諦聽，各以佛為心。乃再舉佛偈曰：我有一善根，俱在心頭生。會麼故曰：即心是佛。佛於乾道三年，賜定光員應普通慈濟大師菩薩，俗號白衣聖公，又號盤古定光佛。子敢為佛作餘慶堂記，刻於堂前，以勸世云。

來賓亭記

請韓文公書記，人皆以不見真畫為惜，子獨喜之。殊不知文公之記，其所以畫人物形狀，曲盡其意。苟因其意而摹之，則真畫瞭然在吾目中，此子喜之得文公立亭之意。且萬物皆弊，文章獨不朽，信夫。靈濟真人之詞，工侈前，盡美矣，又盡善矣。獨有案牆是缺是補，以手板縱橫量之，得笏之數七十有奇。二三君子，殫力就之，復請畫於予。予遠為之計曰：一壁中天，惻惻孤立。不無震風凌雨之患，其久也須壞。必欲文公記之可也，萬一畫之不存，猶幸吾記之尚在。後世有述焉，記云，記云，徒記云乎哉。恭遇聖朝一統，燁耀威靈。南海諸蕃，畢獻方物。神人喜躍，復見太平，敢以此圖為今日賀。圖之中有亭，榜其亭曰來賓。亭之前後，樹之以槐，號為槐市。亭之東西，植之以坊，一曰悅近，一曰懷遠，是命坊之名也。峰巒奇峭，岩石莽蒼。驛程迢遠，其有往來不絕，而踵相躡於道者。並作南海諸番人物之形狀：騎象者二人，謂之番官。番官之下，主印者各一人。能以金鈎而馴象者四人，謂之象奴，又名象公。一人執捧珍之旗，立於左。一人執獻琛之旗，拱於右。車二乘，而御者四人，傘夫二人，通事二人，其餘族屬，徒跣裸裎。間有以織文五彩之布而腰粧者三十六人。所獻之寶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通犀、文甲、翠羽、白銀，與夫旃檀沉速之香。又有珍異殊怪、奇靡巧麗、世所貴重者，如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石崇珊瑚樹之類。或以金為盤，銀為缸，玻瓈為盆，真珠為簾，七寶為塔，車裝輦載，席裹氈包，涉海踰嶂，于于然而來者，業積於亭。磷磷爛爛，彩色(汙十頡)汙。交錯亂分，不計其目。致方貢者，必如周官所謂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人，各有職，度材而處之。誰謂頭目，主事者獨有二人，從者二人，吾觀其人，不有兼人之材，其可得而專歟。若夫環楮之松，夾道之柳，周蓑數十步地。遠而望之，指畫忼欬，眇兮，忽兮，有雲山萬里之遙。市橋如帶，溪水如練。加以玉楯朱欄，琚琢之巧。亭亭峙峙，整整齊齊。中間狀出，查、邊、趙、刁五大元帥出將之圖。武夫導

前，騎卒擁後。昭光振耀，風威刺刺。此文神之所以效瀆鬼獄祇之靈，上報國恩，下守此土，而福於民者也。雖然斯畫也，夫豈有一朝一夕之所能運思，為之亦勞矣。予雖喜之，必欲為文公之記，以存其大都焉，又何患乎震風凌雨，其久且壞。後之君子，有事於此，必讀斯記。讀斯記，必斯所以存斯畫。存斯畫必斯，所以頌大朝之盛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光明。至於九夷、八狄、十戒、六蠻、荒區絕域、寰海之外，盡入版圖。四時職貢，奔走而來賓者，又非此記、此畫之所能記。浥灘之歲，中秋之夜，天朗氣清，月色如畫，有鰲峰山人自記來賓亭之圖之事，刻於靈濟宮。

旗龍山神祠記

旗龍山，鰲峰之肘翼也，有廟曰祈雨王宮，一曰龍門社，即巷東靈濟官王行宮之祠也。蓋自宋宣和之七年歲乙巳夏，泊秋不雨，嗇夫焦勞，嘉穀用虞。靡神不舉，寧不我聽。於是，耆老舊人，自相告語曰：巷東廟，有神曰護境感應王，捍災禦難，克休於人大矣，乞靈不少。今旱既大甚，牲璧奠瘞之禮，其可後乎。惟七月壬申，哉生明齊潔致誠奔走，祀事於廟庭，丁惟神憫人之不辜。若響若苔，須臾雲霧四塞，雷電皆至，丕降霖雨如注。遠望山之南，忽見神龍閃閃，上有黃旗標揭，大書護境感應王五字。護境感應王，即今之靈濟王舊日之徽號也。越三日，甲戌乃霽。是歲秋大熟，棣稻倍收，甌窶汙邪，儲峙充羨。田翁墅老，相與北向，蹈舞拜手稽首，莫不忻听然、衍衍然而踴躍。冬十一月至日，上幸設立壇墀於旗龍山之灣，月祭之，以報其德。後甲子一週作廟，有嚴孔曼且碩，永宅厥靈，以極終古。旗龍名山，蓋諸神以旗龍顯跡，其始如此。曰雨而雨，神不爽其聰明。衆請於有司，故上其號曰祈雨王宮，一曰龍門社。此邑里之長材秀民，有忠於功名者之所願頌也。夫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見怪物者，皆曰神。考之祭法，一在祀典。今神既能以旗龍顯跡時雨，是甘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民獲蘇醒，厥猷幾載。廟食於今，餘四百年，爾民報事，夫誰敢忘而且怠。日月遽邁，祠宇頽壞，圖像默昧，不稱靈明。奉祠林樁等，蒙神之福既多，退思古昔，若罔獲承。遂謀及鄉人，作而興之。有禱於神，神享其衷。假鸞作字，篆隸奇怪。初不可曉，乃乞作世俗書。四六駢驪文章，可得而聞，謂有人焉，孰視之若無睹也。時元貞改元正月之吉既成，合東鄰西舍之民協力，惟和鳩費，命工完，舊益新。冬十有二月二十四癸亥立春，明年節也，若翌日甲子工告成，請記於予。予神也，豈敢自眩鬻，以媚於人。靖惟降依茲土，永享厥祀。壽富安逸，人之所願，予必從之。若夫神之世胄爵里，具載於巷東靈濟宮碑，雖百世可知也。子名刻於石，於予與何言。姑序此，以記旗龍山靈濟行祠，曰祈雨王宮云。鰲峰大仙靈濟真人自序。

靈濟賢聖王廟記

靈濟賢聖王廟碑，碑者，表其功德不忘也。神自祥符以來，祈禳感應，並禱于龍首廟東神，勅封三天瓊闕賢聖。按察高仙威靈廣濟真人，即靈濟之後身也，雖在祀典未有詞制。紹興年間，始分西、南、北之疆。六年甲辰，北廟所作孔曼且碩，鄉人林□薰其事，凡九十八年。廟宇幾壞，復能振起，檀越姓名尚可考。以歲月計之，今又六十七年矣。大德三年二月，社前八日奉祠，曾琛、傅隆等，領諸同社，持一辨香，奔走執事於廟東之庭，而祝予曰：此廟久廢，將欲治之，未得吉卜，而不敢為。予戒之曰：吉。復求文以誌其碑，予不敢辭。祠曰：

聖朝一統，天下太平，仙廬佛舍，百廢俱興。里閭立社，神棲以寧。歲在淵獻，斗柄插寅。將以祀釐，祀事孔明。顧惟圖像，□昧不蠲。瓦毀牆污，風雨飄搖。惕然而懼，若罔獲承。迺稽之衆，乃卜之神。豫筮契龜，長短後先。虛徐莫斷，惟予是信。草昧不處，無聲無形。安敢銜鬻，惑人之聽。念依慈土，唯唯何言。回平作隸，魚頡烏□。二月乙丑，吉日良辰。土工木工，是構是經。削黷補罅，完故益新。飾以□堊，繪以丹青。輔弼承疑，上應四星。爾民有為，福祿是膺。兩階干羽，守衛鄉鄰。六公珠翠，妙舞笙歌。雲門九奏，方丈八珍。優□百伎，肖貌生獰。觀者戒途，車蓋駢聯。艾嬉遨笑，喜色欣欣。工逸事遂，予誌以文。語言鄙俚，捧心而顰。予其謂誰，靈濟真人。龍首廟東，事紀碑銘。天其賢聖，吾身後托姓於潘，致知其名。承佑之嫡，固始入閩。衣冠世業，嘗舉孝廉。節使留侯，旌帛蒲輪。累徵不起，富貴浮雲。卜築鰲峰，鑿地為田。亭亭皎皎，不耻食羹。仙骨不凡，學授偃佺。龍嶠一卷，出青入玄。峽江之西，飛水沸騰。不濡不溺，履空而行。駭俗驚世，事涉杳冥。厭棄囂埃，以道自聞。朝聞夕死，得返吾真。一日羽化，如蛻之蟬。乾德而後，人夢是憑。戾孽既祓，榮雩協應。五穀蕃熟，利施於民。民感休喜，秋嘗冬需。祠制未立，合享大庭。按察舊額，始於紹興。作廟有嚴，濯濯厥聲。紹定紀元，屋壞將顛。恢度舊制，功多如前。惟賢希聖，允獲徽稱。人上其德，有司俱存。神而明之，聽一且專。繼自今始，聖可希天。伊我靈濟，行滿三千。兼而有之，以配三靈。戊日元吉，糴潔椒馨。民亦勞止，實獲我心。刻誌於石，千古有經。靖惟恢怪，非人不因。尚冀宣封，八字輝榮。拜手稽首，天子萬年。

司農社角廟記

予迺者赴天臘會，式遣其歸，倏有客，腰金袍紫，侍立於堂下，厲聲而呼曰：生為人，沒為鬼。為君子之鬼，必不敢加禍於人。其為小人之鬼，則不靈。西廟有記，南、北有碑，予其將與草木俱腐矣。予聞其語，責令左右引而進之，乃正直之神，曰社角祠。予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語，吾幾失子矣。縫衣章甫，難以適越。維今之時，非姦惡富彊者不可以立身。非纖毫計會者，不

可以為生計。子之職，以農開國。春耕夏耘，秋收冬歛。終歲勤動，靡有寧日。天門萬里，孰為子之遠慮而乞憐者乎。長房何人，敢為驅役。鵠之靈，不免填河之畫。龜之靈，不免支牀之苦。鷄何為不鳴？犬何為不吠？牛何為而喘？馬何為而困？如子之責難矣哉。信欲望豚蹄孟酒之為私祝者，其可得乎。然雖如是，農必不以水旱而不耕。子司農職也，安得居樂其業，何必沽名釣譽，為世俗態。自今以始歲其有，則祀事孔明，何止百世，將與天地相為悠久。予矜子能，榜其額曰司農社角之廟。若夫廟之始自五福岩而遷於此，亦有年矣。其重修歲月，則題梁可信，故不及贅，攝提格之。天臘節後二日，鰲峰山人作。

司稼旗龍山翁廟記

公姓爺，諱承贊，福唐王融之遺民也。唐乾寧之四年，中宏詞科，官極高品。五季之亂，豪傑分割。國危政亂，風敗俗澆。公迺棄妻子，捨墳墓，埋光鏹，采不效時，趨北遊白鹿，歷高踰險，卜築於鰲峰之半，曰旗龍山，平坦廣衍，得幽水清流，而遂其志。閩王王氏，幣帛以迎，不屈仕之。永隆間，王氏兄弟，閹牆內變。潰兵星散，奔竄於山林之東，聞公高節，過門不入。晉天福間，唐兵南討。鄉之父老，恐變為虐，請唐師勦除之。公具唐衣冠，謁見二王，今之靈濟真人也。王復辟，以幕職，公不願祿。鑿山為田，自畊自種。年豐穀美，春給鄰未之不足者。仁人用心，萬口是碑。天福八年，一日，忽有流星墜於居廬之側。公自知祿滿，得鄉人共祀，公之香煙。以其自耕自種之田，施於合山常住，永為追修。冀靈濟二王守此土，公得配食。任司稼之責，主掌雨暘，管護牛畜，蒞事以來，終始惟勤。歷年既久，祠宇傾頽，更而新之，鄉之父老力也。至於風雨順時，五穀豐登，孳畜生聚，鷄犬相聞，此則父老之所以獲庥庇於公者，非一日。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良婦貞，其誰使之然而然者，公其鄭子真嚴君平之徒歟。公神也，請記於予。予敢述公之履歷，以示後人。大德二年十有二月朞日，鰲峰老人徐子記。

徐仙翰藻卷之一竟

徐仙翰藻卷之二

團本堂記

維歲大獻淵修禊之夕，鄉人某持一辦香，祝於予曰：牛馬走所居先人之敝廬，已七八十年矣。舊有板額，曰延慶堂，塵埃厭棄，未甚光彩。意欲更新之，竟弗克。就於嘉其有此先志，以成其美，乃命左右濃磨川墨一硯，剪茅為筆，一氣作之。字大如斗，曰團春。夫團春者，大地之間，物物皆春也。蠡者動，塾者啟，勾者萌，甲者折，自充自盈，自生自成。是誰使其然而然也，子亦知其所以為春之意否？某曰：唯。退而省其私，如未有所獲，復樞衣而進曰

：愚不敏，請事斯語。曰物之所以為春者，有天地焉。人生天地間，不過一物耳。春之於物，春且不知其所以為春、況於人乎。吁固哉，子之言惑矣，復坐，吾語汝。夫天地之所以為春，此春也。人之所以為春者，亦此春也。豈外物而求春，所謂春耶。何者，天地之所以為春者，其為氣也，融和其為情也，現媚其為氣也，含養覆護而已。物之所以得為春者，職此之由。苟或赫然而有酷烈之氣，是為夏也，非春也。蕭蕭然有賡清之情，是秋也，非春也。凜凜然有嚴切急迫之意，是冬也，非春也。既非春也，何有於物哉，惟人亦然，子其知之。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人之大倫也。必先以孝慈、友愛、輯穆、和遜為根本，惟其本固根深，一旦春風鼓之動之，其為枝也，修而長；其為葉也，暢而茂；其為華也，秀而實。不然，雖有春雨時時灌之，日日溉之，無益也。然則根本之於人，可不加之以封，植之功，任之以培養之勤，庶亦可以冀其有立子章子。能以此意推之，使同室之和一團，是為不春之春，與天地同乎其春，何息其不充不盈，不生不成也。某既承斯語，頓覺神悟，懷其文而歸，亟索筆書之。指令家人，措置一觴一味，設席於團春之堂，少長團坐，各有次序，相酌相勸，且飲且輟。某將醉未醉之頃，呼童取水盥漱，以文讀之，且作嘔啞之聲，使家人聽之。復拊蹕而揚言曰：吾雖未醉，幸而諸事不芥蒂，吾心信乎今日之得春也。今日至來日，來日至後日，無日不春。自今歲至來歲，來歲至於千萬，何歲不春。我得此春，汝等亦得此春，庶無愧於斯堂之名。既徹席，家人撫掌，大笑而起。鰲峰老人作。

門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禮必嚴恭，容必端正，處己待人，惟和惟謹。耳目心思，吾日三省，致知力行，賢可希聖。事業伊周，德行顏閔，積善傳家，必有餘慶。書銘於門，子孫其聽。

壽天玉崑道場記

佛心普照大師清琮，號石徑，俗姓畢，莆之遊洋人，世業儒。少從遊於三山郡庠，平日與交接者，特達俊偉之士。適谷陵既易，奎壁無光，遂棄所，入空門。初受業於東山師衡振文，傳印於愚中師廣智。師之為人，內朗外融，不假耘鋤，口常誦佛經，至於儒書，未嘗一日釋手。且會鐘王，會此時輩所譽南宗之白眉者，非師其誰。師自莆入福，始駐錫於閩之應天寺，閱星霜者十有六，常語人，八萬四千法門，須是自行方便。欲另作一道場，展轉莫遂。去應天寺未上牛鳴地，舊有湯承議故宅，遭兵燹後，已為瓦礫。至元壬辰，其子弟以其地來售於師，師私喜曰：吾之緣法不偶。遂捐衣鉢餘囊，力就之。一日，與其友重林師道煥，共携一行書，縱觀於其間，得山之龍法，俱在法眼中。雙髻起風，南北競秀。雙髻之北，發足而東。針為乾，再分兩支，支之一結為石

，如品字，三面錯愕，且端且正，或者天育地產，設茲神物，將有所待焉。晉永嘉渡江處士玉其姓者，自太原來結廬於此，因石之品字，自號玉品山人，故今目其山，曰玉品。玉品山，山之總名也。上有一脉，自品中出，蜿蜒而來，如蜂腰，如馬頰。及其中也，橫建三峰，卓乎有立，頂員而足峙，其名曰撼奇。前行換步，節節棹轉，其名曰蓮花。至於止處，三支挨地，雄傑峻峭，作仙人大座之形。東有八龜堂、泗洲橋，西有麒麟窟、真武岩。明堂之上，有山曰壺榭，曰烏石岡，曰古松。環山之間，碧澗雙流，蛇行斗折，尺寸千里，悠悠然莫知所窮。外抽一峰，曰方山，為之從內建一峰，曰天柱，為之輔。天柱之下，為應天寺。逆跳兩峰，關闌水尾，如牛馬之飲於溪，迴巧獻技，有態有情。雙髻之南，發足為大座峰，為玉藥峰，為雙童峰。雙童而下，為寶臺峰，為起雲峰，為金欄峰，為三郎峰，為朝陽峰。嶄然陳列，崢然角抵。外與天際，四望如一。住芝山別山雲公寓遊於此，嘗作十奇峰偈，以寄其情。凡登探者，莫不稱讚。師既得其地，乃大展作具，背西北，面東南，始指異之曰：孰使吾之樂茲土而為開先者，非道場之緣法歟。師之軌行，震人耳目。雖欲藏身處沒蹤跡，不知沒蹤跡處莫藏身。諸宗長上聞之，不肯放過。辟董越山寺師，來越山疏幾百紙。越山寺在福州治之北，鄰於市井囂埃，出入未免叫鬧，淺學近識處之，必為執著。師之性，髣髴然，洒洒然，無色無想無知無得，獨道場之舉念不停，常欲了此，而擔負不行。乙未之歲，的委其徒師龍等董其事，以某月某日某甲子始，儀工剏而疏之。是垣是墜庵於上，而署其額曰壽天玉岳道場。壽天與應天，同族類也。曰玉岳，則就玉品山字上模倣出來。中有堂焉，命曰應機。堂之後，有觀音殿，殿之後，築室為二師同，一曰東山壽域，一曰愚中歸藏。師不以此自居，而歸之二師，式以見其不忘所宗之趣。堂之下，竊土為池，旁廣而中探，導泉蓄水，不增不減，蓮花九品，異種同香。合九為一，莫名其妙，豈非玉品。山之來處，上有三石，中有三峰，下有三支，合為九數，故品別以九，其義有取於此。蓮花池之得名，是亦得於山之號蓮花而得名也。況師之宗派，出於天池，取以天池二字名其池。山之方位，界於乾亥，配乎天地之名，誠為相應。池之旁有亭，亭之勢有臺。樹花植木，四時芬芳。此遊覽者之所健羨，其可樂乎此耶。若夫齋田三百畝，以為香燈之資，是得金仙所示不減意。益而廣之者，東山愚中也。又於朝陽山下，營塔一坵，以為栖真之穴，亦得金仙所示寂滅法師歟。師歟，金仙之徒歟。大德三年歲在己亥中秋前六日，師遣道換來示予，以地圖而請記曰：庵之事役，將次就緒，復買其鄰，得諸哲垵之基，灌莽荒墟，是亦湯承議之遺業也。目即鉏理，計工度材，建大佛殿，如招提致上，以祝當今皇帝，聖壽萬安。下使鄉人之信向者，有所歸依焉。外有三門，兩廊法堂、寢堂、療舍、倉，去處各留地步，陸

續為之計，未知何日得以就其功。吁，師之言，似為當矣。師之規模如許，志向如許，力量又如許，何患其不就。不患不就，惟患師之不為也。予洪涇無聞，敢拜師作禮，拈起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師聞是偈，不覺開口大笑，曰：如是，如是，吾即成之。成之日，再能為吾續記否。予曰：不敢辭。予謂誰，廣陵徐氏子，名謚爵里，具存五代史齊之世家，自號鰲峰山人。姑摭其事為之記，師石徑刻於石，留之以示後人云。

續壽天玉崑道場碑記

佛之字義，釋云：弗人也。既曰弗人，上無棟，下無宇，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以三千大千為世界廣大，誰知何曾假合。《金剛經》云：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此其所以謂之佛，佛心普照。大師六祖衣鉢之來，次第行也。初受業於東山振公，住應天寺。再傳印於愚中智公，住越山寺。晨雞暮鐘，粗可以安閑受用。玉品山之作庵，曰壽天玉崑道場，豈必搬柴運水，祇欲展神通耶。若夫一椽一瓦，一木一石，皆出自師一手經書，吾謂師之用心也，勞且拙矣。庵訖功，囑予記其事耶。記耳從而，作贊助語，故未免世俗態，師胸中之韓馬薛鶴，已全不已。劬口為媒，殿之為最大者一。堂之為法、為寢者二。兼靈會者三。門戶之廊廡，廊廡之修直。曰倉，曰庫，曰廚，曰寮，方丈困困焉，盤盤焉，色色倘具，其十也有九。土工，木工，石工將告成者，又七七八八矣。倒指數之，凡歷涉者四五六載，事始完，可以想其輪換之盛。吾謂師之用心也，其為勞且拙者，猶有存焉。續記之命，祇恐記之不得其所以為記之意，豈不見岑和尚，道是今時人，須是隱身去。可思量不。師默然禪坐，一剎那間，復拈起一條柱杖子，大喝一聲云：庵雖小，含法界。放開，大者無外。收來，小者無內。這般的話，不是達磨公案，汝會麼。予眼裏聞聲，便覺透徹。以是，知師之作此道場者，不過與佛所作祇園精舍，一樣規模焉。師之所以作道場者，果在斯乎？不在斯乎，祇在方寸間耳。其為間架也，非尺丈所能量。其為方向也，非盤針所能格。其為境界也，非品石之莽蒼所能喻。其巧也，非十峰之峻峭所能名其狀也，非雙澗之淵探所能究其源。美矣，善矣，諸好口矣。若能於此了知，便見得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放開，隻眼縱橫自在。東去無涯，西去無際，上柱天，下柱地，四通八達無所罣礙。其光明洞耀，照徹十方。譬如千日，放大光明。不然，何以謂之佛心普照大師。道場是作，豈得易。為記哉，記誌也，輒敢門師。借取須彌為峰、海水為墨、獅子巖頭大石一片，誌而碑之，使百千萬億劫後，不破不壞，知其所以為佛心普照大師、壽天玉崑道場記也。庵之履歷已嘗記，故并為之頌曰：

師琮公，號石徑。家莆人，畢其姓。

世業儒，衣冠盛。陵谷易，文星泯。

俗瀾趁，不與競。赤洒洒，是本性。
學惟精，西方聖。機一悟，非臺鏡。
沂源流，派能忍。東山振，親摩頂。
愚中智，傳正印。初應天，以才稱。
今越山，衆袖領。基道場，卜玉崑。
龍得法，宗一行。重林煥，為正訂。
氣結凝，石□□。澗雙流，峰十陣。
面東南，絕奇勝。剝土壤，剪刻梗。
陶□甕，削宋穩。築垣墉，植藩屏。
庵既成，禪安靜。名應機，字于頔。
異種蓮，池久町。花木亭，峙如鼎。
二師祠，事思敬。生者壽，段者慶。
歲淵獻，記予請。居買鄰，力業併。
土木石，工愈勁。殿一之，敞而洞。
堂居三，法雲寢。廊翼翼，修且挺。
針用卯，門取正。倉乃積，廚乃淨。
寮與房，件件整。田爾田，二三頃。
塔一丘，萬事定。師龍等，承指令。
五六載，功始竟。開隻眼，子細認。
師所住，境非境。方寸聞，役蹤影。
一點光，常耿耿。遍法界，長萬仞。
佛西來，甚修證。水在瓶，星在秤。
嘿時說，忽自省。意云何，生淨信。
衣可溲，大庾領。續比燈，燈不盡。
心即佛，難比並。曰普照，兩相應。
師之微，人諦聽。記誌之，愚瞢瞢。
頌無文，愧洪涇。刻茲碑，年有永。

修西林寺記

閩之福州城舊俗，土記之傳者，號為三山。按郭璞遷州地記曰：前有雙眉童施粉黛。北指烏石山、九仙山、方山而為言也。又有高蓋山、蓮花山，與方山相應。三山之名，其始於此。三山於其間，獨方山最為橫絕。州治之南，望之如几案，天造地作，亦巧矣，豈特為州治設耶。予嘗謂山之靈異者，其間必有魁奇材德忠信之民，出而當之，又未之見也。一日，縱觀於方山之下，行一里，有佛精舍，盤盤焉，囷囷焉，榜曰西林禪寺。法門廣闊，殿宇宏深，迴廊

翼翼，飛閣渠渠。東有天飯香積之廚，西有雲會禪燕之序。至於應真祠、寶華堂、方丈室，靡不侈麗，帑庾、寮舍，無一空闊地。木石椽瓦，粉壁俱新，鐘魚木鼓，色色俱具。若夫鑿池引水，生清淨心。不塵不垢，是名莊嚴。青蓮寶像，紫金白毫光之照徹十方，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予焚香合掌，如登天堂。四大五蘊，實無所有。迺自嘆曰：此絕俗離世者，之所以為功名者也。少刻，主僧披袈裟，袖坐具出，而問訊於予。予瞻其人，環口特達，無人我相。揖之曰：師其開山歟。延予坐，煎茗為款，從容而言曰：寺之開山，唐廣明之祖師也。後百年，有宋景德禪師廣而闢之，以成道場。指數于今，又閱春秋三百餘載。咸淳戊辰，老衲自龍江來，住山凡十年。適值兵革，頓為瓦礫草莽之墟，過者太息。老衲不揆不謀於衆，不求於人，自傾倒衣鉢，一力幹運，羨積餘藏，如治私產，因其故址，徵工僦功，勞苦服役，踰數年，而克有成。增置田畝，利俗於昔，苟得以瞻徒衆晨香夕燈。上祝聖人壽，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佛法中，其亦庶乎可以無愧於廣明景德二代之開山也。又於寢堂之內，偏建殿樹塔，列歷代海會于左右。上塑三佛，中卜一穴，是為靈室，反真歸源，此老衲之願畢矣。今欲伐山石，刻之歲月，使將來眼知作之本始處。稔聞真善，欲識適意空宗種種因緣，輒敢以須彌作筆，海水為墨，作之數句不異語，予以方便，故不敢辭，應作是言曰：善哉，善哉，師名正榮。其先二山，長樂之古縣人也，俗姓謝，家世為儒，此所謂魁奇忠信材德之民，能以絕俗離世而取功名者也。記畢，長嘯出門，人不知予之所之。師曰：其神乎。元貞改元菊節前一日，前廣陵尹，東海徐儒子記。

徐仙翰藻卷之二竟

徐仙翰藻卷之三

鰲峰賦

巍巍乎，高哉，鰲峰之竦傑也。按淮南子之《括象圖》，是以知其宗祖發於崑崙；考赤松子之《青囊經》，是以知其枝葉之分於庾嶺。自南而來也，惘若諸蕃而入，使向北而朝也。效彼崇嵩而祝聖，其勢展雅，其容端正。如覆金甌，如翻洪鼎。如仙人之展具衣，如玉女之開粧鏡。如武夫健卒之頂兜鍪，如王公貴人之執圭珍。外有方山拜於前，而為之几。岷山侍於後，而為之屏。鹿山為之輔而左，支合山為之弼而右。撐齊齊整整，峙峙亭亭，雖池之九華，歛之黃山，不足以喻此峰之偉觀；括之成都，濫之雁蕩，不能與此峰而齊名；吳之會稽，楚之雲夢，惠之羅浮，朗之武陵，皆不足以形其狀，亦不敢以狀其形。我為橫笏以量之，其方圓也，何止二三百里。立表以算之，其上下也，不啻四五千丈。去天咫尺，聳人觀望。御扁槥而歷險，假組縈而直上。進步可以造紫微之庭，舉手可以掬銀河之浪。藐爾人物小哉，穹壤俱在吾目，如示諸掌。

使孟參軍寓此，必為落帽之懼；使謝太守知之，必為整屐之想。斯人已去，此音誰賞。若夫委委蛇蛇，高高低低，凸凸凹凹，不等不齊，層層疊疊，為畝為畦。朝霧收兮，陽鳥旭於東。暮霞飛兮，白兔魄於西。引清輝兮，皎皎。挹翠影兮，萋萋。至於春風動兮，花卉芳菲。夏雲奇兮，樹林陰翳。秋露晞兮，嵐光淡薄。冬霜隕兮，草木凋瘵。此良辰美景之所難，並有詩人墨客之所睥睨。其間，虎狼狐兔，為穴為窟。烏雀鳩雉，為壘為巢。或鳴或噪，或嘯或哮。士張垂天之罩，下布竟野之罟。右挾夏服之箭，左提烏號之弰。或縱或擒，或蒸或炮，以供我祀，以充我庖。所產之木，曰松，曰栢，曰樟，曰楸，曰棟，曰桐，曰楠，曰柠，曰楓，曰杉，曰櫟，曰櫟，曰檀，曰槐，曰梓，曰柯，曰搯，曰榕，曰□，曰杙，曰樅，曰楨，曰杞，曰桃，曰□，曰楸，曰□，小者可以為店，為楔，為椳，為闌。大者可以為，穩，為楮，為杗，為杗，其用也博，可擇而取。又有紅蕉、白苧、細葛、青麻、山桑、野柘、槐黃、藍青、柘子、樺皮、真紅、紫□之類，可以為華身之需。荔枝、龍眼、欖橘、餘柑、林檎、黃彈、朱櫻、白柰、架檜、鹿櫨、楊梅、烏桕之屬，可以為適口之助。言其藥，則有香薷、牛膝、黃精、薯芋、交騰、馬烏、地黃、鼓子、薄荷、茵陳、紫蘇、香附、茱萸、甘菊、扁豆、香根、苦篋、茴香、蒲艾、遂□、黃蘗、木鱉、鴛粟、羊乳，或生顧渚之紫笋，或產交州之薏苡，靡所不有，未能殫紀。何今昔之不同，嘆曰月之雲逝。是以橫笛一聲，或伍牧童而來歸。爛柯一局，或學樵父而偷閑。石崿崿者，為方士之室。草蓬蓬者，為隱人之庵。安禪有座，登真有臺。曾現天燈之瑞，嘗留仙鼎之丹。石鼓之聲猶響，劍石之紋尚癢。窄而險處，號引戰之門。坦而平處，為息馬之灣。古來遺跡，吾豈虛談。胡為感慨，尚可覽觀。峨峨乎，有莫攀之壁。淵淵乎，有無底之潭，各立深淺，分為二三。芝蘭同芳而馥郁，藤蘿交翠而□鬢。源泉混混，流聲潺潺。一條瀑布，萬仞垂岩。其白也如練，其青也如藍。其濺也員如珠，其盛也深如盤。金刀剪裁未為易，玉尺量度誠為難。時有神龍變化，如恍如惚。或飛或潛，或出或沒。或激而為雷為霆，或奮而為□為□。或沛然而雨勢祁祁，或油然而雲氣淳淳。祠侈褒封，民無怠忽。鴻濛既判，遂古之初，孰為措置。以麗堪輿，既分秦都，未入漢圖。所治南越，惟君無諸髻椎污俗。世守一隅，韜光晦跡，孰敢誰譽。自唐貞觀，冊名上都。風聲壯麗，氣貌魁梧。宛若數里，聳拔一坡。鐘青鋪而闐闐，接潮聲而盤盂。振其墩曰傳築，支其崗曰香爐。維水之白，維石之烏。前洋之為肘，為腋，富山之為趾，為趺。此上此民，是田是廬。何迺陵遷谷變，時易事殊。五季遭亂，十姓並驅。豈期王氏，自謂黔愚。內溺淫侈，外事科敷。宮室無度，遊畋自娛。時靡有定，不遑啟居。使鳥驚而獸遁，幾絕生息。使山童而木削，遂成丘墟。毋乃蘇氏疊出，是以眉山一枯。人有

常言，事果不誣。始自建隆，至於祥符。朝廷文治，鄉校詩書。迨時厥後，名公鉅儒。相為汲引，無復躊躇。獨先於諸郡，踏破仕途。朱紫背項，車馬門閭。昔也，此峰之靈，以物之秀。今也，此峰之精，以人之儲。嗚呼，輻南軸北，召來黑往，何此峰之不老。托以神，而是降爵。秩有加，聰明不爽，誘諸人以為善。慨斯文之未喪，況神藏於密，道隱而微。自知謹怪，恐涉狐疑。大義頗羞於曹植，十年深愧於左思。姑作獲麟之筆，毋貽覆瓿之譏。

靈濟宮賦

龍銜圖龜鬻書，何譎怪而詭異者乎。詰叫之泰元，泰无嘿嘿，叩將求索於惟象之初。羲姒告叩其故兮，咨矇矇而未察。挾既覺於玄烏兮，倏以自造而歸之。冥冥晷巧倕之揆正兮，章玄文而志。畫非筵尊之啟前兆兮，彼靈氛而莫神。觀幽人之口髯兮，守以又玄而莫莫。電閃忽而翕赫兮，羌不可兮。彌測迺窮宇宙兮，孰預其終。等堪輿兮，長無極。是以五帝亭亭，三皇繹繹。神囿兮，有制祇堂兮。有式蹴羸踏列以涉今兮，誰復參差而不輒。九天之寥邈兮，安放安屬。何剡剡而來下兮，鰲峰是宅。陟纖口以挖嘉壇兮，直曉燒而造。天眺青臚而下盼兮，蕘土乎丘岳。雲譎波詭基之連蜷蜷兮，肇於東平。原唐之湓而口駭兮，趾裂鼎而成峰。岌岌然，若馴馱之駟。昂昂然，若赤驅蒼龍。覽樛流於蓮華兮，挹素靈而心爽。靈山之儋口嶧巍兮，襲青氣之豐融。九阡九陌之壇漫兮，井般廬而連局。朝潮夕汐兮，道汪流而淥淥。信矣，夫嶽祇瀆鬼，后媪育靈。其年政和，咨官是營。作噩貞于則壯兮，土木石工之告屹。然砥石之柱華然，雕、玉之楹嶄岩兮，飛宇嵒峯兮。層薨列焚燎以布翼兮，繽繽然相以交錯。重析疊拱兮，薨薨增增而復峻。增閱閭閭其朱開兮，扈則稱岐陽之石鼓。略垣塘之佳鬼兮，炳炳乎丹青。邃闥秘室之蟻燐兮，從延伫於荒忽。東廊西序之縱崿兮，抱地勢而相嬰。又有麟毫之箔珠翠，甲乙之絡羅孔雀兮，張金鵝。綴黼純兮，敷底篋。受寶符之緱山兮，感黃金曼陸。未足以古。瑞兮，間以琉璃而綰綴。彤芝之雲氣騰騰，博山之祥煙鬱馥。杉松歌玉楯之風，槐桂掛文窗之月。或寨土以渚泉兮，雜雷聲而活活。鰈鮒之與鰕歸兮，掉清漪而發發。溶餘慶之嶢宏兮，納大千於一粟。淑龍首而發仞兮，頻霄回於靈塔。曰外相屬，前沓後合。殊形異觀，莫能殫述。至於階級之有等差，儀衛之有號令，左低聲，右肅靜。魍魎兮固，肩壘茶兮。呵禁苑魑兮，不敢喘息。猶往兮，束手聽命。將事之夕，齋宿唯謹。顚昂俯樓，或退或進。端容兮，正色。目存誠兮，肅敬儼然。圖像之生獰，氣燄之灼灼番番兮，態羆之士。業業兮，貌琳之卒。虎頭兮，燕頤。龍韜兮，豹略。羅弓矢兮，樹旗旄。執瞿戣兮，仗劉鉞。泯其跡於無聲，藏其機於不測。堅柳營之壁壘，示轅門之整肅。使爾絕黨，殊鄰遐方。疏俗梯山兮，航海畢獻其方物。眡此館兮，來賓有亭。請寫以為王會兮

，賀太平於今日。恭惟皇上，億載萬年，為父為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修
迺文，偃迺武。忠為甲兮，信為冑。禮為干兮，義為櫓。蒐詩社兮，獵詞林。
遊墨場兮，聘翰國，將迨群於崇璟。追慶雲兮，□白甫。東壁騰輝，燦然可觀。
偉哉，凌煙閣，人物之盛兮，盡腰金而袍紫。又如西凍仗獅子胡，尋撞之都
廬。舞絙兮，揮霍。藏檄之要妙兮，梨園之曲聲鳴鳴。楚娃兮，吳豔。秦娥兮
，衛妹。粉白兮，黛綠。飾紈綺兮，綴金珠。飽侯精兮，厭鼎肉。八珍絡繹兮
，分御廚。衆嫔並侈，姁媮何□之道。子用心之巧也如此，靡敢藝，慢以為耳
目之娛。天門兮，洞洞。無階兮，可羶。名與德之盛兮，日月爭光。萬鈞兮
，未足以為重。何迺處之以無為，惕然而若恐。親親以睦兮，序伐木之章。魯
侯燕喜兮，獻閼宮之頌。名咨堂兮，纈四字以為規。婉婉寓其意兮，亦庶幾乎
能以警衆憂。虞失得徵之易兮，尚以占。文未喪兮，亦顏亦孔。迴平之作籀篆
兮，上可板於軒頡。熊經龜息，用以觀其繳兮，即來今之黃任徐董非至。人其
孰能與於此兮，敵可拜宣封而受天寵。重曰奔雷公驅警蹕以鳴兮，戒兩師而洗
塵兮，飛廉撝呵。勵厥聲兮，神母擲。大先啟行兮，駕龍輶而載。雲旌兮，八
鸞五鳳紛紛。其交迎兮，乘清氣以上。征兮，驅閭闔而造紫庭兮，曰出入而靡
有停兮，下倒景而上。光耀明兮，百味。旨酒將薦馨兮，藉以芳芷。雖杜衡兮
，澹然壽宮。安可寧兮，永永。爾祀何千萬齡兮。

文興庵賦

一日，有好事君子，袖香而叩於予曰：吾鄉之宮與廟各有碑，餘慶堂亦有
記。文興庵塔，其為道場，未可以小可目之，何不為措一辭。意非敢後也，蓋
為道場將廢，未獲其人，以復其始，坐此慚愧。今因子之問，姑摭其事，以為
有緣者勸。乃賦之曰：

鰲峰萬仞兮，去天一握。蜿蜒而來兮，不知其幾起幾伏。突然為青鋪之三
峰兮，爾廬爾宅。揖崗巒之拱護兮，眷西顧而徘徊。非驢之能蹴蹋兮，龍象之
為穴為窟。奉如來之真舍利兮，粒粒如含桃之銜金碧。氈包席裘兮，載以駱駝
，而來於西域。座之以為塔兮，削以水沫，而刻其山。骨甍甍增增之級有七兮
，巍巍其高卓。像千佛之化現兮，運風斤而精鑿。神火青而不熱兮，燭斗牛而
上薄。人天鬼神所瞻仰兮，欣予志之相逆而懼悅。晨昏之作禮兮，且拳拳於晦
望弦朔。此先祠之故庵主兮，釋修偈之是作。比干之胤曰懷賢兮，實為鄉之檀
樾。假木魚以驚衆兮，聲夜鳴之山鶴。功一就於衆香兮，一盂一勺。元符之銘
誌於石兮，尚有稽其歲月。言不可既兮，茲特舉其大略。淨慧之號振於古兮
，談西天之快樂。文興之名著於今兮，乃儒人之意。有托祠宣聖兮，志于學。
祀元皇兮，干于祿。廣惠之有殿兮，清貞有閣。右叩於玄天兮，左瞻乎東嶽。
延導師於安養兮，趺青蓮而焯灼。現千輪慧力之色相兮，不御鉛華而帶纓絡。

如員應之衣白衣粲粲兮，或示以朴。如明覺之掛金欄采采兮，或稱其服。慈濟之以醫而活人兮，不假乎參苓桂木。英列之以孝而致身兮，化世俗之薄惡。命爾堂而曰證會兮，神乎莫莫。樓千門之五鳳翼而飛兮，簷牙高琢。房庫之有次兮，復經營於庖湑。僧繇鬻其功於丹青兮，污或漫於黝堊。百以器之既備兮，靡有堅心而展力。事事之竟有成兮，固非一朝一夕。復其始於宣和兮，如章如吳如郭。繼之以曰徐曰周兮，再經理而為之廣拓。自元符迄于景炎兮，完新修舊之既數。嘉爾志之忠且勤兮，將為河沙億劫之封植。敢舍心而捐廢兮，於俯仰而無忤。燭龍不常耀兮，燠黃忽其湮沒。麝火之燼已滅兮，未能噓之橐籥。大廈之將顛兮，未能支之以一木。慨古人之飈化兮，孰可與而咨度。來者吾不聞兮，獨憎歎兮，結帽亂曰何。陵谷之交錯兮，何世途之□蹕兮，何營營乎蝸角兮，何舍本而趨末兮，何嗟老羞早而縮瑟兮，何恂愁而不之覺兮，何盜車而不遇之伯樂兮，何章畫不得工陞而志墨兮，何前修之有遺跡兮，何壞此路之輒兮，何謂不實而有獲兮，何時賽修為理之□□兮。

自辨文

予之所作，人皆以。為迂誕。今日之迂誕，異日之受封襲爵。以此為驗之跡、進身之階，如君者之未知也。昔有《搜神記》《神異誌》《幽怪記》《山海經》《幽冥錄》，當時所作，莫不以為迂誕。至今讀之，使人感慨而已，誰曰不然。予嘗讀聖人書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及觀《獲麟》一經，《盟誓》之辭，災異之事，屢見而屢書。或者議之，以其言出於公羊、左事、谷梁之口。始作俑者，聖人亦不能諉其任，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甚矣，材之難也如此。夫文章，天下之公器，非則辨是，何辨之有。予有所作，不知是邪非邪，請為辨之。段文昌所作平蔡碑，太守陳珣去之，獨有取於韓昌黎之文。昌黎公雖後世之所欽服，殊不知蘇內翰所謂，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財視段文昌為何如。予之所作，故無段文昌之材，存之可也，去之不可也。如或去之，雖有此記，誰無此語。夫其必欲存之者，非以為誇當世，耀方來，簧惑衆聽也。不過，後之有事於廟者，觀吾記，見吾行事，不以暗室而自欺，敬神之心油然而生矣。記既作矣，刻之，書之，必得其人，予故敢用為請揆君之心，必有其說。東坡公嘗曰：平生不為人作行狀埋銘墓碑。至於撰司馬溫公、富韓公之行狀，則曰不敢固辭，終非本志。君之所以為書碑者，是亦以東坡自任歟。雖然蔡邕謂盧植曰：吾之為碑、記多矣，皆有漸色，獨於郭有道碑為無愧。子敢以此為請云。

塞謗文

予自領仙職以來，普度而後，未嘗一日與人交接。時雖有片言隻字，無非誘人之善語也，苟非其人精純所響，徵兆莫報。若夫水旱疫癘，意外之變，是

皆子之弗德，惟有恐懼修省，曲盡銷禦之道而已。至公無私，疑問則有口，杯如響斯答。今之箕筆不可驗者，蓋其間有一等罔象，非賴行巧設奸，假以狐妖鼠怪，闖其戶，聞其無人，而文飾其說，致使垂錯釣誇。奚云是謂人可欺也，而神可欺乎。語曰：可欺也，不可罔也。魚目隋珠，真贗可見。有識君子，毋惑滋甚，反為神羞。姑作筆為塞謗之辭云：天其神問，神居冥冥。胡然化筆，剡剡厥靈。編珠綴玉，皎如日星。班張買馬，莫之與京。活人之書，韓康永涪。陰陽宅兆，郭公景純。贏糧景從，車蓋塞門。德鏤人心，何千萬年。今也不然，藏神於天。出無入有，世謂之仙。虛無縹緲，嘿嘿何言。豈期夜鼠，假以狐鳴。顛倒繆錯，使人不平。持神之悅，具男具興。云誰之辜，瓏斷賤夫，欺不可罔。或敢侮予，積惡滅身，人禍鬼誅。若等儒冠，肖貌如人。鬼神無常，豈昧之聞。昔日之靈，汲於經營。今日之晦，廟事已成。自銜自鬻，惟神之耻，絕筆有歌，久屬人耳。諱以訊之，無從詭隨。斯文是作，以塞謗語。

非神賦

女媧氏之斷鱉足兮，渾淪始離嵩泰。衡恒華之嵯峨兮，其神曰祇帝。舜柴而禹巡兮，秦禪而漢祠。遂右之傳而不證兮，誰謂水龍而木夔。予之鼻世兮，基於下邳。發采石之孕靈兮，涓鱉峰之瑰奇。嗟魂燬魄淵之瞬息兮，冥招曹間以驅馳。哀清廟之荒唐兮，白睨第之委蛇。欲毀冠而裂冕兮，視世途之險巇。大廈將顛而不理兮，恐一木之莫支。歲昭陽之大荒落兮，吾剡剡于羅池。假毛錐子以為言兮，顛倒而妍媸。或讒巧而嚶嚶兮，儼儼以為吾欺。掉舌而葩葉兮，喋喋乎秦儀。汝悖悖而解兮，寧質質而自持。笥器小而口蠓兮，胡井智而管窺。腹便便而螻蚋兮，不若盛酒之鴟夷。枿谷生朝終自滅兮，短狐伺影竟何為。天地漫漫而無極兮，死生浩浩而誰知。阮瞻之辯是非兮，骨肉化為塵泥。謂吾言之不足證兮，巫新麥以為期亂。曰天道之福善禍淫兮，如表立而影隨。彼譎詭而祖狂兮，羌猶豫而狐疑。敬神如在左右兮，予嘿嘿而何辭。

莫毀碑辭

莫毀碑者，言碑之不可毀也。辭者，聲其罪之辭也。其辭曰：甚矣，時俗之變詐兮，黠鼠智狙。梔貌而蠟言兮，效汝曹之囁嚅。巧畫竟莫壯於犬馬兮，唯鬼魅之是圖。不涉大行而涉魚鳧兮，又熟知其畏途。玄靈之次鬱兮，匪若木之不靈。憐螢之逐暗兮，謂長夜之冥冥。彼獸面而人言兮，不離猩猩。蟒蛇其可以吞鹿兮，乃自狡而穿鱗。以射芋為養勇兮，羿卒陷於厥軀。黷彼貨而遭兮，崇反急於妻孥。壓之惡將害盈兮，覆以臧而怨書。刻爾石之珍厥宗兮，妣以聆其呱呱。倏曛黃之西沒兮，忽沃焦而東注。觀天網之絃覆兮，孰三面之能去。吹蓬於托而羹兮，猶執熱而不悟。亡軌之可鑒兮，故作邯人之踵。步武鼎不可於潛伺兮，何庸口吻之喋喋。鼓末至於埋沒兮，而日炙中立之聲。燄灼兮

，何為女子之讒說。元戎之精忠耿耿兮，何迴憊人之謀。孽公論之有優劣兮，口非私而左韓。因鞅輻而有感慕兮，知造物之好。還典刑具備兮，萬世不刊。彼昏不知兮，縱肆兇頑。焚傳將以淪經兮，邵與盧而孰存。白石之牛不忍其解觶兮，於亮奚冤。或禍福動人兮，儀斃于門。或幽冥異路兮，致責於溫。豈今昔之不同兮，事無果報。抑水火之妄誅兮，不敢漏言於慎鼃。黔羸非姚異兮，德潛通於彼。昊是以福善禍淫兮，用天之道。投鼠尚且忌器兮，彼胡不思欲。以一指而掩衆目兮，夫誰與欺天。天是椽兮，咎將執誰。莫毀碑兮，予又奚辭。嗚呼噫嘻，如是諸斯。

徐仙翰藻卷之三竟

徐仙翰藻卷之四

喜雨頌

靈濟崇建祈雨道場，恭奉鹿苑開山應真菩薩，卓錫聖水，祇奉供養，隨獲感通。敬序其事，以為喜雨頌，榜于泉亭，垂示將來，用啟歸依之念者。如是我聞。師有偈曰：人皆極目雲霓，我向此時垂雨澤。誓願無邊，其為慈心利物之意。云何指大眼孔，便把作急時抱佛腳。舉似怎不會得桑林之野，禱于山川，山川寧有神乎。旱既大甚，滌滌山川，靡神不宗，毋曰祠神何益。神本非神，抑人心有所感而召致也。惟師之靈，得於如來神力。持戒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鄉民所信向，固非一日。余五百年，蒙師之力者幾何人。自去秋而冬，迨至春三月不雨，種未入土。此誠危亡急迫之時，誰肯蒼鵝而軟血。假信於蛇醫，又恐為識者長發笑也。亦曰：聞禪師袖中，恠龍可驅，以效鞭策，遂禮請于我師。隨車而雨日，在壬寅後三日，霏微四布，丙午雨既足。黃童皓叟踴躍，喜交相慶。曰：應真開山雨，致香獻頌。

修東井文

東井之創始，見於石刻曰：熙寧八年歲乙卯閏八月十三乙巳，迄今二百二十有四。熙寧以前，方其井磚，其甃欄尚存，具載章珏捨東井闌六字。珏，五代間德望之士，考其時，為石晉天福八年，即閏天德之元年也，合而算之，上下三百六十有七載。蓋物久則壞，數也。壞而修之，亦數也。井湮而圯，于茲四十年餘，鄉間蚩蚩莫之指，視非慢也。下如浚口，上如懸崖，欲斷未絕，其險若恐，無所容其力焉。至大改元歲戊申蒲節之前二日，日將西，獎有風雨發作，卒然而成一墟，泥石俱災此。天將以假手於人而欲修之，所謂數也，信乎。有土此有民。民，天之民也。蒙天之福，順天之時，承天之心，謀卜協吉。越四日，乙丑鳩工，運石而搬泥無計。上之鰲峰之陽，有藤焉，其大徑七八寸，圍其長直，七八丈餘，假以為索，何造化之巧，豈非天有以相於爾民者歟。如月七日甲午，石工、土工畢集，迄乙巳告成。與向乙巳日，合數乎？抑天乎

？曰：天也。敢記其事為文，示爾人而祝爾神。其詞曰：天相爾民，風雨是因。曆言協靈，徵工以興。既渫用汲，潛流拾瀆。養人濟物，其功用博。八神八方，王戚干將。殷麟軍裝，呵禁不祥。人受其福，年登乎谷。飲泉知脉，蒙天之澤。完舊復新，迄用有成。永保安寧，乾，元亨利貞。

塞井文

井之為義，大矣哉。在天，則屬二十八宿；在五行，則為水之精；在人，則為飲食之用，不可一日費也。井之不可廢者，以其水之能養人濟物而然也。夫苟泥而不潔，舊而不清，則為廢井也。故聖人作卦必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此正以為舊廢之井泥不可食。至於禽鳥不來，是不能養人濟物，反為人物之害也。巷東廟地，其山發於鰲峰，蜿蜒而來，不知其幾起幾伏而歇於此。昔有人焉，鑿山為井，掘井及泉，將至九仞，而猶恐廢其功，是亦以養人濟物之心為心，雖傷於山而無害。今也，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矣。渴者不可得而食，汙者不可得而濯。跳梁之蛙不鳴，涸轍之魚幾死。舍置不用，於茲有年。陰陽家所謂玄武中箭，醫家所謂膏肓痼疾，衆議紛紛，此山之受傷也不淺。爾來習俗更革，里閭惟悴。高材多戚戚之窮君子，無赫赫之光生。意凋殘枯槁沉溺此，日莫之為甚。將誰尤乎，罪之在井。歲至元癸巳九月吉日丙子，鄉人以塞井之議，禱於子，予荅之曰：塞之吉。故為文，以告諸井之神：昔有耿恭，鑿井十五丈，整衣拜，井水泉出。又有朱博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均是井也，何利於耿恭，而不利於朱博，是亦有私耶。惟爾井神俯首聽命，而應予曰：非私也，數也。有水者，數也。無水者，亦數也。有水而開之，無水而塞之，宜也，於神亦何容心哉。然則數之所在，人事係焉，故塞之。議所由興也，塞之。曰：今塞之日，鬼神守護，呵禁不祥。既塞之後，家富而給，人壽而康。

修廟難文

修廟之責難矣乎，吾聞之矣。終歲傭役，工費無已乎。朝斯夕斯莫敢違，寧難矣乎。竭其耳目，力瘁心思，難已乎。梁桶之腐黑者，今已修。蓋瓦之毀缺者，今以完。赤白之漫漶者，今已鮮。誰之功也，謂之自為之也過多，侶亦可以諉其責而辭其難矣。雖然東池之水文涸，西階之銘未立，內宮外庭憑附之質不稱，為子之心，將何如。譬如適千里，及門而復，是非男子之所為也。男子之所為，以義為重，見義而不為，無勇也。古之義者，惟孤竹君之二子，特立獨行，不顧是非，夫豈有求而為之耶。如子之義，出於天性，其與釣名嗜利之徒，天淵之隔。四方人則既聞而知之，雖不質於鬼神，可以無疑，又何待子言之諄諄。《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其所以神明交者，必有其當也。宮室既修，牆壁既設，百物既備，然後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則畏

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否則，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於欺神也。不惟欺神，亦欺人。不惟欺於人，人亦自欺。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後之有事於廟者，陸斯堂，讀斯記，必有問焉。八人者，修廟之人也。其始謀者，何如人。其次同謀者，又何如人。始如彼其勤，終如彼其怠，是亦人也，奚心哉。天下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俱善，人道畢矣。難矣乎，此吾之所以汲汲焉，是欲斯其始，而成其終也。為子之說，則曰：今之士，非財不可。天不雨，鬼不輸，抄化之說不可行，樂施之人未多見，其計將安出耶。吾為子謀之曰：凡衆之動得其宜，要必以義為利也。不以利為義，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義之一字，子其識之。吾想同事者，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告成序

天下之事，始非難，而終為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蓋言始之易，而終之難也。故君子敬始而慎終，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苟始勤而終怠，甘為小人逼進，無成之謀之徒歟，舐舐然，焉用彼哉。且如本宮修作之事，方其始也，凡八人。及其終也，七人。其有專心一力者，僅三人焉。以此見天下之事，始非難，其終為難也，信乎。雖然所謂終之難者，於予固無加損，第識者觀人，有以颺其不終之志。況欲以此為福田，而求利益耶。茲者六七人，明集於庭，用伸告成之禮，功在社稷，刻銘金石，雖千載而下，夫誰敢忘忽之。所有毛牲椒醕，禮過於奢，誠忠為予之差。《禮口檀弓》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此禮與敬，既以俱足，奈何告成之文，侶有責不足於我者。所謂神之靈，則靈矣，胡為不少靈於人。斯言也，幾乎隘矣。夫富貴人之所欲也，欲之不得，必有所求焉。維爾六七人，同力王室，既能善始以善終，吾固知其有大有為之志，天道神明，福我善人。山鳴谷應，隨響隨答，又何律筆舌之諄諄，以為予言。子不見，凌煙閣上圖像功臣，凡二十有二人，其所以始終著臣者，曰魏徵，曰蕭瑀，曰段志玄，曰劉弘恭，曰姚思廉，曰虞世南，曰叔寶特，此七人而已。今吾子七人，苟能以終始自期，異日致身於廟堂之上，必能以國家之務為己任，何患其不為凌煙閣七人之事業，豈特修廟而已乎。予敢以此為勉，而序於告成之後云。

驅癘鬼文

《傳》曰：晉侯有疾，夢熊，以為癘鬼。而後韓退之，劉禹錫諸人，素號聰明特達，世所共欽仰，亦亦有癘鬼之說。或作文以逐之，或賦詩以遣之，於是，始信秋虐冬癘，是名之為鬼也。夫鬼也，無形無聲，安能而病夫人者乎。況人為萬物之靈，天之所以覆之，地之所以載之，日月之所以照之，風雨霜露

之所以四時而教之，穀粟桑麻衣之，食之，吾觀造化之注意於人也不淺。苟人道不立，其造化之所謂天地日月、風雨霜露，吾亦不知其所以為天地，為日月，為風雨霜露，謂之而然。嗚呼，然是特塊然之物矣。造化既生斯人於斯世，又何容斯鬼而為民之病耶。非鬼也，鬼非病也，是皆飲食不節，聲色是耽，甘酸苦辣之煎其腸，腐其胃，喜怒哀樂之亂其性，潰其神。身非木石，攻之者衆，其何不為病。雖然古人之病者，灌之以湯藥，攻之以針灸，未有不瘳而遂其生者。今之人病者，湯藥不可得而攻針灸，不可得而及吁信是鬼之冥頑不可化。吾奉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其有為荼毒而害虐吾民者，按之女青玄律，必在千千斬首，萬萬截形，盡使為掃穴之兔，無為漏網之魚。然後可以快吾民之欲。弟以下元頒赦，姑迺歌子美之詩而告之曰：子將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鬼其有靈急去，急去，急急去，須臾不去從天斧。宋開寶八年乙亥春二月甲子，鰲峰老人。

驅旱魃文

惟汝之旱名曰魃。吾知汝之先曰炎氏，以火德王天下，有功於民，世尊之為炎帝。門戶巍巍未昧于前，何汝之不肖，不修操行賤薄如此；付形甚醜，秉心不良，畢方之毒，回祿之災，不如汝之甚也。夏后氏象物鑄鼎，汝用是懼，率其種類徙於雕題黑齒之國，亦有年矣。嘗與夸父氏爭雄一方，反日影而逐之於賜谷之間，道行苦渴，欲飲暝渤太澤之水，竟不可得，遂竊生盜飲於人間世川，原河洛一汲幾盡，致有桑林之頌上聞于天，明正典刑，殆生珍滅。周宣王齊景公以仁心待汝，不為汝責，自後遺種滋蔓延至于今。吾奉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民之終歲勤勤，以食為天，天心之仁愛吾民。何雲不得化，雨不得施，伊誰之由，惟汝是尤。禾之秀者將實，谷之實者將堅，豈不之思，而為之荼毒，以至於此極也。腮汝且人之形，秉物之性，揆汝之心，其忍乎。草車已具，糗糧已備，酌汝一杯明水，明告汝曰：雕題黑齒之國，汝之故都在海之南，朝發可夕至矣。今與汝約，盡一日，攜爾朋，挈爾儔，駕塵擴風，即便啟程。苟不聽五言，是冥頑不靈，昭一依女青玄律，凡為民物害者，國人皆日可殺，殺之。上天有紀有綱，罰及爾身，弗可悔，故檄。

驅蝦蟆瘴文

蝗不入境，虎抱子而趨，此守土之靈之責，此當為民除害也。今番瘴氣，名曰蝦蟆，今作文逐之矣。

予嘗讀《南史》，問有丘傑者，以啖生菜得疾。餘歲，夢其母告之曰：此蝦蟆毒也，吾遺子藥三丸，可餌之。果而下料斗子數升。然則蝦蟆之為害也，信乎。夫水族之虫，各有三百六十種。類蠱茲蝦蟆，於天地間，最為棄物。形貌瘠磊，手腳爬沙。其腹彭亨，其頸蹙蔥。色混泥塗，食殘糞壤。跳梁乎

井幹之上，入休乎缺聲之崖。所居如彼其污，所見如彼其陋，朝夕唯唯，聿役于鬼。天生德於予，蝦蟆何為哉。或者又曰：蝦蟆之精，為物之妖，月于望，則撐腸柱腹，張層哆嘴，猖狂而得志焉。綠青冥而雀躍，食太陰之精光，淑擾天紀，暴珍天物。如此癡馭，天且不達，況于人乎。今也百姓何辜，罹其疾苦中之者，起于毛端，發于骨節，其始也。昏潰馮塞，眩瞽熒惑，其少進也。體反筋倦，腰重頭旋，鼻涕流雨，喉咽生烟，喙唾胸嘔，內燥外乾，似渴不渴，而後苦熱作焉。單方煤毒，回祿嗣災，焦頭爛額，如坐火坑。雖欲騎巨靈，舉斗杓，束取渤海之水，灑而擢之，不足為快。或祖辰戌，汗出乃止。或苦熱既退，乾嗽復然。連日沉滯，有加而不廖。我推其端，其誰之由，夫豈秋行夏令，陰陽之不節歟。五味適口，飲食之不節歟。目視玄黃，耳務淫哇，聲色之不節。何醫師不能加之以藥劑，何灸師不能施之以艾炷，詛師口牙之霹靂，符師刀筆之縱橫，心勞而目拙，功罔而效遲。眾想咸至，蝦蟆是尤。吾奉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而蝦蟆悍然不死，溝壑為鬼，為魁，為魑魅，為魍魎，幽陰跪側，奸險邪癖，傲虐是作，罔有恢心。短狐射影之妖，蝗蛇齧草之毒，亦不如汝為害之甚也。汝罪滔天，國人皆日可殺。今與蝦蟆約，盡率一日，其率種類，共徙於萬山湖水之東，偷生寄命，勿為吾民害。不然，則是蝦蟆冥頑不靈，若罔聞知，吾專委蠲氏焚壯範，以灰酒之。然後斷其首，剖其腹，膾其肉，與國人共裂而食之。必須滅其種類，以快吾民之所欲。蝦蟆聞斯語，驚且懼，各穿綠衣，屈膝庭下，乞貸命于予曰：二柳車已備，草紅已裝，自甘黜伏，即日啟程，願王赦其罪。於是作文而促之曰：聰明正直兮，吾所以神。天命有德兮，念此下民。蠢茲蝦蟆兮，物之妖精。幸災樂禍兮，胡為不仁。上于天憲兮，寒暑錯行。民氣不舒兮，僵路顛傾。盧扁愴惶兮，功罔參苓。巫覡吮咀兮，事涉冥冥。下民何辜兮，疾苦頻仍。蠢茲蝦蟆兮，罪惡貫盈。眾怨所萃兮，怨汝之名。欲齧汝骨兮，俎醢其身。我怒斯赫兮，如雷如霆。專委蠲氏兮，明正典刑。屈膝于庭兮，情實可憐。一辰號乞命兮，萬死一生。蠢茲蝦蟆兮，若果有靈。明聽予言兮，改過自新。萬山峻拔兮，湖水澄清。汝之安宅兮，啟處遑寧。深逝遠伏兮，遁邇潛形。速去速去，急急如律令。

宋開寶八年乙亥春三丁未作。

皋殺賦

越人尚機而信殺，自古然爾，至今風俗不可革。人有疾，且憂也憐。於巫覡之徒，戒之曰參苓，罔功必須殺，以為命。且有謗訕，惑眾取媚，因作皋殺賦，以自釋。其詞曰：慨堪輿之顛倒兮，員屢方冠。露噎癰而口養兮，泉飛而潺湲。夜夜遊之滴血兮，山林險隘。射工伺影兮，潛听側而行奸。奈燕石之問珠璣兮，莫卞真贗。梯裨混黃梁兮，誰復賡乎。載受瓦金雷鳴兮，咸池絕響。

誇莫母之姿色兮，拓閒隙子奢而靡顏。野鳥入室何吉凶兮，誼悵恨而自悼。世貪鋪啜其糟醢兮，原餐菊而紉蘭。流俗之抑扼兮，寵蟻燈蛾。六淫生而不節兮，霜露奚感實。沈臺駱為可證兮，在豈怪而不經。提戟將矢如轄之卜兮，言污而詞誕。龍馬之呈象兮，後燃契而協靈機。殺而求活兮，兢南風而莫挽。寇猖狂而心醉兮，咸木必神。勞以妄而被焚兮，皇其彌旱。將吞炭而嚙嚙兮，寧面壁而續。魚總生何辜而天昏兮，氣口媚而煩冤。假迴平於驛史兮，眩兮，影於杯蛇。奪造化而律呂，覬冰谷而回春。母附緩以為尤兮，執幽昏而昧昧。謂昌陽而亦不可以引年兮！又何進乎墓茔。綸網密則形誥兮，嗟穀鯨而何忍。亦以世汨個兮，終感廁妖而不醒。徙薪不以為德兮，客焦頭而爛額。伊誰之由兮，鄙夫貪饜，設奸巧而為言。惟罪之渠魁兮！人惟而鬼責。借金鐵而剪戮兮，使隕越而就陵亂。日非是是，非相是非乎。人勝天定不予欺兮，明留昏黑。爭馳驅兮，贅疣竟潰。誠可悲兮，孰為彈冠而振衣兮。鼓其瞪而燭其迷兮，鬱鬱不昧。寧為之辭兮，微予則盡。被髮而而侏口兮。

徐仙翰藻卷之四竟

徐仙翰藻卷之五

真人朝天自贊

上朝帝座，身進天階。光依日月，職掌三台。列宿拱衛，雲漢昭回。東方龍角，獨占斗魁。

真人回宮自贊

華蓋房駟，輔弼嚴明。羽林將軍，左導右迎。填適迭奏，律呂合聲。榮歸天府，萬里雲程。

注福司贊

積善之家，家用平康。維爾福星，簡簡襁襁。俾壽而富，俾熾而昌。子孫千億，惠我無疆。

注錄司贊

鰲峰疏傑，龍首軒品。維爾祿星，杲杲光芒。相爾多士，煥乎文章。摩肩接武，金門玉堂。

永安留守查元帥贊

維查元帥，氣剛而直。繕甲治兵，制賦足食。機速為神，百戰百克。折衝萬里，職在輔國。

武安留守邊元帥贊

維邊元帥，靈運後身。幼穎而秀，性出天真。料敵制勝，兵出有名。有征無戰，職在安民。

魏博節度使左監門魏元帥贊

維爾魏將，邊寄之重。義不以力，仁不以勇。八戰八克，七擒七縱。用則無敵，師不在眾。

都統軍使右監門趙元帥贊

維爾趙將，號令綱紀。信賞必罰，外脩內理。入守虎關，出涪豹尾。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都監軍先鋒刁元帥贊

維爾刁將，師出有名。貔貅百萬，分閩外營。動於不意，微乎無聲。赫赫斯怒，號曰神兵。

雨部贊

電光閃閃，雷聲轟轟。震威萬里，龍首崢嶸。用作霖雨，慰我蒼生。風雲慶會，千載太平。電掣雷掀，雲飛風起。甘雨以時，農夫之喜。迺宣迺畝，黍稷疑荒。有實其積，萬億及秣。

集英贊

飛鐵跳刺，扶弩張弓。雀竿象板，鷹駕鶯籠。盤承仙掌，花探天工。金毬公子，醉賞春風。

宮娥獻壽贊

六官富貴，月裏嫦娥。金釵珠履，紅粉翠娥。輕輕腰舞，細細聲歌。玉卮獻壽，王母仙桃。

葷廚簿書作慶壽宴集

一行第一盞，鸞脯鳳胎大，族銀絲粉羹。次行王母獻壽，仙韶法曲，祇應在業仗。

素廚簿書作聚仙宴集

一行第一盞，天香七寶異，和玉條粉羹。次行群仙獻壽，雲韶樂，祇應曹文姬。

八物珍體，五齊寶器，六齋玉食。

綵戲嬰童贊

太平之時，十雨五風。農夫有慶，相賀年豐。管聲嗜嗜，鼓聲逢逢。手舞足蹈，快樂兒童。

膳部樂府贊

膳夫掌食，物用八珍。太師掌樂，律呂合聲。樂以侑食，食以辨腥。既醉既飽，詩歌太平。

仙樂贊

瓊瑤寶殿，腦麝香飄。楊妃奏曲，弄玉吹簫。小蠻腰舞，越女聲調。金卮獻壽，一部仙韶。

仙廚贊

沈香雀舌，味香而潔。福果仙桃，金盤羅列。若奉甘露，爾供玉屑。若作醴酒，爾維蚰螬。

奉祠人求壽贊

友松沈立甫贊

構廈之材，凌雲之姿。賢哉君子，有以似之。

又

霜標雪操，本來負抱。畫出丹青，人道是我。

友梅周目元贊

骨格清奇，精神富艷。本鐘造化，何須粒點。

友竹周目仁贊

清以立心，直以立身。直哉維清，君子其人。

又

岌岌堂堂，爾貌何怪。自抱貞心，丹青莫繪。

友菊章華伯贊

惟德也馨，惟材也秀。君子人焉，獨有其有。

又

介烈高潔，韻與形別。玲露寒霜，不變其節。

友蘭僧呂立贊

千仞巖頭，曾展神通。而今入室，四大俱空。

書燕喜堂東邊掌籍

恭奉慈旨，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今照勘本人，委是世家盛德之後，合賜子孫眾多，各以功名貴顯，以貽厥後。

書燕喜堂西邊掌籍

恭奉慈旨，應積善之家子孫，必有興者。今照勘本人，委是溫恭克讓，篤實至誠，合賜以子孫千億，本支百世，用彰厥善，陰隙著聞。合賜子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注錫無疆。出《漢書》。

靈濟廟注福司

恭准三天門下符下，欽奉命：凡厥庶民，汝錫之福。奉此福者，天之福也。惟天陰隙下民，初協厥居，予曷敢有越厥志。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明聽予言：民之所欲，汝念哉，俾

熾而昌，昌而大，日富，日壽，日康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百福來備，使民宜之。汝則順其職也，合下本司，仰照聽，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勅旨頒降該，欽奉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福條宜：

一曰介以眉壽。二曰以貴馭民。
三曰衣食富足。四曰家用平康。
五曰父母雙慶。六曰夫婦齊眉。
七曰子孫眾多。八曰農桑重積。
九曰果蔬擘觥。十曰牧羊蕃阜。
十一曰百工巧便。十二曰商旅安貸。

靈濟廟注祿司

恭惟三天門下符下，欽奉帝命：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奉此爵祿，天之有也。今天其相，民敢弗于從。凡為民之秀者，曰士。士之善者，曰君子。故孟子曰：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雖曰太宰之權，皇汝之職也。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咸聽予古悶：我聞吉人為善，子孫必有興者繼。自今積善之家，汝則注之爵祿。合下本司，仰照駱，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勅旨頒降該，欽奉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祿條宜：

一曰孫子聰明。二曰人才秀偉。
三曰祿受自天。四曰保慶延年。
五曰家道殷睦。六曰良配溫和。
七曰世代多男。八曰仕途順利。
九曰車馬僕從。十曰冠冕輝煌。
十一曰祿崇秩顯。十二曰永襲昌隆。

徐仙翰藻卷之五竟

徐仙翰藻卷之六

友序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為朋友之義，不諂，不欺，不奢，不溺，必須得於心，然後謂之同也。夫苟朋而不心，曰面。朋友而不心，曰面友。君子不與焉。今吾子以畫贊求于予，予以五友命名，曰友松，友竹，友梅，此歲寒之三友也。曰友蘭者，此孔子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香，與香俱化矣。曰友菊者，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此五友之義，信其然乎矣。夫畫莫難於寫真。寫真非難，莫難於寫形。寫形非難，莫難於寫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君子小人貌相類，而心不同者，苟捨其心而求其貌，是以小人。為君子雖有此畫，誰無此畫。今吾子既以五友稱，當以心友為耐久朋也。故曰：論形不如心。

畫士傳

予嘗讀柳子厚之《梓人傳》韓退之《朽者王承福傳》而後感焉。夫傳者，傳其名也。既想當時，梓人朽者，滔滔皆是，豈獨楊潛、王承福者乎。太史公嘗謂任安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此二子者，獲名於二公之傳也，幸矣。今有人焉，以畫自鳴，予恐其名之不傳於世也，輒敢效公之故事，而為之傳曰：閩之積善里，有靈濟王祠，于茲有年矣。丹青之飾，默昧不鐫。牆壁毀墮，幾為春蚓秋蛇之穴。歲至元之癸巳，鄉人修之，欲更畫而新之。俄有舐筆和墨者，接踵而至，用舍未決，而卜於予。予不允其請，鄉人愕然，以為異，是豈有解衣槃確，值值然而未至者耶。一日，忽有畫士感夢而來，始信予言之驗。載瞻其人，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儒其衣冠，不言其姓名，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是日君子人與，與議正直，則慨然曰：貪夫循利，烈士循名，僕此來為名也，非為利也。僕之名，聞於他邦久矣，獨此邦未之聞也。試可迺已，廟之護壁，舊畫不完，乃令作筆成之。趨起然，猶有難色，亦未見其能也。旁觀者柑掌而笑曰：虛得名矣，此乃依本葫蘆、按圖索驥之技，何足道哉。予復以東西二序，再命之畫，而戒之曰：

夫畫有六法：一日氣運生動；二日骨力用筆；三日應物象形，四日隨類賦彩；五日經營置位；六日傳移模寫；以子之畫者，可以六法參而謀之，出于形骸之外而求之，庶乎。畫士曰：唯。於是研丹，吮粉，淡墨，濃烟，執筆熟視，往回數日而就。所畫介冑之士，一百二十有八人：主將者二人，掌印者二人，持節者二人，執斧鐵者四人，馭馬者二人，傘夫者二人，捧帽小廝二人，劊子二人，傳令而指使者四人，通事者二人，鳴金鼓者四人，擊折者二人，揮韓信刀而進者二人，揮斬馬刀而拱立者八人，手鎗而腰劍者二十六人，先鋒排陣者四人，揭名旗者二人，舉號旗者四人，建功旗者二人，八卦八陣旗者共十六人，鷹獵者二人，南國進貢者八人，其餘各執弓矢戈受矛戟之類，而服役焉。肖貌威儀，行伍整肅，氣勢聯屬，首尾擊應。井井乎其有條，截截乎其有理，此真得於太公韜書、孫吳兵法之方略也。又有僕御者二班，四十八人，腰金佩紫，恭職用命，前導後迎，左倍右侍，曲盡其妙，恍乎如有人焉。凡有知識者，各爭睹而言曰：子之畫，固工矣，何前日之粗，而今日之精。何前日之劣，而今日之優。古人有言：大功若拙，大智若愚。其斯之謂歟。畫士倪首，徐徐而對曰：僕前日之所畫者，因其象而成其形，備其體而全其用。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未易，心口爭也。所謂若拙若愚，信其然乎。僕今日之所畫者，心存目想，神領意悟，隨機命筆，合乎自然。不知其所以為精為粗，亦不知其所以為優為劣，盡吾藝之所為而為之，非他所用智巧之術而為之也。然則，子之畫之名，可得而議耶。畫畢，書于壁曰：某年月日某人筆。筆之者，記其名耳。嗚呼，彼若爾也，是亦欲以畫而求名於天下後世也。歟，凡人之生男子七尺

軀，於天地間為最靈物，桑弧蓬矢，四方其志，要必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則男子之事畢矣。否則，緘鉗默塞！耗吒窒惑，甘心瓶罌，如醢雞然，至老且死，而與草木俱腐者，其視畫士，得無愧乎。畫士謂誰，玉融蔡夢辰也。作蔡夢辰之傳者誰，宣封靈濟王也。

答周莊翁碑跋

予前後所著所述，特自娛戲耳，正所謂野犬食芹，而不知蜚於口，慘於腹者，以味為何如。猥辱高誼清文，有如碩河注水之勢，褒揚蓄德，赫乎洸乎。至于山川之靈，人物之盛，意必有瑰奇道藝忠信之民，生其間。如君者，懷材抱器，鬱鬱久矣，苟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是亦予之所深望也。予之所謂神者，以聰明正直為德，措之四時得其節，施之萬物得其宜，初非阿曲徼福之所媚者為神也。夫百物朝夕之所見者，人人皆不注目。聞其異者，則共睹而言之。君之所為跋者，是亦望其異者之所作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此非神之詩乎，予敢用此，以為謝云。

跋周莊翁易圖說

靈濟，特廟號耳，何王之見稱聞之者，不無得罪于春秋之筆。圖說之辱我以跋，固不敢辭，第惟《易》之旨義，最為深奧，其可以管窺蠡測耶。愚欲作筆，又恐為負苓者笑，姑摭先輩議論，勉強跋之，中間未盡來意，斤而削之，幸甚。經學之不明久矣，我國家崇重學校育人材，先以明經為第一義。憲司宣明教化，典章經學，每經設經諭一員，其為訓導之意，甚汲汲焉，勤勤焉。夫學之所以為經者，惟《易》最為幽深隱頤，未能易曉而盡識也。學王弼之《易》則高談理致，其弊失於荒唐。學京房之《易》則專守象數，其弊失於拘泥。得於此者失於彼，得於彼者失於此，及其至也，二者胥失之。見心子周子三山周先生，公闢之雲仍行也，家藏《遺誥易紹正傳》，兼理致，象數兩得之，其為言也，粹然一出於正。《易》有六十四卦，每卦必論主爻。爻各有象，為之圖。圖各有理，為之說。其說有得於理致，其圖有得於象數，一以貫之，並行而不相悖。吾謂子周子之所學精於《易》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良弓之子，必學其為箕。良冷之子，必學其為裘。若非所傳之正，安得為之圖歟說，而盡得《易》之精髓歟。一日，子周子之同舍生，不知其為何許人也，袖其圖與說，而請質於予。予愚陋無所聞知，睨而讀之，雖未易曉，略識一二。譬諸食物，至於遐方異味，豈有不嗜者哉。累欲作筆為之跋，使饒諸梓，以廣其傳，庶亦不負子周子之所學，弟恐予之名氏無聞，不足以稱之耳。子周子名壯翁，字直伯，見心其自號也。平日與結搆者，皆有聞之人，必能為之跋。予其將為覆瓶也，宜乎。大德三年，大獻淵之重陽節後四日，鰲峰山人跋。

效景純遷州記為誌名

高陵深谷，孰是主張。胡為封樹，世不義黃。迨及中古，景曩北郁。赤松仙去，安有《青囊》。後天之學，郭厲黃楊。狂瀾日倒，臚里施粒。虎狗相肖，指認微芒。塵俗眼孔，失之偏傍。乾坤大化，是紀是綱。誰洩其巧，雲山蒼蒼。益土崇己，枝葉流芳。維星之魁，職典大常。雙雙鹿馬，雨雨雲陽。日出滄海，照耀四方。月臨帝座，西掖文章。天一生水，源深流長。出於天空，入於太乙。勾陳跋乎，騰蛇隱慝。自東祖西，為淵為澤。腰金束玉，貴人侍側。誰謂瓜藤，生花結實。考之圖經，盤匏入格。顧祖之龍，勢來形止。回抱有情，必冗其耳。日吉辰良，危西應瑞。不在其身，在其孫子。豈道明龍，化頭貼尾，所喜天祿，悠悠千里。吹拈扶危，迎神逐鬼。山止為足，莫墮其轍。錯認牛眠，猶嫌兔缺。陰盛陽微，各操乃節。此是天然，初非人力。心巧目專，何庸針石。古人有言，吉人吉冗。孔墓於今，不荊不棘。卜葬之後，更加陰隱。百世其昌，綿綿瓜爬。吾非青烏，周卜之吉。誌而留之，姑銘于碣。銘曰：

有箇老爺，手執耒鋤。胡床據坐，斥逐青蛇。蛇化為龍，環繞我家。誰謂瓜藤，結蒂生花。松根蟠結，枝葉繁。勿須放足，牛角嵯峨。勿須反鏡，呈醜髻斜。對案齊眉，巧飾六伽。腰金束玉，名聚京華。光依日月，翰苑操麻。道逢書生，陰驚可嘉。歟子鑿之，誠耶偽耶。因銘于石，目者矜誇。祖德之靈，人力莫加。曾元雲仍，連茹拔茅。

書訓

讀書者，教民相親睦之道也。人生八歲，則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學者何，學乎書也。書乎，書乎，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利祿而已乎。要之心有親睦之道，其為人倫之大者也。然觀聖賢之所以教民相親睦者，且載于書，有志之士，固當熟講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道之所當然，先於其身而行於家，自於一家而形於鄉，由於一鄉而達天下。化民成俗何，莫非親睦之道，之所以為教也，是以治天下之道。自親親始讀書者，其教民相親睦之道也歟。

棋說

序曰：一日，有客衣故衣，擊麻鞋，似不檢之狀，揚聲大呼，難於畫者曰：親睦堂，此神之所以教民之意也。今子之所畫，書有誠，琴有暢，畫有贊，似與親睦之意稍不逮。棋之為藝，起於戰國，教民戰鬥之事，非以害詐為心，爭偽為智，智者之所不為也，恐非得神之意，以為親睦之教者矣。畫者無以對，請聿於予，予為之說：方正為局，取己乎也。正直為道，無黨偏也。黑白為子，有分別也。駢羅布列，定紀綱也。隨機處變，相應援也。一先一後，伯揖讓也。一勝一負，無所爭也。是以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以此為從容，宴

息養心，遊神之樂。其與小人蕩而無度，將以自敗者，不可同日語。謝安得之，以授其姪，玄以成將帥之略二，王導得之，以學其子，以序瓜葛之歡。然則為棋之道，是豈特以詐害為心，爭偽為智。而為戰國之事乎。故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有問者，予以此對。

琴暢

今書曰琴暢。《風俗通》云：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此暢為親睦堂，作暢，即操，憂愁為操。歌南風之詩兮，鼓吾之琴，聲音條暢兮，樂而不淫。巷不止於邪兮，以正人心。其弦有大小，尊卑明兮。其聲相應和，友悌情兮。其制合尺寸，四時成兮。其音女以樂，世太平兮。#1

徐仙翰藻卷之六竟

#1本卷末缺文二篇。見目錄。

徐仙翰藻卷之七

詩句

上林府判古今詩

幽沈謝世事，俯默視興亡。昔日知為漢，今朝料有唐。
深陵變成谷，滄海幾成桑。夸父走千里，諍人僅尺長。
誰愚復誰智，何壽亦何殤。蠢蠢蟻戀釜，游游蛾撲光。
喜心先辟竭，憂害去田蝗。鷹以不明死，魚亦貪餌傷。
人情掌反覆，特俗面炎凍。艷瀕水三峽，崎嶇路太行。
不辰漢牛斗，無分背參商。彈指恨千古，回頭夢一場。
富哉誇晉楚，詐也鬥蘇張。縿臂奪兄食，直躬證父羊。
能言猩呢呢，相噬虎彊彊。禮鼠拱而立，馱牛躅且狂。
白鷹攫狡兔，黃雀捕螳娘。舉世俱禽戰，傷時歌鳳凰。
詩書閣高束，仁義路猶荒。紅粉醉坊市，朱門習管簫。
誰知殺青簡，空自死黃腸。亥讀直為豕，璋書錯作鷹。
色難分皂白，術乃尚緇黃。入粟拜都尉，納貲為騎郎。
人材滯遼水，豪傑隱芒陽。窘窘爭名版，孳孳絆利韁。
峨冠嗤魯俗，左衽效胡杜。馱舌人人粵，文身在在光。
惡聲常入耳，剝肉莫醫瘡。刻木法何酷，種瓜政不良。
天行多失度，陰氣上干陽。日月如旋磨，乾坤似泛航。
浮雲常浩浩，下土太茫茫。四海塵霧縵，中原兵擾攘。
群雄爭霸業，五季失王綱。寄闔臨閩郡，分藩守建康。
英名冠東海，仁德席南鄉。血食傳千祀，精魂居一方。

舊祠將毀頓，古廟恐頽僵。鴻澤今方集，燕巢猶未光。
不妨卜雞骨，重整第睨堂。畫絕長康壁，泥新孔氏牆。
公輸就規矩，司服飾衣裳。工逸事已遂，碑成誠所望。
中山拔毛穎，震澤伐蒼質。魚繭淘沙淨，鸞笄附翼翔。
托言徒莽浪，作事甚乖忙。玄學知吉凶，金科發秘藏。
文欽韓吏部，句羨段文昌。橫草功何有，撞莊力不量。
豕談傳陸氏，閣記夢滕王。詩讚神生岳，文非鬼嘯梁。
古書言可證，祀事禮宜莊。繼聖猶專孟，知天豈畏匡。
斯文如未喪，吾道豈能彰。仰慕先生操，爭傳君子芳。
挺生文豹蔚，舊厲步龍釀。碧玉珊瑚樹，黃金貂尾檔。
隸精稱子敬，書健抗元常。倒水繹光耀，摩空氣慨慷。
獲麟將絕筆，獻綺望投章。靈德慚孤陋，高材為發揚。
如君稱令譽，積善有餘祥。記在名俱在，子忘神不忘。
愧無縑以賻，介以福襁襁。

陟降散仙三島客，縹緲虛無不可測。魂魄毅然為鬼雄，惟爾聰明兼正直。
荊人尚鬼越尚機，春秋以來舊風俗。我今處世何皇皇，獨駕窮途多感泣。
本無鬥心弄鉛藥，誰肯娘然自塞默。學尊孔孟進韓柳，力排佛老斥楊墨。
將崇孝悌去奇褻，欲反驕奢尚敦實。咄咄書空真怪事，果信洛陽人不識。
吁嗟蜀棧高巉巖，岐首於菟互吞噉。木中水上事不聞，祇見鄉原德之賊。
誰知暗室有神明，甘與小人為鬼魅。剝剝啄啄門外聲，孤鳴梟噪爭饒舌。
利賁長距跨壇場，怪辭駭眾多詭譎。誰鼎不卞膺與真，捧心豈料為人疾。
黎丘丈人醉且狂，安得扶奇不掌拍。為謀不忠交不信，遠舉雲中役聲跡。
碗瑛不可焚崑岡，芝蘭莫使混刻棘。善善惡惡郭公墟，來事冥冥黑如漆。
天生明翼不偶然，只恐文章遠斷絕。東村先生何許人，前輩典刑推第一。
豐城紫氣射斗牛，少年聲燄猶赫赫。江山千里月平分，正好秋光涵水碧。
世情反掌苦不常，中流汕汭波浪激。貞觀丘壑謝塵物，寄飯牛車歌白石。
危冠長佩鶴襲衣，高揖群公追甫白。文章捷敏得我驚，斧鑿無痕地橄裂。
蛟龍海底弄角牙，紅旗閃閃青紅色。鴻都碑文今已成，車乘千輛填街陌。
魚琴馬瑟會知音，一臺二妙爭磨刻。我慚華覓慘腸胃，敢向屠門誇肉食。
商丘之未不可棄，落以斤刀引徽纏。人言一字直千金，愧無鎖謝右軍筆。
石磯老人何貪琳，十萬陰錢大需索。關西夫子不復生，暮夜無能謝王密。
嗇夫喋喋人所嫌，頽顏汗背徒慄慄。侯門如海了不聞，豈是閤人多限截。
敢使客卿作通使，大開太倉發一粒。倘令祠宇甲天下，萬口一辭公之力。
青玉明珠不足報，願言壽比南山相。公侯子孫復其始，好將此事作陰係隲

獲麟歌

歌獲麟，歌獲麟，麟之為名配乎仁。牛尾馬足雷其身，較然一角不觸人。聲清音濁合律呂，行步折旋中規矩。不履生蟲不旅行，不折生草居擇土。仁哉麟哉獸之靈，此獸一出時太平。滿謂太平當今日，不圖今日不如昔。不如昔，異物殊形常問出。章義之山烏如鶴，名曰畢方生一足。

見則調火焚人屋，朝不敢變夜不燭。又有鬼車號夜遊！十頭十口連一喉。扭如車輪聲啞嘔，血滴人家家凶憂。天地生物付其質，何此為凶不為吉。世情變態多好惡，聞吉則喜凶則怒。吾聞凶人作禍殃，尤甚鬼車與畢方。仁哉麟哉不復見，安有吉人日為善。吉人獲福凶獲禍，禍淫福善天之道。武孫車馬遇大商，獲麟於野為不祥。賜之虞人問孔丘，孔丘感麟作春秋。春秋之教以為中，胡為絕筆以為終。仁哉麟兮時不遇，絕筆之說吾道窮。孔丘已死數千載，世道不古誰感慨。吉人凶人吾不知，褒貶幸有春秋在。斯文未喪求諸神，托言垂世猶丁寧。吉人為善善是勸，凶人為惡惡是懲。孔丘聖人莫與衡，姑且絕筆歌獲麟。

絕筆歌

人生栩栩夢華胥，憧憧往來為利趨。孔孟已死不復甦，仁義之道為何如。斷蛇帝子握乾符，隨何食其罵腐儒。平生不讀半行書，朱輪華轂大門閭。爭誇馳斛富金珠，一擲百萬喝梟廬。月脊耗既莫睡吁，重譯吩嘔言朱朱。覆醢不食謀何疏，魍魎責影見何愚。鰻行作賦比子虛，著棍滌器自當爐。投關幾死楊大夫，滑稽落魄無廉隅。

文乎，文乎，何無之喪乎，安得窮鬼不拍手而椰綸。

吾故知夫伯鯨之沉於羽水兮，化為玄魚。叔之虎目豕喙兮，死於貪污。楊食我之為羊舌氏之禍兮，母聆其孤。

神乎，神乎，探為世道之憂者乎。設卦以斷吉凶兮，何須算竹來庭除。正直以為德兮，何須椒桂擊構鑪。文章以為言兮，何須三寸掉張蘇。嗚呼，知變化之道哉，其知神之所為乎。

君不見，文游公之修江濱廟兮，夢有感於成都。

種世衡之致廣梁於澠池兮，用搏手者為前驅。

又不見，于寶之撰《搜神記》兮，號為董狐。

彼何人歟，彼何人歟，輒敢論鬼為虛無。

豫章太守之談春秋兮，喪其軀。牛渚磯之燃犀兮，幽明異途。

已矣乎，已矣乎，獲麟之筆絕矣，吾不復言乎唐虞。

梁父吟

青布變成羅，古識人皆曰。星纏應斗牛，分野屬問粵。
左揖巨靈鰲，峰巒聳律疏。右揖方山巖，石壁高崛叻。
潮水出天河，盈虛取松月。一日一來朝，回環江刻屈。
黃氏撥沙經，沙形象魚鰈。又有麗伯韶，圖經作檉筏。
三峰聯鼎峙，平地起一突。郭公《青囊書》，此為鳳亢窟。
風水真奇絕，精神多發越。人人堯舜民，古朴尚吁佛。
士以詩書顯，槐階走車軌。百姓安於農，田毛免科率。
待詔金馬門，百藝精其術。商貨日中市，大書泉府揭。
行樂太平年，春風多快活。邇來不如昔，往事夢恍惚。
造物真鬼狡，烏兔更黑曾。不聞擊壤歌，中結愁鬱鬱。
不聞鄉友助！蟲蛇互吞齡。不聞忠與信，器訟相告訐。
不聞仁與義，詐力爭彊倨。不聞飄諷精，雷腹食糠艷。
不聞機杼聲，卒歲無衣褐，夷齊死首陽，不復採薇蕨。
房杜家聲墜，不復誇閥閱。孔孟老儒迂，清談多老佛。
漢楚信讒諛，憔悴歎賈屈。問之何因爾，風水氣已歇。
昔有山環合，今則風路闕。昔有潮水平，今則潮水竭。
昔有夾銜松，今則是剪伐。昔有井泉湧，今則井泉吃。
莫道時使然，陰陽不可忽。風水非人為，獨有井已掘。
汝口何其愚，吾口不容訥。有廢必有興，有敗必有發。
山水自山水，人物自人物。文章豈不貴，君子終豹蔚。
農事須及時，雨苗興也勃。陶朱富天下，孳孳利毫髮。
薄藝勝良田，窮年須屹屹。勸汝莫好閑，如馬失銜極。
勸汝莫非為，官典有剌削。勸汝莫貪荒，激射傷面目。
勸汝莫飲酒，酒醉因就脆。勸汝莫欺心，欺心天禍罰。
勸汝行好事，好事芝蘭轄。汝看靈濟宮，姓字書檀越。
一鄉稱善士，萬古名不沒。吾言真苦口，銘心作碑碣。

喜雨

九輪照燭熱如火，山川滌滌田苗稿。穡夫汗背苦焦勞，
望極雲霓眼枯燥。剪爪斷髮事不聞，誰肯桑林為民禱。
燃頂灼臂辦心香，尚冀天心作悔禍。江湖之封令太嚴，
六丁不敢開金鎖。旗龍聖跡碑猶在，鰻說鰲峰龍老耄。
奈何時俗巧追曲，外貌斯須心已隨。烏岡勗鳳插天山，
壁路險滑人希到。此時此水亦偶然，居鄰豈不求之早。
乘除有數數有天，惟象無形高浩浩。東海上人赫厥靈，

已泄天機明汝告。日落西山作愒言，西戎之讖何深奧。
斯言契券不我誣，瞻仰明靈如在左。果令社令起豐降，
馬鬣一滴天瓢倒。既優既渥富田疇，白叟黃童齊舞蹈。
腰嫌刈熟喜年豐，殺雞擬準嘗新稻。爾民報事終不忘，
薦以溪毛蘋與藻。惟神敢自有其功，上答天恩為雨賀。

謝林府判香信

鬼神之說竟何有，無聲無影本虛空。土木憑寓未為聖，問之略杓識西東。
剝琢門外聲，那知有客來。孔融坐視神骨紫玉珂，胸中磊落氣吞虹。

傳示先生巧駢珠，清光照破睡驪龍。得之瑰怪愕且喜，頷頷咄暗憂慍慍。
子期已死不復生，好音誰辨商與宮。彊欲綴緝失蹊步，寧甘默塞等盲聾。
吾知此來意有謂，數紙豈是答鵝籠。面頗背汗奚敢去，達觀眼孔海川容。
先生衢出伸蒙後，五經子史頗精通。憶昔長安少年日，金章星綬珮玲瓏。
回首世事如浮響，空教獨駕歡途窮。章甫縫掖難適越，今人什九競南風。
幾多豪富反顛倒，五陵土俗昔不同。羲娥馳逐莫能閑，幡然鬚髮雪飛蓬。
何以行樂山水間，袖出青囊訪鄭公。認取當來方寸地，付與兒孫學老農。

請林經歷書碑

丑口失其政，五季爭雄豪。四海煎鼎沸，中原生蓬蒿。
十五學書史，二十持干戈。媿琳數百萬，躍馬渡淮河。
冊府榮公命，留守持麾旒。淮人迎笑語，男耕復女譟。
開運入南閩，不敢犯秋毫。峽南道青布，高峰聳巨鰲。
祠堂像伴真，屹屹立山阿。龍首更廟祀，其年號政和。
爾民勤報事，薦以溪沼毛。閱歷四百載，伊途難風波。
判判揚厥靈，序事何其多。談舌久不掉，字字舛且訛。
畫虎反類狗，眾口徒嗷嗷。詩書束高閣，後學失丘軻。
聞公義之材，數紙博白鵝。文章冠當世，出口如懸河。
筆陣掃千軍，籀篆穎與科。銀鉤鳳翼飛，鐵畫龍委蛇。
鑿石作碑碣，著手為擊學。予事與公名，萬古終不磨。

寄南村居士

南村居士，以詩名於江海，亦有年矣。倏起來歸之詠，蓋為母死未葬，故不忍想然而去魯，寄跡鹿山，薄營葬事。一日，袖香有叩於予，予竊古人句為一絕，以勉之。又辱示我以狐白裘《魚鰈集》，柴然滿目。敬就集中，因眾韻以和。正暫呈醜，豈宜緩梓。毋迺以紫亂朱耶，況敢欲知於奇人魁士之流。獲序與跋，褒獎過多，未免效顰，綴緝草堂先生語體古律二十二韻，輒附狐白裘序後，少伸謝臆，呵呵。

萱草久已死，荒蕪孟母鄰。嗚呼就奄空，寂寞灑衣巾。
行李千金贈，征求異俗貧。既今蓬鬢改，減燭翠眉嚬。
畫地來所歷，無家任老身。高天意悽側，為汝鼻酸辛。
本自依迦葉，行歌非隱淪，號山無定鹿，倚杖更隨人。
瓦士傳神語，門庭畏客頻。浮世有定分，況我墮胡塵。
掛席上南斗，危樓望北辰。薰風行應律，滄海闊無津。
交熊遭輕薄，虛懷任屈伸。勸君休歎恨，遇我宿心親。
磨滅余篇翰，逢迎念席珍。吾甘雜靄暉，雙羨畫麒麟。
望帝傳應實，褚公書絕倫。高岑殊緩步，耿賈亦宗臣。
密竹復冬笑，微馨借渚蘋。清談見滋味，側望苦傷神。
鑒徹勞懸鏡，思波起涸鱗。晚看作者意，復以物為春。
晨氣欽有托，知余懶是真。禮加徐孺子，相見幾回新。

代周全擬芙蓉城

羲娥馳逐何邊巡，祇謂絳老不知年。公迺厭世而上仙，孤之不幸孰為憐。
仰天大呼泣漣漣，形僵神喪幾若療。
蓋棺事定倦欲眠，蓮蓮非夢目所眈。宛然容貌笑嗎嗎，屋梁倒照月嬋娟。
鶴冠鶴氅駕龍耕，前有蟬駱後駟駟。
左幢右節舞編鱷，空歌廣樂聲喧闐。松柳門巷鬧市座，迤邐岐分南北阡。
石壁碑銘誰所鐫，螭鸞鉤畫跳復翎。
直道西東殿兩邊，金星斗字應星躔。西日靖善居之偏，東日真一屬太玄。
殿上星燈萬斛蓮，異香馥郁奪龍涎。
問之傍人事可研，指視此處日鈞天。舊有主者但與佗，今當舉代非具員。
俞日公也稱世賢，千劫相遇善因緣。
嘗從眼氏授瓊編，索窮隱頤獲真詮。雨澤霑濡及九泉，復以齋法明且鐸。
功行之數滿三千，名書玉簡柴珠濱。
未肯就位尚遷延，帝言此事有經權。天上差樂亦所便，何必反顧更連蜷。
人人珠履冠貂蟬，鉗緞仙服美更鮮。
束廂西廡序班聯，來來往往飄風煙。上揖下授禮致虔，聲名文物盛四筵。
公生不與物爭妍，未死時刻便昇遷。
厥子服口將執鞭，天階壁立峻極顛。六十力士身披堅，可媽氣燄狂也環。
祇見毛寒栗起肩，魂夢如飛去復返。
蕉鹿之說信有然，幽明一隔甚天淵。往者如斯若逝川，隱若陣側徒憂煎。
未能終養效粥誼，固當致毀軀是捐。
芙蓉城事世所傳，欲追坡老續遺編。吊廬人事百冗纏，笑聲暗啞難儼駢。

我非好弄事談譏，欲示來者知其然。

公之寸地坦而平，種以瓜颺欲綿綿。鉅信天道直如弦，乃蒙帝眷寵且專。嗜欲將至聞必先，欲昌厥後顯厥前。

汝家簪綬藹門填，會將舊物復青氈。惟汝之賢慕參騫，母貞先志自作愆。業精書史力勉旃，切勿他學尚管絃。

公之盛事真福田，世澤之流非涓涓。大廈何止八百祿，席公之庇樂安全。時思奠享進豆遷，以永世事必勤拳。

子之為夢情是牽，伊人所見非倒顛。符合有若根株蓮，事事徵兆葉筵饗。造物無言妙斡旋，示公之德為汝宣。

姑述之事表之棧，旁觀縮手惡亦懂。

贈林東村公

殷辛荼毒娶有蘇，東海上人伏牛漁。祖龍煽怒火其書，硯谷之慘禍可辜。正則彷徨遠女類，願與彭咸日康娛。

鷓夷子皮號陶朱，奚事扁舟浮五湖。精氣沈溺膏液枯，盲聾暗啞甘自愚。批揆之跡常次且，咬哇之聲何嗚嗚。

九包不復托高梧，夜鳴晝伏為馴狐。吁嗟時俗紉秋萸，草下江籬與褐車。天梯石棧名畏途，若比世途猶崎嶇。

渤海大壑號歸墟，若比愛河猶貪污。向時學富盜穿審，孳孳為利衛之徒。坦坦為詐諂吁吁，能鄙相籠甚智祖。

皇帝王霸時事殊，不閑揖遜如唐虞。上宇下宙一遊條，古往今來即須臾。萬熒暮布屬太虛，幽旦繆纏過隙駒。

誰測鴻靈有太初，汪芒之國守封螞。黃龍負出五彩圖，神龜八卦洩天樞。古書陳跡真不誣，休談莊老似虛無。

廟食經年四百餘，昔曾持節守江都。嘉熙聖詔雨露濡，靈濟褒封耀里閭。邇來祠宇歡荒蕪，重新創立大規模。

自作碑文投暗珠，伊誰持重借各譽。如公魁略稱大儒，節概耿耿彌九區。詞鋒筆陳為前驅，三軍褫魄走係昊。

玉篆熒煌為發舒，乞銘求記何躊躇。兩書不報竟何如，作語猶嫌口囁嚅。惟以靈德配堪輿，序事為言予姓徐。

答問造墳

北邙舊墓何景景，城都富貴千年期。碑刻姓名大如斗，問之孫子今有誰。吉凶當年非不卜，造物反覆竟何為。禍福無門人自召，方寸心中是福基。吁嗟世人愚且癡，大家何必隔藩籬。不思自有同宗鬼，況是連理又連枝。興始王陵今何在，葬母寧甘號孝兒。君不見，金陵王氣旺，秦人曾厭之。

後宮生武后，高宗非不知。國家尚如此，人事夫何疑。掘塚焚屍非盛德，己所不欲人勿施。兩家各存陰隱事，上有神明不可欺。

答周世遇問事

南走越，北走胡，西入秦，東入吳，總是英雄大丈夫。
迤邐出門去，手持蓬矢佩桑弧。河陽花富貴，任我自騎驢。
人生交結無老少，情意若蔑孳。昔有陳與雷，今有黃與蘇。
君心我自會，何須卜越巫。

今也一向是亨衢，一飯飽嘉蔬。平安兩字喜家書。

答呂先生問馬米事

葛川老人王方平，偶過東吳訪蔡經。時人不見仙人形，只聞空中車馬聲。
金盤玉盞羅八珍，酒闌一奏雲和笙。須臾乘風仙佩舉，虎駕龍車奔紫清。
遺我一卷名《黃庭》，丹砂本是米化成。五色耀人光且明，仙中日月不留停。

滄海水淺復揚塵，卻吠巴縣橘中人。何為世俗爭抗衡，女髡額黃為何物，
愴忙快賭輸與贏。君不見，冥海有棗大如瓜，瀛山有李大如瓶。

橘中樂何如，棗與李餐之，可以保長生。

勉蔡畫士

人言蔡氏善丹青，虎頭將軍身後身。精粗善惡有標的，風神氣韻得其真。
前年九日來相訪，畫出精兵鬼神狀。
猛士腰間大羽箭，毛髯森森聳人望。東西兩序福祿星，一點一畫猶精神。
文章朱紫滿朝廷，始信儒冠不誤人。
上畫真人朝帝闕，光依日月位星辰。下布雨澤驅雷霆，親承帝旨福生靈。
歸來洞府奏仙樂，袖惹御爐香薄薄。
兩邊問出玉闌干，銀鉤高掛朱簾幕。曲破六么細腰舞，百戲詼諧名意思。
獨有寢殿畫未成，知君好手重毫素。
不可去兮不可去，畫者如君亦可數。一年一年復一年，俱道心堅石也穿。
本來風月不論錢，一飲一啄皆前緣。
卻說只教許氏子，不知桃桂是神仙。舊年傳曲意未盡，今作古詩也勉旅。

答生員問眼疾

人言五蘊俱是賊，豈謂天公慎眼白。寧甘剝剔掛吾門，誰肯效顰誇紫石。
伏生書債猶未償，詛信共王留孔宅。
祇因憂道非憂貧，何為珠淚隕眶睫。一航疾癢莫能搔，邇來赤爛且昏扯。
自愧聰明不及前，精神枯槁越沈溺。
燈前燄燄暈生花，髡髻青黃問綠碧。指認歸鴻歸那處，幸識東西及南北。

明月朧腦罪蟾綜，臺鏡塵埃誰拂拭。
折肱前後幾華陀，金篦點藥針芒麥。莫是疤痕沈膏肓，奚事皮膚頑不入。
滿七除二言何污，笑殺符師弄刀筆。
巫成已死不復生，吉凶禍福謀叵測。料想君心常坦坦，莫道丈人多命薄。
推請其由誰是尤，自號書淫兼傳癖。
懸髻刺肉何不峻，窮年九九竭思力。青衣童失厥守，一夜西風動旁礫。
木葉凋療烈於冬，山林之志夢已缺。
問之叔和何因爾，指下尋之日關脈。微弱浮散那能知，六淫不節氣交逆。
吾非於陵為朋儔，安識李膺三可咽。
聞知神火幹洪鈞，宋陽里子有妙訣。茫茫昧昧本無言，且學團辭試提挈。
熊膽膏盲出肘後，付與先生聊塞責。
先生聲譽馳四海，願求一字為口實。

托東村公作記

維神有記，既蒙篆蓋，欲求一記，發揚其美，以成其志。必須得孫綽之文，然後刻石，護為古體三十八句，自一至十，十復至一。

碑，誌。維神，頗異。非要名，姑序事。雖喜推評，尤幸不棄。血食居一方，名聞傳五季。始於開運甲辰，今則至元癸巳。八千精騎慰閩人，四百餘年立廟地。聰明正直惟德是馨，禍福吉凶由人所致。吁嗟世途蜀道難於天，安事詩書漢王鬥其智。販繒屠狗滔滔樊噲灌嬰，獻冊賦鵬碌碌仲舒賈誼。祖詐相尚鄰里如結雕，狼貪太酷上下交征利。世無常賢贏金一經，誰辨曹娥碑陰八字。仲蒙先生學有傳，簡肅侍郎公其孿。既承鐵畫銀鈎，須得煇章錦思。祠撰江讀文，廟作羅池記。材果無雙，篆成絕四。假人為，發己意。有求，托庇，忱，愧。

錢君行

錯錯錯，何須歌齷齪。錯錯未是錯，無奈世情多薄惡。君莫說，荔子枝頭紅閃爍，赤此吐卯金烏啄。千戶封君良可誇，甕中起舞笑自樂。豐城劍，崑山璞，此語于今空摸抹。豈詹尹之不我靈，抑壺公愚，我以朽索。錯錯錯，何須歌齷齪；錯錯未是錯，今歲在涖灘，明年名作噩。雷聲隱隱天鼓鳴，外龍奮起生頭角。四海蒼生霖雨望，直上天池身跳躍。君莫說，年來苦屯剝，鳥驚曲木魚傷餌，又似寒龜頭入殼。不見老農勤且辛，春耕夏種望秋穫。世事皆如此，心堅石可鑿。錯錯錯，何須歌齷齪；錯錯未是錯，寄言束墅子，林子非是蕉覆鹿。桓譚極論識不經，誰知一箭果然中秋鸚。今日是何朝，指教人過七月朔。後朝是何日，十月二日葉吉卜。風瀟瀟兮，馬躑躅。路遙逼兮，車陵鑠。擔雙仍躡層借問，清源此去更幾里。風土復，何若地闊海冥冥，此有峰巒高卓。

輦人煙虛，閑處是古夾城廓。縣令弩矢作前驅，越賈胡商相屬托。明月珠水，倉玉滿紅，珍異金絲絡。珊瑚碧樹二尺許，更有胡椒八百斛。關市有條章，公征復私榷。所得何多多，氈包席髮載驢駱。祝君勿忘鄰家翁，歸來分我一勺。錯錯錯，何須歌齷齪。而今也要牢把捉，彈暮局面最不干，這回一著是一著。勿作踐君行，此篇為君作。先覺覺後覺，二三子，陳一略。弧矢四方志，誰肯填溝壑。富貴不在天，自立還自卓。殷勤相勉旃，錯不是錯。

偶作可笑

可笑可笑，莫睹其微。格物致知，大學之要。
自然而然，神明之妙。不識不知，冥冥杳杳。
言不吾證，事亦可誚。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如子之才，聲名顯耀。如子之志，山林味嘯。
題相如柱，修城都廟。彼何人斯，志亦不小。
希顏亦顏，誰日不肖。今子之謀，目何其眇。
今而不為，日月旋遠。老之將至，勿謂年少。
自暴自棄，甘牛馬走。吾言書沖，子性自曉。
聊集俚語，真是可笑。

答問事

門重重，松鎖不開封。借問主人翁，卻在西頭不在東。任君且住，消息鰓在通。明朝鵲噪喜情濃，此日再相逢。我髡未蓬鬢，平安兩字，是我家風。那堪月色朦朧，又見嫦娥喚女童。雙成姓董，王母騰空。而今好事，眉開點紅。

答問生活事

用貧求富，請問其維。□伯販脂，張氏賣漿。
那氏濁氏，琦頓周楊。如此數輩，各取其長。
熙熙壤壤，財利之場。古人有言，工不如商。

答陳耨仕問事

魚化龍，禹門消息近。雷聲震動驚百里，此時雨足農務起。借問前村保雪裏，聞道布谷聲聲急。早著工夫龍可喜，龍可喜，又見一番桃李。雲開雨霽，燕子銜泥。對語富貴王孫公子，賞春歸去。爭鬥綺懦純褲，那更有黃金滿塢。金滿塢，陶朱是本塢夷子，改名易姓歸故里。齊門鼓瑟時不遇，回視相印如敝屣。如敝屣，人生周蝶夢栩栩，獎君時光只如許。但存方寸地，分付子孫作主。五、六、七為數，此是前程好處。

贈雕碑者

維神正直未為妖，暗室荒蕪愧坐邀。雖有真材為大用，自慚朽木不堪雕。
慙慙束帛知存禮，慷慨詩囊會奪標。百世其昌皆祖德，異時管取鳳鳴朝。

謝林主簿書碑

古原荒廟歎丘墟，自派源流序姓徐。老卻英雄如土直，誰諳經訓乃薈會。
記雖不得韓公記，書喜猶能柳子書。潤筆愧無金五百，維神陰相子知予。
別蔡畫士

妙手丹青出自然，愷之立本得其傳。工夫子重筆如拙，膠粉濃深色更鮮。
壁上留題名萬古，人情熟分客三千。于今告別多惆悵。薄酒三杯詩一篇。
本宮建壇有四道人現身

四仙化現降明壇，可惜時人別眼看。身披葫蘆開口笑，手持蝙蝠出門寬。
一片雲心輕去住，千年鐵柱老爛珊。汝來問我在何處，我在蓬萊山外山。
贈天王老抄化不遂

能鄙相籠勢使然，靈兮既降饅連蜷。已知秦越藩籬隔，安有陳雷膠漆堅。
四六虛文封醬瓶，再三吉卜費筵奪。勞心休作思君想，且向山中飲石泉。
答問事三首

乞靈微福有其人，辦力輸財未有因。奉佛捨身嗤武帝，詭情尚詐習蠻閩。
莫言植福元無種，祇恐浮軀死化塵。倏忽人生駒過隙，堪嗟趙孟老諄諄。
靜中笑殺世間人，莫識前生後世因。都是業祠來石晉，誰知昔日屬王閩。
萬千富貴揮如夢，多少英雄已化塵。好好力行方便事，不須作語再諄諄。
維神顯德在於人，或者非人天不因。一點英魂吞宇宙，千千古廟壯甌閩。
西碑未立空留記，內壁而今尚染塵。成始成終君子事，何須化筆語諄諄。

答梁氏問遷葬

牛眠已卜陶公穴，白鶴仙人暫降凡。心地允符陰地好，人天敢道我天寬。
果然宗祖靈如在，相爾兒孫達大官。投以木桃報瓊瑰，都來造物亦知還。
上林府判效曹娥體

未蒙君命字書全，袖識曾知涉巨川。里詠塗歌留駟駟，甘棠兩樹憶名賢。
寶殿十奇峰

金鰲峰

曾戴方蓬海上來，盤跚此地不知回。千年卜得鐘神秀，愧乏擎天八柱材。

文筆峰

孤標直上杳鴻濛，遠勢祇疑插架同。此地由來多宦達，扶輿佳氣產文雄。

貪狼峰

斗中七宿煥文明，那得茲山矗地生。我欲飛騰最高頂，永同地舌佐昇平。

蓮花峰

瓊花獻巧遠亭亭，髻佛幽香散窈冥。那得天風飄一葉，也同太乙泛東俱。

方巖峰

石扇嵌空天際開，此中風景勝蓬萊。有時碧落朝元下，暫駐颶輪坐綠苔。

白鹿峰

白鹿來時今幾年，危峰依舊倚青天。閑中不獨談真訣，也覓林僧一問禪。

古城峰

層巔秀色碧籠蔥，古壘無基望不窮。夜半月明天籟響，祇疑一鶴返遼東。

飛蓬峰

蓬島飛從海上來，丹崖翠壁遠崔嵬。吹笙仙子知何在，猶有碧桃千樹開。

紫臺峰

臺峰突出粵江東，鳥道斜分紫翠中。幾度月明仙子降，珊珊環珮振天風。

太平峰

昭世仁風播太平，茲山何幸得佳名。幾回飛上峰頭望，六合悠悠天地清。

真仙八詠圖

鰲嶠真宮

直海嶠湧金鰲，玄宮結構牢。英靈常不替，地位自清高。

夜月沈丹井，春風綻碧桃。一忠扶社稷，丹詔會榮褒。

龍湫飛瀑

千仞龍掀不可梯，飛流直下鮭虹霓。群仙採秀歸來晚，閑弄潺湲漱藥泥。

竹巖霽雪

靈巖留瑞雪，曙色沉開晴。積素涵初旭，凝華耀太清。

低埋探竹偃，高壓老松傾。我欲飛危頂，閑披鶴氅行。

仙嶼靈芝

燦曄煌煌三秀繁，太和風氣產靈根。冥棲此地無由報，採入虞延獻至尊。

青浦歸潮

極浦寒潮落，縈紆一望賒。草根餘亂石，江口露平沙。

鳥蹴青泥破，舟維古柳斜。須臾還復至，從此泛仙槎。

南塘過客

走轂奔蹄競往還，路通南北出閩山。可憐擾擾紅塵者，何似仙宮日月閑。

木嶺樵歌

木嶺樵音返，崎嶇日已沈。悠揚逾曲澗，款迺出重林。

低雜金螭奏，高隨白鶴吟。琳宮無俗韻，聞此豁中襟。

鍾山塢塔

日出鍾山氣候新，浮圖七級湧熒絢。古來福地生賢俊，聖代題名不乏人。

贈徐南村二首

土木假形真可笑，餒將俚語續詩篇。先生不是龐居士，那得燈光徹大千。

自愧調羹無手段，戲將眾物和來香。屠門大嚼知多味，休笑山人蓄莧腸。

玉山品十奇峰

金仙峰

丹竈千年燼已灰，祇留品字石崔嵬。等閑試上山頭望，雲外推青是五臺。

天柱峰

行行行未到山前，忽聽鍾聲破曉煙。突起一峰如壁立，看來力量足擎天。

朝陽峰

當曉石壁插雲端，溜滴泉聲夜氣寒。祇想猿啼天未曉，開門日上已三竿。

三郎峰

釣魚溪上釣魚舟，借問傍人識姓否。笑指此山多雅興，野花啼鳥足追遊。

金爛峰

遠看如畫奪天機，靄靄嵐光映夕暉。領上松杉千古意，那知半夜已傳衣。

起雲峰

迢迢數里轉山隈，曉色朦朧撥未開。搔首青煙迷去路，祇聞山下一聲雷。

寶臺峰

層層疊疊勢崑崖，閣道如天不可階。一點清光常照面，杉風桂月好生涯。

大座峰

雨過嵐光黛染青，石頭路滑少人行。伽趺自得參禪法，何處寒鍾扣曉聲。

玉芷峰

天花一朵未曾開，摘去誰人不送來。直向高峰峰頂坐，時聞香氣透天台。

雙童峰

掛臺明鏡轉清光，玉女當時試曉妝。常似丫頭年少日，青春不老髮蒼蒼。

東澗

溪聲如水潺潺，一向東流去不還。無限世情盡如此，何如沙上白鷗閑。

西澗

山中無事客相過，借問西來意若何。不減不增無堅礙，順流此去透天河。

玉崑

愛山祇愛石巖巖，玉品山來作玉崑。雙澗交流分白鷺，十峰回抱半青拈。

輕雲白裏茶多味，殘月燈前經一函。偶到上方問禪話，料應知我亦非凡。

餞陳道興往龍虎山二首

終南山裏多佳景，無奈功名志未灰。龍虎榜中新姓字，梅花先占百花魁。

薦真推評屬古靈，成人好事是前程。鵲聲為報平安信，聊作篇詩贈子行。

和白雲僧德堅

休說秦隋晉漢唐，三門茅屋白雲鄉。水牛不去偽山老，試問當年燒得香。

偶作四首

靜裏乾坤不計春，非非是是任紛紛。醒原醉白今何在，雲外青山山外雲。
憶昔曾聞歌獲麟，祇言告子好為人。荷花欲語多情態，何似無言花日春。
明月清風何處尋，詩人苦思饅沈除。忘機不管人知會，自有沙鷗信此心。
與子相忘已兩秋，此情不語子知不。青山門外多情態，留與詩人作話頭。

徐仙翰藻卷之七竟

徐仙翰藻卷之八

詞

親睦堂 調臨江仙

書畫琴棋行樂也，一家和氣團團，兒孫戲綵滿堂前。共傾一壺酒，同祝大椿年。心想黃庭鈔訣，芽內養丹田，蓬萊富貴總神仙。名登金字格，袖惹御爐煙。

燕喜堂 調千秋歲

鰲峰勝地，山水多奇異。成羅舊識君須記，麒麟天上種，鸞鴛人問瑞。而今也，男兒果遂棄弧志，年少登科第。猶喜雙親在，長祝願，千千歲。老萊爛戲綵，王母瑤池會，同宴樂，滿堂

笑調金樽醉。

贈沈建翁 調相思引

山嶽精靈發玉融，飛起作鰲峰。山清水秀，喜事頗忽忽。若問前程事與利，但存方寸積陰功。植槐有識，管取作三公。

贈周全 調清平樂

坐堂清秀，得意相攜手。霽月光風隨處有，最好吟詩酌酒，秋來寒露淒涼，何妨淡抹濃妝。更有籬邊黃菊，看看晚節猶香。

調周明 調更漏子

恬淡家風最好，得意池蓮窗草。憑几案，倚闌干，清芳總一航。一堆半輪月，不覺五更時節。燈報喜鵲傳聲來，朝霽晴。

贈林椿 調浣溪沙

是是非非滿世間，不如學道煉仙丹，依然長嘯入深山。三徑就荒誰作主，菊松為友華門關，安身隱處白雲閑。

贈章桂龍 調相見懼

風和日暖二三春，雨晴天紅紫。百花如錦柳如綿，高樓上，珠簾捲。主人家，舊看重來雙燕，任編歷。

贈郭詠舫 調謁金門即喜遷鶯

雲意薄，雨情濃，二月百花紅。來往客，任西東，牛馬不同風。山又青

，水又綠，路遠羊腸九曲。好將心事付來人，五五是前程。

贈鄭汝顯 調應天長

燕子鶯兒相對舞，賴有東君長作主。雨又晴，晴又雨，笑問桃花嬌不語。
日西山，雲薄暮，烏鵲倦飛歸去。欲問前程好處，團圓月三五。

贈天一寺郭以立 調山花子

獨鎖柴門事不關，世間何物等雲閑。莫道無心常出岫，也知還我非姻非霧。
。無中有襄王巫夢，錦衣寒。一辦心香，此是伏住名山。

苔合山僧德潤問綠法 調霜天曉角

虛空飛錫，百丈傳衣鉢。靜聽朝鍾暮鼓聲，火向心頭滅。香滿金爐燕，高峰頂上坐。借問釋迦夫子，如何是阿屎窟。

贈越山寺僧石徑 調點絳脣

一代因緣，學宗興化，聞知法寶聲鈕一價。真實初非假，臨際祖師還，我曾參假。而今也，聞鍾便打，放了鉗槌下。

又 調玉樓春

清爭都來是伏法，花藥欄中做生活。雲門老子大驚人，好把話頭相問答。
這箇因緣無縫塔，還我德山一棒喝。此去西天一萬餘，走去走來要要匝。修宮
栽衣調滿官春脩東牆，補西壁，事事參差不一。人心堅處石能穿，大家同出氣
力。繡羅衣，刺羅裳，費盡千針萬線。工夫多處值錢多，管取聲名高顯。

又 調喜遷鶯

視無影，聽無聲，暗室有神靈。朝非香，夕非燈，方寸可留誠。翻為雲
，覆為雨，世事環回如許。蒼藤古木幾經春，今又一番新。

贈蔡畫士 調洗溪沙

好手丹青世共稱，我曾曲贈畫堂春，誰知妙處會傳神。四體妍媸本無闕
，眼睛不點要存真，長康元豈是癡人。

又 調畫堂春

清風明月不論錢，筆頭氣韻天然。解衣槃礴號真仙，也是機緣。狀出神鬼
并百怪，濃姻淡墨鮮妍，人人都道賽吾賢。

贈長邑人往湖南 調上平西

好孩兒，四方志。丈夫心，騎白馬。偶到花陰情人，對語話懷，杯酒重斟
。相思何處，為情郎再整衣襟。心中曲，手中帕，枕中笛，袋中琴，起來唱作
越吟。床錦字，勸郎須是學蘇秦，好

事如人意，佩印囊金。

贈天王郭東堂之桐城 調菩薩蠻

桐城自有祇陸樹，著衣持鉢修行處。猛省問前程，前程路坦平。莫辭千里

遠，須發菩提願。好事喜完成，真人為保明。

勉蔡畫士 調歸自遙

君不見，三島蓬萊仙，獨占雲中，擁出琉璃殿。籬牆門外白如練，為糙點，時時莫使塵埃染。

苔林君舉問事 調西江月

餒說襄城居士，且言賈島仙材。文章進取有梯媒，都是功名在。拾芥自有兒孫福分，曾知王氏三槐。三郎果是三魁，萬古聲名如在。

贈龍船匠 調西江月

知道攀龍手段，敢呈作揖規模。中秋月夜到天河，平地人皆看我。做出千年聲價，共誇一代風流。錦標送汝作纏頭，也勝豚蹄孟酒。

賽情詩

綺羅香風三月節，一片芳心遊漾。難禁得、起動少年情，發越何妨。按拍調舌，切莫負春光。空六六、總是風流，花市中人物。既是賞花高處立，不須推出門前。

贈閩縣

宣差列宿名流，七閩上宰筆頭。造化陽秋，昔年建邵，父老喜攀留。果是官清如水，甘棠樹蔭雲浮。又聞道南安德政，里詠與塗樞。今來花滿縣，潘君愛惜，且毋綢繆。吾儂行樂也，市井嬉

遊。見說郵亭風月好景，意思試問，知不真有箇錦堤千段，聲價滿皇州。

苔林廷玉問事 調山花子

身後身前不可猜，何妨削髮學如來。如來那處，往天台。大瘦嶺頭緣未到，鏡臺何事拂塵埃。且向高高上頂坐，做生涯。

贈同事五人

聞道江村昨夜雪，又見梅花白。南枝消息報春來，雪與梅花一梯開，好情懷。折梅對雪渾無語，梅雪真如畫，更添月照樓臺。梅花雪月意難猜，兩三盃。
。#1

徐仙翰藻卷之八

#1 本卷有缺詞。見目錄。

徐仙翰藻卷之九

啟玄表真君補職

伏以天門咫尺，初無折檻之忠。師省嚴明，敢有臨軒之請。跼蹐罔措，踴躍不寧。臣某，申謝恭惟元師天師聖位，法授先天道尊，百世宣示盟真之典，永為末學之傳。伏念臣某，領職行科，盟心執戒，山豆敢私謀而獨任，必須先奏而後行。自有典刑，當拱左右手以聽，罔失法度。必分東、西頭之班，無

二爾心，各齊乃位。卜涓穀旦，醺謝羅天，為靈濟真人略表謝忱。恐同壇法眾未遵妙訓，齊心行道，不敢為再三續之。謀罰簡有科，深恐犯千條之峻。

謝玄表真君補職

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惟元帥大法師聖位，功參化育，道達玄微。惟川澤之所汪洋，莫不朝宗於海。然日月之所臨照，誰敢戴盆。望天報效，莫能精純徒竭。罪恐丘山之積，功臧塵埃之微。幸下耳而曲從，於聲言而無棄。伏念某，洞真未達，老耄無能，靖惟薦章，自謂得人。輒加進用於仙階，豈敢貪功而竊位。今徐某等蒙陞品秩，錫以恩麻。含齒食毛，均拜生成之德。舞手蹈足，同傾懼慶之誠，輒敢重言，深虞獲戾。

謝恩表真君奏職

切以捍患禦災，禮既嚴於祀典。建功積善，名宜進於仙階。神雖不可度，思言固當為之敷奏：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聞軒轅皇帝，請問於廣成子，願聞至道之精。散關令尹，從事於李老君，欲究又玄之妙。茫茫乎莫之所在，蕩蕩然吾無能名於太，不終於小。不遺其敦莫樸，其廣若谷，萬物備。廣與時偕行此，為超凡入聖之機，有得守中抱一之學。元陽玉曆，應當探擇其人，太上寶章，凝成自然之氣。世人誦之，則延壽。鬼靈聞之，以昇仙。各存宿命因緣，故不可思議功德。伏念臣心雖慕道，材弗踰人，未能明金丹出鉛入汞之方，輒敢任皂囊奏事封章之責。重念醺首某等，托神之庇，遺我以安里，稱靈濟之祠。性稟聰明之德，義時暘，肅時雨，允符卜玟之占。勳在國，澤在民，猶記豐碑之彌樂盛，可薦黍稷非馨。每遇三元集福之晨，常素一日致齋之戒。仰荷天師之福蔭，俯膺帝命之寵榮，徽號褒崇，大名赫奕，事蔑聞于古，昔美獨備於方今。茲蓋伏遇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穹窿者天，主宰者帝，均囿照臨之下，夙稱覆燾之仁。臣自慚地下蟻蝨之臣，愚而且蠢。恭睹天日龍鳳之表時，然後言，雖神之所依者，有才可以當其職，豈敢素餐而具位，必無生事以希功。揣分過多，感恩不少，猶有紼袍戀戀之意，自知履冰戰戰之虞。伏願雕雕在宮，盛德之祀千百世。襁襁降福，皇極之錫我庶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金闕謝受職表

臣某，伏奉三月朔日，制授臣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主管上清天文院，任宜行事。臣伏以望瞻金闕，伏膺帝命之新名在丹臺，跟進仙班之列，恩光甚寵，驚懼愈隆。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以高上玉清官，逍遙快樂。外有玄真境，朗落光明。象昭日月之重暈，瑞結煙霞之五色。萬神朝禮，三界齊臨。左龍右虎之森羅，前鳳後鸞之鳴唱。此天上之所為樂，非臣下可得而聞。滅度轉輪千機會，悟自合脩齋行道，庶幾證聖成真。伏念神怪茫茫

，塵居汨汨，牲栓以祭，徒知肉食之謀。黍稷非馨，甘受素餐之列，惟有依草附木。初無顯邇之功，誤蒙不次之恩，述屬無靈之鬼。紫微宣詔，帝座臨軒。光近七星，所照凡九千里。位同列宿，其數百十八名，掌司祿於三台，佐文昌於六府。德聚，則賢人慶會。斗覆，則年穀豐登。老人現南極之中天，下協泰階之象，皆帝之力，於臣何功。茲蓋伏遇昊天玉皇上帝玉階下。大德曰生，蓋高在上，雖是無聲無臭，實則有象有形。鼓節麾幢，曾發度人之願。執符御曆，獨開體道之元。丹書泄溫治之精英，綠字薦滎河之祥瑞。雷霆發號，雲漢為章。赫然有臨下之威，付我以右文之選。臣某，劍履上殿，喜君子之得，興衰鮪來朝。效諸侯之薦璧，蒙恩不淺，蒞事惟勤。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玉闕謝受職表

臣某，伏奉三月朔日，制臣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主管下元地府諸院，便宜行事。臣伏以玉闕森嚴，伏拜天墀之近，金書褒獎，特榮地府之除，祇受寵私，不遑啟處，恭列寓步，億萬千里。合四海以同風，周天二十八星，配九州之分莖，三千世界一切眾生，屬星辰日月之所照臨，無林木山川之有高下，均是人也，真為樂哉。願開紫陽雲錦之囊，得度玉室丹臺之內。雖太上不輕授受，幸賤臣所可參聞，夙夜祇壓，精神對越。伏念臣非鬼為韜，依人而行念，欲盡齋戒事帝之心，終未免饕餮不材之誚。石田無用，塵俗未離，誤蒙制誥韶冊之榮，特任社稷人民之寄。勸善懲惡，罰過賞功，有德者名紀南宮，有罪者魂拘北府。掌三島名山之仙籍，領五嶽四續之真司。欽奉載嚴，兢凌罔措。鼯鼠自當量力，巨鱉不足負恩。茲蓋伏遇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萬象流形，寵御極逆。陰慘陽舒之化擅，春生秋殺之權。帝駕翩翩，眾星拱衛。玄都渺渺，七寶莊嚴。瑞開碧落之空歌，仰贊玉皇之眷號。累蒙休命，遂越等夷。自憾何功過，膺抽擢澡身潔，已致蘋蘩蘊藻之誠。卜稼祈年，有黍稷稻粱之慶。下符民願，上答天心。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凌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作禮謹言。

上天師表

伏似德隱南閩，久席雲天之庇。望恩北闕，再瞻日月之光。冊命寵臨，汗顏自訟。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臣聞祠山曾現形於河續，薦膺大帝之封梓，謹嘗降筆於岷峨，侈拜元皇之賀。英烈以孝誠得道，慈濟以樵冶成功，若非發願以度人，何以超凡而入聖，蓋有之矣，豈偶然哉。顧我所行，惟道為大。配自太極之既判，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迨至五劫之云終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茲蓋伏遇正一沖應神化靜應顯佑真君，心能靜應道達，沖玄神而化之，則嘿嘿無為；顯而佑之，則洋洋如在。以輔國安民為念，以垂科立教為心，紫字

金名，標記藥珠之籍。琅函玉檢，譯書鳳篆之文。道法先天，學傳後世。百靈是衛，萬物所宗。太玄十五，天下臨於鬼谷。陽平第一治，上應於角星。靈著古今，事留史傳，非臣下可得思議，此師道所以獨尊。伏念臣某，依人而行，惟神是守。腐草同類，朽木無文。碑銘重辱於柳侯，名謚僅存於晉史。藥石不辨，那知馬浮、牛搜；爐鼎未全，安識龍鉛、虎汞。雖有救物之志，初無經世之材。卜學君平習吉者，姑告之以忠、孝、仁、義，訓遵尼父。尚譏者以戒之，怪力亂神，以此自謀。莫知所效，常謂妄作之罪，無地可逃。豈意不次之恩自天而墜，榮加官秩，踐進仙班，受此以為泰乎，得之誠若驚耳。泛大鯨之海，魄逝魂搖；戴巨鰲之山，德隆恩重。蒞職而後，慎事如初。載揚懺戒之科，自知狂悖，不識經文之旨，尚冀開明，是皆出自師傳，豈敢以為己力。欽崇聖化，宣布仁風。上祝聖壽，效嵩嶽之三呼。下使吾民膺箕疇之傳也久，惟願孫生子，子生孫。椒蘭之禮不恭，獨有道即心，心即道。雖犬馬猶知戀主，豈螻蟻不能致情。臣下情無任望恩，惶悚之至。謹令臣某，錄表陳謝以聞。

謝天師表真君奏職

臣聞道疆，名曰大，自虛靜恬淡，而至於無為。神得一以靈，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發而皆中，誰使之然，毋乃夙幸之因緣，可以乘機而會悟。臣申謝：切見九天靈濟真人，人惟正直，神則聰明。非徒為封土立社之謀，蓋嘗發代天行化之誓。脩齋執戒，素堅金石之心。救物度人，尤甚參苓之效。功烈如彼其盛，文章可得而聞果。承天寵之榮，獲進仙班之上錄，迺參於大洞簡，宜稱於文憑，誰敢謂今受之是，前受之非。喜有得一命而悽，再命而樞。訓辭播告，瞻西去而莫違。父老驚嗟，謂南中之罕見。謹當昭謝，豈日具文。臣領詞意之勤，拳望師尊而拜跪。伏念臣某，忝居末學，濫宰玄科。老而無能，深愧扶杖，作龍鐘之狀。審而後奏，尚虞投風，非切至之辭。仰賴仁慈，俯垂恩寵。茲蓋伏遇三天扶教大法師几前，廣宣大化，普度群倫，為萬世之宗師，作眾生之父母。分別人鬼，黜陟幽明。既取諸公論以得人，必不敢素餐而具位，蓋官占惟先，蔽志龜筮。從卿士，從庶民，從非私昵，必惟其能左右。可大夫，可國人，可罪上干於黃鐵。言輕甚於鴻毛，臣謹具。

上田焦尾表

上言臣所部鄉民，老於農者陳某等連名狀稱：終歲勤勞，民食所仰。豈謂田禾，茂上蝨賊，內外心實憂惶。禮當禳謝，不堪恣怨，敢弗奏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去歲冬間，南雪到地。今年春首，好雨知時。此為隴畝田父之所歎呀，皆曰：豐年美瑞，其有證應。束作之民，亦既勞止。南畝之苗，勃然而興。尚冀秋成，乃祈穀實。胡為焦尾蠹心之梱，誰無救焚拯溺之憂。

若不告於上天，猶恐甚於今日。或者臣之守此土也，全無陰功，是致斯民之失所職歟。莫能自責，跼蹐知懼，懺謝未遑。恭惟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念及黎元，甚於赤子。苟一穀不升，則謂之歉然。一夫不獲，日予之辜。實可哀憐，無所告訴。徒作嗷嗷之狀，莫知善善之因。伏念臣地下之蟻蝨不如為言也，僭田中之螟蟞未去，謂為何求。靖惟帝怒可回，天心可格。秉蝨投火，先為去害之謀。履霜堅冰，略識防微之意。伏願消災肆赦，推恩及人，使愁歎而為樞歌，化妖珍而作祥瑞。實堅、實好、實穎、實栗，有大田多稼之可期。或春、或禴、或籩、或蹂，俾吾民一飯而受賜。臣無任望恩瞻闕，懇切彷徨之至。除已將蝨賊焚瘞外，謹令盟威。臣呂某，錄表陳乞以聞。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

賀聖父瑞旦表正月初二日代鄉人賀

恭以父者，子之所天，其尊可敬，其嚴可畏。王之神也，如求無時不在，無往不通，千載揚靈，一誠歸美。恭惟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以忠報國，用武立功。擇戶授封，常拜碧圭之寵。御王策命，曾開金匱之書。威震淮江，福臨衛郡。昨日獻椒花之頌，紫氣盈庭。今朝獲蓬矢之祥，赤光照室，伏念某等，叨居馬足，欠沐鴻恩。瞻北闕以投情，指南山而祝壽。更冀一堂燕笑，人人存親睦之心。四境升平，在在享神庥之庇。奉表稱賀以聞。

又

正月始和，吉允符於翌旦。九天稱慶，喜共讚於生神。瑞氣雲浮，歡聲雷動。臣某誠懼誠作，頓首頓首申賀，恭惟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好是正直，運乃武文。昔聞江左之名，今闡閩中之跡，四方冠冕。開日月之重華，千載香燈，等乾坤而不老。稽首拜陳於召虎，奉觴敬舉於倪寬。爰習野儀，用伸鄉飲。有尊有卑，有長有幼，莫敢相踰。欲壽欲富，欲逸欲安，各符所禱。謹具表申賀以聞。臣某誠忻誠忭，頓首頓首。下情無任極切勤拳，勤拳謹言。

南宮表代男子祈安作

臣聞大道無為，孰究玄玄之眾妙。生身受度，庶期劫劫以長存。非凡夫可得而聞，惟善人常與之福。切見某，持身儉讓，處性直溫。偶磨礪之北辰，致實沈之作孽。遂伸懇切，果獲安痊。自惟耳順之年，適逢初度，深謂頭童之狀，不及前時。雖老耄以無能，幸明真之有格。經開玉局，無非解厄之文。教演黍珠，盡是度人之典。如是功德，可作津梁。伏念臣檻忝道流，僭行科事。何補元工之萬一，敢陳愚瀆之再三。恭惟南宮上帝聖位，仁廣大慈，功凝不辜。分治九陽之妙，梵結成三洞之靈。文桌籥群生胚胎眾類，既付之形與貌，必保其命，愛其神，使靈根灌溉，枝暢而葉繁；使玄液結凝，源深而流遠。無喜怒一展樂以亂吾性，無是非利害以惑我心。飛度上玄，斷除邪障。刻名丹簡，錄

字青篇。上推太乙之恩，下慰斯民之望。伏願髮可轉白而為黑，外傳不老之方；氣乃回紫而抱黃，內得長生之訣。更冀闔門昌泰，後裔興隆。

又代女人預修作

伏以《黃庭》一經，出於扶桑宮，願聽魏夫人之演說。靈書三卷，降於承華殿，喜得西王母之親傳。可以益等延年，用以垂科立教。伏念臣年瑜耳順，學未足稱，不明離坎於自身，安識乾坤之大化。叨依真蔭，隱宰玄科，重念預修女弟子某，以五漏身，居凡塵世，徒作嘻嘻之笑，幾成善善之墟。功容言德，四教無全。喜怒一辰樂，六情有累。歲逢己亥，適當七夕之初。事錄庚申，猶恐三尸之潛。恭對上天而代奏，截從今日以自新。頂作福因，尚祈陰相。恭惟南昌朱陵上帝、南極長生大帝、好生韓君丈人，化生八景，道貫三靈，說經十過以度人，分治九陽而成氣，巍巍大範，寂寂無宗。伏乞三界齊臨，錄爾功，削爾過，眾真濫度，保其命貴其形，使制劫以長存。敢乘機而悟會，望恩北闕，紀籍南宮，受持黃線白簡之文侈，有紫字金名之刻。降年有永，八千之歲，為春為秋。惠我無疆，百世而昌，又孫又子。上體太上好生之德，下鑒臣下致請之情。

謝師表薦亡功德完滿

聞喜得西昇，經於李老君，依科盟受黃帝問陰符，說於廣成子，信受奉行。若非宿命因緣，安有合仙骨像。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伏念臣犬馬之年，已瑜八十，今雖老矣，尚堪一行。龍鳳之章，學近二三。自謂愚者，必得千慮。領職而後，衛道以嚴。何以律人，先當責己。論材必試，有功者賞，有罪者誅，使人以心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恭惟正一靜應顯佑真君，法傳正一，道達玄微，為萬世之君師，作群生之父母。垂科立教，都天大法師，指迷濟度之方，救苦拔亡，發願慈悲之念。切慮所荐之靈，浮生汨汨，豈無故為誤作之愆。長夜冥冥，莫識出有入無之妙。特憑功德，用作津梁。伏願大道開明，地絕妖氛。天無浮翳，魂神澄正。煙塞死戶，雲開生門。冀及幽陰，俱蒙玄澤。

煉度表

伏以始青天中，宣演《度人經》之法。上皇劫後，盟受生神之章。大運將期，靈文始出。臣誠恐誠恐，伏念臣心猶役物，體未洞真，莫聞能一經龜息之方，深愧鶴髮龍鍾之狀，領詞虔切，勉力奉行。切慮所薦亡靈，汨沒塵浮，牽纏情累，故為誤作，豈無心口意之非。返本還原，莫識精氣神之妙。自取死壞，孰是生方。恭惟九天生神大帝，道貫三靈，化流二景。在東，則有大慈大悲之號。於南昌，則分受度、受煉之司。陰為魄，陽為魂，必陰陽為之淘鑄。火屬心，水屬腎，非水火何以生成。伏乞大造包容，真光洞照，腥羶了然而無滯，枯朽聞之以發煙。骨肉同飛，形神俱足，內想不出，外想不入，永除煩惱之

源。簍氣既立，順氣既生，別有空洞之體。冀諸苦爽，均沐洪恩。

又

度人經典，誦之十過，枯骨更生。生神品目，別以九章，幽魂開度。太上得之，以垂科立教。後學因之，救苦拔亡。恭惟聖位，七紀齊并，三靈共貫，上體乾坤之造化，陰用偶而陽用奇，內明離坎之工夫。水就濕而火就燥，津梁眾苦，日月群迷，誓願逾探，功德無量。伏念臣年來老耄，學甚荒疏；虎汞龍鉛，莫究九轉九成之訣。熊經龜息，未知一呼一吸之方。向領投詞，備充負數。重見孝情之虔切，勉為科事以主行。重念所荐亡魂，昨得生身，今歸死錄，下招魂魄，久為泉曲之遊。叩問髑髏，近得首丘之樂。不經陶釭，何以超異。伏乞三界齊臨眾真降，度俾死魂而受煉，使仙化以成人。妙合而疑，獲遂消貌，播形之類。劫數之週，復歸其一。須憑乘元，逢梵之功。

又

碧落浮黎，演十回度人之法。元陽玉層，出九熙生神之章。自從經教之流傳，迨及宗師而授受。伏念臣恭居後學，繼宰玄科，不明離坎於自身，未識乾坤之造化，領詞虔切，勉力奉行。切慮亡魂，死後生前故為誤作。或者背疽之不救，以為陰譴之有由。魄何所之，孰為護魂而持魄。形非其有，誰能蕩質而鍊形。不仗薰修，何由超度。恭惟聖位，虛極無象，變化自然。洞觀八景之開明，默契七玄而披敬。幽冥得度，擔願逾深。伏乞呼以陰，召以陽，使死魂而受鍊。散以風，潤以雨，俾枯骨以更生。

又

太上垂科，自有度人之典。臣僚散職，初非進表之才。跼路奚云，驚惶罔措。某申謝，恭惟聖位，行天之紀，象帝之光。徒謂其杳杳冥冥，豈知其生生化化。稟氣者，悉回於囊籥。付貌者，皆出於陶鈞。吹朽噓枯，默契陰陽之妙。上炎下潤，仰參水火之功。無形，能播於有形。真宰，自同於不宰。光明偉績，濟度無邊。伏念齋主一辰婦某人，疾首痛心，含冤引淚，探嗟其女之殤。未尚八日，復憚其夫之喪，永訣終天。此恨此情，莫伸莫懇。諒惟文王之澤，可及於枯骨。深愧煉師之學，未卜於靈丹玄科。乃依按於今明，真魄可庶幾而超度。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原其始，友其終。月耀為魄，日耀為魂，注爾生，削爾死。

贖罪表

爵不瀆，刑不試。人皆慕爵，何以畏刑。功惟重，罪惟輕。孰為考功而贖罪，是皆自鞠自。若夫豈不識不知，苟非太上好生，終使爾民遏絕。於是開紫陽之雲錦，懸黍米之寶珠，與之以謝過首愆，為之以拔亡救苦，合符發赦，使三官九署，明檢鬼營說。法聞經使億，曾萬祖飛昇。金闕憑茲功，德作是津梁

。伏念臣齒豁頭童，可厭龍鐘之狀。位卑職小，探虞駑賽之材。領職主行，以言敷奏。夜動之鼠，祇有畏人，大僂之以慚不敬。隕越無地，僥倖自天。敬錮臣下忠懇之私，為見人子孝情之重，今日奉為孝女某，痛念亡考某，自經一死，竟覺三週，累欲追脩，莫符願望。切見亡靈，背疽不救，終為二豎之所迷。心術毋欺，何迺三彭之是漕向者。淳言胥動，謂之陰隱有虧，竟墮冥途，莫知解悟。無奈人鬼之阻問隔，初非耳目之所聞知。在於縲絨之中，公冶長非其罪也。受以董公足辱司馬遷，豈無悔哉。重念臣忝廁陽官，莫知陰憲。為人湔洗，顧已憂惶。聲觸雷霆，有似能鳴之鴉。望窮江海，豈無漏網之魚。蓋呂命嘗審於五罰五刑，而周官亦有此三宥三赦。無以效木蘭之孝，輒敢上緹縈之書。普普如燈焰之蛾，生何所托。景景若喪家之狗，情實可伶。恭惟聖位，發誓慈悲，尋聲赴感，號獨尊於太乙。光普照於三千東極，妙嚴宮曾現紫金之相。太玄無邊際，嘗聞大洞之經。願作眾生緣，能救一切苦。伏乞疾除罪簿，遷神於北府之中。選叔仙僚，飛寫於南宮之上。

徐仙翰藻卷之九竟

徐仙翰藻卷之十

祈安詞四道

伏以仲春二月，厥民祈度彙咸新，昊天上帝不我遺，一心可格，情同眾懇，聽徹九重。伏念某等螻蟻偷生，蛆蛋知感。林林怱怱，雖托居覆載之間。擾擾忽忽，未免有是非之累。反之於心，知過者鮮。稽之於事，作孽者多。常懷恐懼之私，敢賴重一修之力。伏願上下神祇鑒厥德，左之右之。士農工賈樂其生，庶矣富矣。

又

伏以小民無知，常有激福假靈之請。上帝臨汝，必無賞功罰禍之私。苟不我欺，所助者順。伏念□等依山築室，鑿隴為田。烏星畢見於仲春，始勤束作。犬吠相聞於四境，願見太干。自知食力之艱難，敢弗罄誠而醺謝。雖坐井之蛙，難語以大，然戀釜之蟻，可憐其生。伏願或籽或耘，自今以始歲其有。曰安日富，凡情所欲天必從。更冀牛畜之生成，實荷鴻恩而覆育。

又

伏以民情可見，視聽近而自民。帝命不違，齋沐可以祀帝。拳拳有請，赫赫如臨。伏念□等釜蟻貪饕，井蛙寡陋。托生中土，未能人事以稱心。適逢上元，尚冀天官而賜福。特憑羽士，宣演真科。上干斧鐵之嚴，下及茲莽之聽。維今時尚不知昔，幸污俗可與惟新。伏願申之伯，甫之侯，後有興者。彭之壽，陶之富，諒必從之。凡諸動履之間，實荷生成之德。

又年六十遇生日建

伏以道常與善，須明善善之因。情所欲安，已遂安安之願。敬憑羽士，膳進墨詞。伏念某言無足稱，年方耳順。昨有采薪之疾，今蒙勿藥之功。況當十月之交，恰逢初度。實荷維天之命，敢負前盟。冀晚節而康莊，罄誠心而昭謝。功德可稱量也，少儀寅畏之恭。祖考既安樂之，不昧追修之敬。仰祈輔佑，俯賜證明。

謝恩詞女人預修

伏以禮煩則亂，惟至誠可以感神。天誘其衷，日積善必有餘慶。仰干穹聽，俯露柔情。伏念妾某，四德不全，多言何益。字未明於三豕，適當逾六望七之年。聲可誚於一蠅，誠恐自再至於三之續。脫簪待罪，斂衽陳詞，懺除已往之愆，修作方來之福。更冀億曾受度，名隸韓君之司。三壽作朋，願得魯侯之頌。

預修詞婦人建黃籙誥簡

伏以性有進善進惡，婦之愚可以與知。情所欲壽欲安，天之祐吉無不利。俯暫長吉，仰瀆威顏。伏念妻某，慾界牽纏，塵凡汨沒。色聲五漏，豈無獲戾之由。髦髮半斑，幸遇始生之歲。兢惶罔措，懺謝未能。敬涓二月初吉之辰，祇奉三界盟真之典，頂修福果，冀沐恩麻。薦及主君，少篤抱裊之愛。光延老景，更祈戲綵之娛。

賽醮詞

伏以歲逢初度，適當六十之期。情難上通，未免再三之續。禮不可闕，時然後言。伏念某老耄無能，昏迷未悟。適有馬牛之賤疾，實切呼天。今如螻蟻之偷生，豈勝感地。雖善念既形諸口，幸明神為鑒此心。俯伸昭謝之私，仰瀆高明之聽。功德滿就，榮書金籙白簡之名。富壽康寧，用錫洪範箕疇之福。更祈後代，有光前人。

又為父賽許保安祖母

伏以知恩必知報，皇天后土，實聞期言。事死如事生，孝子順孫，當竭其力。特憑清醮，僭瀆真旂。伏念某四歲而孤，三遷有教。昔因祖母，得膏肓難療之疾；惟我先君，深焚溺莫救之憂。雖屢禱于神祇，何返罹於禍變，不幸短命死矣，則已垂涕道之，有願未償，莫知所以。幸數年而使我不之覺，平吾心而勿累于其初。逝者如斯，早諧韓君好生之業。終焉有養，願歌魯侯壽母之詩。

又為妻

伏以病則呼天，誠有不得已者。夢兮為厲，亦求其所以然。俯瀝丹忱，仰干蒼聽。伏念某，命纏中斗，事作參商。慨門戶之艱難，何人口之坎呵。獸不失麗，豈無俗往之情。膠可續絃，未免從新之好。雖有粉黛畫眉之醜，胡為兮

箭射胸之妖。或者綿蘆之憎愛不同，是致藥石之攻理少效。遂許以靈濟真人，宣演九真之懺。願得此太乙天尊，廣發大慈之心。用釋冤愆，以度苦厄。嗟爾前室，早成忝尾之因。保我後人，永奉採繫之職。

又

伏以天明畏明，威於視聽，豈無耳目。事有非有，是毋盟詛，要之鬼神。豈其然乎，可謂愚也。伏念某，嘻嘻失節，蠢蠢何知。寇禦重關，聲不可聞於吠犬。婦言長舌，誠可誚於牝雞。醺所當還，理宜自責。或者患生所忽，莫謂不平則鳴。福善禍淫，甚如影響之速。解冤釋結，幸存懺悔之科。

又

伏以天不可欺，高其目而下其耳。人有所忿，發諸心而形諸言。豈得已哉，求其故也。伏念某為人者，以時思之，念我先君，素得守株之拙。豈期陰賊，反罹下石之憂。愬于上帝，以決是非，果然官司，幸然明白。自慚藝瀆，敢負誓盟。愧惟弊止之卑污，敬就清堂而醺謝。勉強之情，未償萬一。因循而後，又恐二三。過可自新，有如日月既食之復；明將何益，庶無春秋直筆之譏。

建玄都壇詞

伏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恭迎地官，校錄之辰。天之命，下民有嚴。先盡人事齋明之敬，具陳芳蓐，少寓菲誠。伏念某等血氣，均生髮膚，遺體果能犬馬之養，敢忘烏鵲之情。逝者如斯，訛作招魂之些。過而能解，常聞反掌之間。恭按玄科，肅延羽士，修諸功德，作此因緣。伏願三官北酆，明檢鬼營，疾除罪簿。億曾萬祖，飛昇金闕，各有生門。普及沉迷，俱登快樂。

禳灾詞

伏以和氣祥，乖氣異，天難測而靡常。福道長，陰道消，日可期於來復。俯輸卑陋，仰瀆高明。伏念某等幸獲安全，莫能守助。雖衆命有禳灾之請，在小人知耻過之非。莫我敢葵，徒有淵水之恐。云如何里，少涓沼址之恭。爰集道流，具嚴法事。念民情之易見，幸帝怒之可回。伏乞化沙為和，罔有祀寒之恐。俾壽而富，尚祈降福之多。

保福詞

伏以天道不言而善，應嘗輸懇禱之誠。人心所欲，則必從果獲感通之意。銘心知愧，仰德殊深。伏念某，惟神是依，無功可述，重獲天恩之侈，荐膺師寵之榮。昨托陳道興為龍虎之行，果蒙巨庇。今與郭泳翁效口蛩之報，不食前言。雖是民望之所歸，敢謂帝力而何有。更冀錫以圭瓚，上而待詔於紫微，饗以粢盛，下可妥靈於清廟。

建此曰度詞

伏以天尊說教，指明濟度之方。人子思親，首嚴孝敬之道。俯陳丹懇，仰

瀆蒼穹。伏念某，托在塵。凡幸逢末劫，念我生我，鞠尤深覆之恩。然若存若亡，可恨幽明之隔，特憑羽士，爰舉真科。今則宿啟於玄壇，欲以上通於帝闕，少憐懇切，大作證明。吉慶難言，十方數衆之來監度生死，蒙惠千九百人之共傾心，遍及冥塗，俱登道岸。

又

伏以天聽無私，少鑒愚衷之萬一。禮煩則亂，深虞重瀆之再三，毋迺自獲戾乎，誠有不容己者。伏念某虻蚊處性，螻蟻偷生。各具人心，豈無善念。適遇中元節，預先八日以修齋，願結衆生緣。爰舉九朝之普度，仰蒙聖力，俯賜恩光。敢輸昭謝之私，式見始終之敬。更冀五臟清涼，六府調泰。老反壯，少皆強。三界侍衛，五帝司迎。魄昇遷，魂開度。

又

伏以謂天蓋高，實不離於方寸。惟人慎始，猶當戒於亡齋。按黃籙以行科，邇紫情而啟聖。深仗洪蒙之造，大開濟度之方。燭陰暗於幽都下，辭長夜、睹光明於暘谷，人各回春。

第二朝詞

伏以道本難名，即此天之謂道。齋可致，敬涓次日以修齋。傾心罄葵藿之誠降，氣感薰蒿之慘。願垂濟度，普利幽明。逝者如斯，魂歸天，魄歸地。生焉有養，福如海，壽如山。

第三朝詞

伏以事死事生，兩盡尊親之孝。謹終謹始，一尊謹戒之嚴。恩仰荷於九天，禮特修於三日。迄備九朝之道，願開八景之明，生身長存。早刻石室丹臺之字，死魂受煉有憑。金籙白簡之功，遍及幽明，俱蒙薦拔。

建朝拜詞

伏以天聽不遠，常懷方寸之私。人事有終，未免再三之瀆，驚惶罔措，愚昧無知。伏念某幸得人身，常蒙帝眷，洋乎在左，洋乎在右。知所事死，知所事生。特賴薰修，用成朝拜。伏愿東長樂界、西那王國，俱放光明。北泉曲府、南昌上宮，兩全濟度。凡諸情識，俱獲超昇。

散朝拜詞

伏以天道難名，其有聰明。自我人倫攸叙，必以孝敬為先。俯竭哀衷，仰干蒼聽。伏念某托居中土，均其私懷。一蠲齋戒之誠，兩盡尊親之道，念生而有養，莫全溫清之儀。嗟逝者如斯，未免幽明之隔。特憑朝拜之功德，用作出世之津梁。帝聽冒聞，紀爾功，削爾罪，民情可見。推其亡，因其存，爰及幽關，俱登道岸。

又

伏以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如在左右。烝民秉彝，好是懿德，莫不尊親。俯瀝丹忱，仰干穹聽。

伏念某等均為人子，常竭心思念：逝者有如斯乎，而生者未能養也。一步一拜，共瞻泰岳以投誠。三沐三薰，仰賴尊師而奏告。頓使幽明之境，俱蒙濟度之功。人道貴華，少者強，老者壯。死魂受煉，形以立，神以存。遍及冥塗，俱登法果。

女薦父詞

伏以冥冥夜府，深嗟九獄之沉淪。嶢嶢昕庭，後睹五明之朗落。俯攄衷悃，仰瀆員清。伏念妾父，死肉未寒，余音猶響，維人子盡事親之道，何日敢忘。幸天尊發救苦之心，尋聲降感。須仗熏修之力，特伸昭謝之私。伏願五十三年之浮障多艱，悉從蠲，拔百千萬氣於太空無象。願得生成，遍及有情，同登大道。

又

伏以道也難言，千萬億劫，莫名其象。父兮焉往，五十三年，過隙之駒。靖而思之，誰能已者。伏念妾父遭逢沒世，汨沒浮塵。雖衣食粗，足以舒眉，水不疾病遽嬰於發背。天高地迴，誰為續魄以招魂；月冷霜寒，誰不傷心而濺淚。憑茲功德，作是津梁。既荷超昇，敢忘昭謝。伏願三官鼓筆，疾除罪簿，落滅惡根。五帝司迎遊玉京，飛昇金闕。

又

伏以父恩未報，輒憑薦拔之功，帝怒可回。願發慈悲之念，既蒙垂憫，誰敢忘原。伏念妾罪積厥躬，禍延所怙，雖有私情而莫愬，尚祈法相以受持。濯質煉形，已拜朱陵之表，披肝瀝膽，載陳翠刻之詞。覬望逾深，兢惶罔措。伏願耳也，聲也，目也，色也，想知解悟之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獲遂逍遙之樂。冀諸幽苦，用此超昇。

又

伏以女子有行，嘗致歸安之請。吳天罔極，曷勝何怙之憂。俯瀝愚衷，仰干威咫尺。伏念妾父語言若魯，文學稍通。揆諸人事以無虧，胡為造化之見棄。六年居廢，四體如囚，致令二堅之夢於膏肓，或者三彭之禍，生於昏睡。疾之革矣，誰知反席之謀。哭於斯乎，略盡蓋高之責。痛而含恨，直以陳情。幸延康劫後，科教流傳，使閻羅殿下，冤仇釋縛。或憑妙力，用薦生方。伏願相好莊囂，自緣宿命。拔除衆罪，跛痼積逮。即得反形，遊行太虛。遍及幽明，俱蒙解脫。

又

伏以上帝不蠲，盍致小心之敬。無父何怙，莫堪季女之憂。俯瀝卑忱，仰

干高聽。伏念妾父潰疽不救，死肉未寒，或者現於光中，謂有戚戚之容，誰能棄之度外，能無切切之懇。治長非罪，幸公論之難。進曾參殺人，奈猜疑之莫釋。懼憂三載，含恨九泉，若非盡敬以事，天孰謂沉冤之可雪。伏乞赦多生之業，不得拘留迫合鬼群。釋累世之仇，從茲解悟，皆資道力。

又

伏以父嗟彼怙，可堪忍死之憂。女嫁比鄰，不克歸安之願。俯輸丹悃，仰瀆蒼穹。伏念妾父蒞事惟勤，持家以儉。田疇稍闢，廣推吾祖之心。門戶多難，略償諸子之債。知恩莫報，我心孔懷。尚祈晚福，可保頭顱。宜謂半生，祇如泡影。兩旬外病，癰未潰而膽已亡。四七屆期，魂可招而神不昧。欲拜朱陵而度命，須憑羽士以陳詞。幸沐洪床，永蠲宿業，出離泉曲，會知解悟之機。既有天堂，宜在逍遙之境。

又

伏以五內分崩，忍割先君之愛。百身莫報，不堪少女之憂。俯瀝卑忱，仰干高聽。伏念妾父，婚嫁雖了，勤苦如斯。擔未弛於息肩，疾述嬰於發背。露晞星殞，傷心一夢之蓮蓮。日居月諸，轉眼六旬之冉冉。欲歌宋玉招魂之些，敢上緹縈贖罪之書。伏願黑簿除名，早親承於金錄白簡。朱陵拜表，宜受度於火沼水池。遍及沉淪，俱登快樂。

建血盆疏女薦母

伏以羽州八萬四千旬，茫茫無岸。血盆凡五十三佛，願願度人。苟能作是因緣，不可思議功德。伏念妾生為女子，嘗奉母儀。徒懷烏鵲之情，莫效鉅邛之報。四十有九年，音容何在。一百六日，歲月如流，豈不我思。須憑佛力，喚醒槐庭之夢。頓悟前因，好赴蒲觴之筵。用成後果，恭迎三界。遍及十方，照破十八重獄，獄獄皆開。不經百萬億劫，劫劫得度。使真身清淨，何須蘭水以濯纓。使法眼開明，何用金篦而刮膜。自今以始，咸與維新。即拜生成，永無苦惱。閻羅殿下，果蒙地藏菩薩之推恩。兜率宮中，拱聽摩耶夫人之說法。

薦夫及女詞

伏以太上好生，何生也不得其壽。自古有死，此死也，誰憫其魂。扣地莫聞，呼天致請。伏念妾早知薄命，終不適人。念女兒乳臭之口無知，而夫子髮結之恩未久，胡為一疾之莫救，纔經八日，以淪亡，未如之何，徒有終身之恨。魂兮焉往，永為長夜之歸。謹當瀝血以投誠，尚冀察情而贖罪。想功德至重，傳符以金錄白簡之文。諒父子同昇，刻字於玉室丹臺之上。冀諸善趣，均此恩庥。

薦夫與子詞

伏以地迴天長，莫訴冤民之苦。霜寒月玲，誰知嫠婦之悲。未免多言，探虞再瀆。伏念妾生於累劫，遭此兩喪。門楣之喜，竟落虛花藁砧之望，空懷破鏡。既曰修短之數，吾末如之何。未知善惡之由，使我至此極。雖人鬼相為間隔，幸功德可以超昇。少伸愛子之情，式表惜鄉之意。音容如在，徒為想像於空宇之庭，魂魄何之。更冀度命於朱陵之府，應有幽陰之異類，同歸縹渺之大乘。

子薦父詞

伏以臨下有赫，吳天上帝不我遺。事死如生，孝子順孫願自竭。深慚丹瀆，是謂足恭。伏念某幸處人倫，粗承世業。飲泉知脉，盍伸報本之誠。觸景傷情，式表追思之念。雖先人之骨殖安於窀穸，皆神物之指示。獲此機緣，既荷超昇，敢忘昭謝。魄不顧返，遊神於昏昏嘿嘿之鄉。德難可稱錫，我以簡簡襁褓之福，仰憑大道，俯及冥塗。

薦親詞

伏以彼蒼者天如何，贖敢竭以忠。孩提之童愛其親，誰無此孝。自慚再瀆，已具初詞。伏念某等遠慮深思，常懷事死事生之難盡。待人處己，初無有孝有德之可稱。乃朝岳帝，至于泰山，願與衆生，同皈大道。伏願男女莫不傾心，皆護度，咸得長生。鬼神聞此隱語，以昇遷，不經苦惱。

薦父祖詞

伏以天地恩探，實拜覆載生成之德。霜露氣肅，誰無煮蒿悽愴之情。俯瀝丹忱，拜于蒼聽。伏念某塵凡自累，血氣有知。眷念乃父祖母之勤勞，聿懷若考叔氏之訓誨。生事死葬，可謂之孝，盍竭其誠。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將何以報，乃於去冬臘月，許以黃籙大齋，用伸賽設之儀，式表追修之敬。伏願黃華蕩形，玉眸煉質，真科依按於淨明。南宮飛鳥，北府遷神，符命竟通於口。

薦祖詞

伏以人倫攸叙，益蠲孝敬之心。天道有常，實荷生成之德。具嚴法席，俯屈真療。伏念某等塵役世間，生為人後。祖功宗德，保我子孫亦有利哉。心正意誠，質諸鬼神而無，疑矣。少致陳情之請，略伸特醮之儀。自慚瀆告之再三，尚覬以私之萬一。伏願九幽開度，持黃籙之文。八景洞明，獲拜紫金之相。更祈福垂後裔，惠及見存。

真人謝過詞

臣聞人為物之靈，知其過必改其過。神無跡可議，謂之非。何為之非，惟是依人而行，莫免非鬼之謠。重念臣九天金闕聖位，自開運以來，祠尊血食。迨開熙而後，廟顯勅封。雖有依草附木之靈，未知登聖登真之妙。於是修齋執戒，積善建功，蠟進仙班。濫除陰職，署事惟謹，暫德何如。尚慮以藥石救人

，莫辨烏、附、木、苓之性。以文章勸世，莫知魯，愚、亥、承之訛。或龜筮，不克以告。猶或鴻鴈，未能而安集。或祈晴而反雨，稼禍為夏暑之咨。或禱雨而反晴，貽咎作風伯之訟。或曰善惡之有報，何善不能善，惡不能惡，如郭公墟。或謂禍福而動人，何福而不福，禍而不禍，如塞翁馬。或有夭枉而非命者，惑巫言而生謗。或有貧難而不立者，咎鬼淪而無能。或時祭徼惠之徒，莫革其葷腥。或鄉飲假廚於此，有觸其齋戒。使魑魅魍魎之讚乘其釁，使饕餮禱桃之罪無所逃。誠切憂惶，不勝戰慄。幸太上發慈悲之誓，而大道有懺悔之科，恭對聖前，首陳自責。伏乞鼎新革故，肆赦告災。贖其狂聲之往愆，責其驅驅之來效，以鎮靜。為政不敢生事，而希功以勤苦。律身不敢素餐而具位。濟生度死，輔正除邪，勉力奉行，盡忠以報。更冀身入寶珠之內，行必滿於三千。德非黍稷之馨，祀可延於百世。臣下情不勝勤拳極切之至。

謝加封真人詞

伏以巍巍大道之宗，一心歸仰。渺渺大羅之上，三界齊臨。何帝命之眷顧也深，亦神物之聰明不爽。伏念臣歡聲動地，感德自天。爵各有差，已知一十六字之踰越。禮繁則亂，深虞千二百分之週。多詢謀會，同洵美且好。爰舉齋修之敬，用伸昭謝之私。伏乞受祿宜民人，再俾陽功之著。示我顯德行，重加陰職之榮。

又

伏以天常命有德，非德無以動天。聖不知謂神，惟神可入於聖。俯輸丹悃，仰瀆蒼穹。伏念某桑梓連陰，扮榆同社。念靈濟之號，迨今四百餘年，而溥博之仁于示，萬方百姓惟足，民思之罔極。所以師寵之有加，爰集羽流，具嚴菲禮，告盟三界，豈敢負前日之恩。醺謝羅天，庶可表此誠之敬。更冀光臨法席，福錫庶民。

保禾詞

伏以天不言善應，曰雨而雨知時。人有欲必從，祈福而福畢至。俯輸丹懇，仰瀆倉穹。伏念某席庇鴻鈞，偷巢燕幕。其或不恭，自當改過。非外有求，止在彌灾。念既渥優，尚祈既足。既沾之澤，然將安將樂，常懷將恐將懼之憂。乞賜垂憐，敢忘報德。伏願少者皆強老者壯，男女俱得以生成。下無若濕，高無乾杭，徐可期充羨。

又

伏以民以食為天，深恐天心之致譴。夏祈谷千帝，尚期帝怒之可回。下率輿情，上干穹聽。伏念某等仰事俯育謹，然食指之繁，東作西成，甚矣。歲功之垂滿，謂大田多稼之有望。吾意草蟲微孽之間生，賴薰修何由懺謝。況去害迺能興利，然作善必獲降祥。釋之叟叟，需之浮浮，式表菜咸之薦。穫之掙掙

，積之栗栗，預期黍稷之宜。

徐仙翰藻卷之十竟

徐仙翰藻卷之十一

金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三天門下金闕真人宮照得職，任天機省副之權，一任文昌司祿上宰之職，輝騰天上，瑞應人間。況人為萬物之靈，性具五常之體，父慈而教喻，豈在於斲輪。子孝而箴，仰益嚴於喬木。伯仲之簞塤，迭奏室家之琴瑟。允諧友，必心交，則如蕭、朱、王、貢族稱。義重則若邢、晉、應、韓。此風教之所係焉，於人倫不可斲也。毋強凌弱，衆凌寡。毋疎踰戚，卑踰尊。使上冠下履，名分俱存，則斗折衡，太平可覲，將見聲名文物盛於此，是豈玉帛鐘鼓云乎哉。宣化承流，體天道而福。善觀風察俗，在人事以用功。至於黜陟幽明，信必賞罰，其有城隍典者。社令正神，或能使水火而彌災，或能使雨暘而應節，或能使鴻鴈而安集，或能使龜筮而告。猶有德之可稱，有功之有錄，合公舉選，即與遷除。苟冥頑不靈，非鬼為諂。舊染污俗，時謂淫風，穢跡彰聞，知過不改，是汝自生毒，宜灾于厥身。當職體察得知，當日盡行厘革。除已具申三界真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玉闕授仙簡建羅天大醮榜

三天門下玉闕真人當職，一任雷霆玄省簽書，一任南極注生上相。雍和萬化，撫料蒼生。風風人，雨雨人，使寒暑陰陽而變理。衣衣我，食食我，使桑麻穀粟以富殷。結形，則男唱恭，女唱奉。降神，則月為魄，日為魂。各有司存，別分官守，幸因緣之滅度。體道德而垂光，使楊震能以清白而傳家。則畢亦必有公侯而復始，智可及，非愚可及，人與之，亦天與之。至於祈雨祈暘，可以潛天潛地。司農司稼，典絲掌葛，既當其人。司市司貨，考工飾材，不式其業。其有信從邪道，不省本原，致使妖魔間生傷害，是汝自作孽也，雖悔，其可追乎。或魑魅魍魎之精恣行荼毒，或饕餮檮杌之醜崇尚奸回。當職斷不隱容，依律奉行，必使陽有鞭尸之憲，陰有磔體之形剪之以風刀，鼓之以雷斧，人皆由可殺，天之所加誅。其誰之由，非予有咎。況當職以輔正除邪為誓，以濟生度死為功。今有孝子順孫，發心皈向。先令億曾萬祖，隨願超昇。又有五古三塗孤魂滯魄，雖是沉淪日久，咸與沾沐天恩。除已具申三界真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加封敷達上玄門榜

伏以九氣在洞玄之中，惟神是守。十方有無鞅之衆，乘空而來。侍衛我軒，證明大道。香襲雲姻而鬱勃，燈交星月之光輝。遙御九天，特嚴三醮，小心翼翼，以事帝往，惟欽哉。有神洋洋可格，思述所職也。功滿德就，皆即受度

。國安民豐，欣樂太平。凡爾有司，各恭乃職。勅太上之靈水，誦元始之玉文。五帝朝真，臟腑清涼。國一夷養素，羣魔潛形。鬼精滅爽，凶惡潛寧。專此論聞，想宜知悉。故榜。

示齋主文代高功作

切謂有生亦有死，生死殊途。事死如事生，死生一致。凡為人後，豈無人心。況此身此體，又非產於桑中。而乃父乃母，未嘗棄於水上。如或知此，可不思乎。着綵戲於堂前，今之所謂老菜者，何可勝數。被禍哭於道左，今之所謂皋魚者，豈無其人。亦須啜菽飲水，以盡為養之歡。何必枯魚銜索，而致不切之恨。與其椎牛重葬，不如春酒一盃。或憂風木之不停，幸喜天人之有會。如是修齋奉戒，可以起死回骸，其有甘分。而祖有抱孫之愛，豈無知原，而孫無思祖之心。伯見稱焉，何待採蠟珠之日。叔非癡也，奚須騎從馬之時撫育其孤。曾念兄之先世，憐戢其嗣，嘗憫弟之早亡。或合盞之歡，或鼓盆之憂，或髡髦之誓，或齊眉之喜，曰夫曰婦，夙世有因：一死一生，交情乃見。此人倫之為大者，而風教之所係焉。雖曰孩提，莫不愛其親。所恃上帝，有好生之德。弘開濟度，兩利存亡。茲遇中元續玄都之故事，謹同大眾結普度之因緣。使善男善女，各發善心。使無遠無近，本然無礙。功德非常，功德思議，不可思議。仰辱齋官，俯臨法席。雖是皈依道，亦有孝順心。地非有獄，天果有堂，相去不離於咫尺。善積如山，惡深如海，少差易間於高壓。不知我者何求，亦須汝自究竟。伏念某天居末學，濫宰玄科，若非對聖粘鬮，安敢署名具位。雖無度人之量，亦惟遵道而行。同壇稍不吋忠，明科自有罰簡。無增無愛，公非使心正而意誠，庶功滿而德就。如是，如是。知之，知之。億曾萬祖，名叙仙曹，凡五劫乘機之會。六親九族，名登壽域，八千歲為春與秋。特此稟聞，伏惟僉悉。故諭。

諭在會善信榜

茲遇孟秋屆期中元紀節，白帝乘時之運，地官校集之辰，釋氏以此日供盂蘭盆，道家以此日設玄都醮。門同戶異，理一事殊，各以化民成俗為心，各以奉先思孝為念，于期時也，不有思乎。天泱泱兮，氣清清。草□□兮，人寂寂。仰洞庭之月明兮，何悲愁而鬱帶。歌赤壁之風清兮，何泣訴而鳴之。顧影兮，興懷。傷心兮，太息。身體髮膚，吾父母之遺體也，何以報。吾父母田廬衣食，吾祖宗之積德也，何以報。吾祖宗謝太傅叔也，戒約之言，何日敢忘。薛侍中伯也，分張之財，為恩不少。池塘生草之句，此謝臨川所以夢其弟；《春秋》薦蘋之文，此韓昌黎所以憶其兄。抑員外之娣有喪，刻石何恨。黃太史之妹既死，毀壁何冤。鼓盆而歌，難割漆園之愛。汎舟為誓，不爽共姜之盟。此心哉，果何心哉。彼人也，我亦人也。睠言及此，云如之何。長夜悠悠，詐作

續魄招魂之些。大羅渺渺，幸有迴尸起死之方。爾若而人，當發是願，修諸善果，作此良因。況劫數終窮，當別舉一十二萬人，以充神仙職。今功德滿足，願開度七百有餘名，在會男女，靈魂升入無為，轉輪不滅。其有內懷詭詐，外假精純，背義忘恩，傷俗敗教，不崇三寶，不習五常，如彼等人豈無果報。或先貧而後富者，恥言其舊。或先富而後貧者，反怨其先。至於乃祖，乃宗，乃父，乃母，乃叔，乃伯，乃婦，乃夫，乃娣，乃妹，故違制服，視如塗人，若罔聞知，甚至馬牛之風不相及，全無憂戚，甘與鹿豕之畜以為群，致使羊吉若敖之宗，無所托也，其視馬醫夏畦之子，得無愧乎。惟我開方便門，為汝作平等會。無有障礙，與善因緣。使已生、未生，不捨慈悲，隨機應化。使有主、無主，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共赴齋筵，俱登法界。伏願心開悟解，無貪心、嗔心與夫癡心。道合自然，自鬼道、人道，歸于仙道。斯言不妄，毋視泛常。故榜。

師堂補職榜

伏以小心事帝，須知齋戒沐浴之嚴。主善為師，各盡出入起居之敬。洋洋如在，赫赫厥靈。視不見，聽不聞，無名可議。願而恭，亂而敬，顧我所行謹。按金錄簡章，自有玉條。品格分職之法，有六學。爾所知考課之等有三，誠可乃已。耕當問奴，識當問婢。不及私賂，惟其能行者同輿，涉者同舟。各恭爾事，齊乃位。茲告于汝左右，此亦自己工夫。須是整我形像，可以使人讚嘆。惟慎之者，則享祚。故聞之者，以昇口。達使一德，苟或一虧。合舉糾彈之責，必三言而後三拜。敬遵禁戒之文，受簡還像。斷功續過，無賞太輕，無罰太重。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倣無虞，出乎爾，反乎爾。功德至重，始於斯，終於斯。預此聞知，各宜遵體。故榜。

又

伏以立教垂科，所以耳目。斯世設官分職，賴有腹心其人。雖舉爾之所知，必論才於己試。兼收並畜，銖銅不可棄寸鐵，不可遺任賢。去邪鑢鋤知為銛，鉛刀知為鈍。咨示六人六職，須是同德同心，毋錮既往之私讎，毋蹈以前之故步。人誰無過，必能改過。邦有尚刑，亦常贖刑。倣戒無虞，始終如是。出必告，反必面，甚如父母之親。奏以功，試以言，自有君臣之分。故榜。

建黃錄普度齋

伏以冥冥罔測，之謂聖，之謂神。剡剡揚靈，如在左，如在右。既以正直為德，合以濟度為功。仰休太上之慈悲，俯聽本司之關告。益嚴修奉，大作證明。久瞻孔子之牆，暫假陳蕃之榻。鬼言歸也、願入修門。齋以齊之，特為單席。想有欣欣之喜色，必無亹亹之偈人。招而來之，與其進也，使接踵而至，審容膝之，安見如故識如新，乃千載一時之會。遠者來，近者悅，何此強彼

界之方。或講時令之寒暄，或叙親戚之情話，滿堂笑語，連手歌謳。何謂鬼哉，均是人也。班荆而食，脫粟無嫌。間挾私佛，當為傳諭。若不知其所舍，毋乃曠於厥居。賓有禮則擇之，深荷東道聖人之愛。魂應選而度者，同為西那王國之遊。

戒監壇榜

伏口三級以象三才，登降崑施。八方而取八卦，排布森嚴。星為緯，宿為經，天有門，地有戶。絳繩七十二丈，月氣候之流行圖。纂八十一竿，合陽奇之通變。顯額之字大如斗，浮枉之制高如室。光徹闔闔而闔，香擊構櫨而芬苒。雷公駟警蹕，風伯執洪頤。神漠漠而扶傾，帝洋洋而在上。敢有夔魑獠狂之口，魑魅魍魎之妖，輒縱詭隨，自起穢臭，仰依玄律不與赦。原捉影捕聲，如一網之盡兔。窟剪形截，首如齊斧之就蜂腰。殲厥渠魁，勦除餘類毋嚴。霜夜肅蕭蘭共盡，毋狂風火烈，蓬芝俱焚。必使沙礫化作南金，必使瓦石變為和玉。號經的之中，非使獸不為虛兮。然樞樓之神，豈掇蜩自嫌薄術。有官守，有言責，無偏愛，無私讎。衛道以嚴，明壇以現。鬼自凶，仙自吉，素聞欲界之飛空。天無氛，地無塵，載舉大梵之隱語。修齋行道，無邊功德。濟生度死，作大因緣。應有赴會信女善男，亦各致恭盡禮。或有故意犯齋觸戒，是自作孽。奚云母曰掛壁之具文，此乃監壇之本職。如是，如是。欽哉，欽哉。故榜。

戒將吏榜

竊聞朝拜功德，推原其由，始於都統康舍人。以此上報父母劬勞之恩，由是得道，其為孝義，可勝言也哉。後人因之以立存亡之科，考之功德，此為第一義。況人生各有知識，誰無父母，誰無叔伯，誰無兄弟，誰無夫婦，誰無子姪，誰不以身體髮膚為重。生者莫不欲全其天年，無有中傷。死者莫不欲迴生起死，枯骨成人。非此功德，莫能濟度。今之日，奉為某為衆滿散，日前口路朝拜，啟設黃籙告簡，濟度幽明，齋醮一永夜，於中修崇功德。條具不一，非汝將吏，孰為證明。傳符轉檄，非汝將吏，孰為奔走。進表上詞，非汝將吏，孰為騰達。招魂續魄，非汝將吏，孰為追攝。汝等將師，既是駐劄壇前，若彼為御，則此為左。若此為御，則彼為右。同功一體，各恭爾職，無伐善，無施勞，使生者各遂其生，同躋仁壽之域；死者各得其死，同遊快樂之天。生死蒙惠，莫不舉手加額，皆曰汝等將吏之功也。有功之日，名書上清。此太上秘語，必無妄語。其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不義、姦宄、憊相之徒，故意觸犯，使穢德登聞于天，汝其上依玄律，盡行珍滅無遺。育咨爾將吏，齊焉勗哉。故榜。

又

本宮啟建中元玄都齋醮，合委承行將吏，低聲肅靜，依戒奉行，所有告文，合行出給者。

伏口道在太空無象，妙矣難名。將出自己元辰，召之則至。明真有禁，非法不行。靈寶符命，普告九天。元始《赤書》，開張萬範。布五龍神水之五氣，結而為靈。風聚烟召四靈火馬於四方，來者如細雨密霧。城隍拱聽：吾命魔王侍衛我軒，舉太乙之洪頤象，攬槍於燁闕。悌魍魎而潛，魑魅捎夔魑而扶獠狂。巫峽之女，無所眺其情矚。蚩尤之徒，終必化為枯骨。凡爾衆，其惟致告，無起穢以自連辜。一有如此，未或不亡。三而思也，雖悔何及。仰遵玄律，攝付魁歪。剪首截形，俱作龍烹之的。捕聲捉影，斷無漏網之魚。聞之者，膽喪毛寒。見之者，股慄慄伏。食言非信，衛道以嚴。使十玄披散，八景開明。庶三界齊臨，衆真監度。左攻于左，右攻于右。汝作護法正直將軍。後非敢後，先非敢先。汝作監齋平等使者，各恭爾事，尚一乃心，終始惟初，功德最重，上可以薦元府於七廟，下可以超羣力於三途。更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與神俱契，鬼道常自凶，仙道常自吉。使我長存，須至指揮，毋得違錯。故榜。

又

三天門下金闕、玉闕真人宮當職，欽拜玉封，荐膺師寵。羣瞻皆愕，孤跡罕驚。雖蒞事以惟勤，必論才於己誠。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莫能逃正邪賢否之公。獨步難行，獨掌難鳴，必有賴文武施張之略。次爾諸階將吏，洋洋左右，赫赫聲靈，出於有，入於無，瞻在前，忽在後，昔盛名載之青史，文章可得而聞。今英魄竭其精忠，天地所恃以立聞。符即至，聽命無譁。工就規矩，醫辨參苓。先取其長，後取其短。奴執耕稼，婢典爨炊。彼效其力，此效其勞。各懷食椹之好音，豈謂傳餐而無補。在列如黃鍾之應物，動必有聲。撥煩如游刃之發硎，用皆無滯。毋為肝膽楚越，有賴腹心良平。殄滅妖魔，劊城隍而聽令。救度羣品，體太上之好生。敢有幽魅，犯吾禁戒，仰依條律，明示典刑。在外曰奸，虞典有理官之治。負固不服，《周書》行司馬之誅。守衛鄉閭，鎮安社稷，使人人遂欲，逸欲安之願，使家家獲既富既庶之饒。汝無伐善施勞，我乃論功行賞。禮重樂盛之粢，毋作神明羞。時於香火之前，上祝天子壽。各恭爾職，毋曠厥居。故榜。

又

伏呂玉札、丹砂、青芝、赤箭、兼為醫者之收。大梁、小楔、脩榱、短橰，全賴梓人之巧。既精所選，各度其材。咨示直壇將軍、監齋使者，同音相和，同類相求。爾形信直，爾聲信清。侍衛四靈，折衝萬里，使狐狸膽落。奮豺狼當道之威，使狡兔技窮。壯虎豹在山之勢，仁而無敵。用之則行，有事指揮

，遵吾禁約。敢有下官，故氣百厭妖魔，妄肆猖狂，故為觸穢，是剪是伐，如狐鼠之寄旄頭。或縱或擒，如雞雛之在籠內。有輕有重，公是公非，毋神芝雜以腐茵，毋祥禽混以凡羽。天條至密，露檄以聞。今則關泥丸，敷席祇，迓皇輿之翼翼，恭迎帝駕之翩翩。或前舉洪頤，後樹虎旗。或右秉白旄，左麾黃鉞。無越厥命，各齊乃心，其用力也過多。曰論賞，則不靳。功德滿就，為書南宮宿將之名。壽富康寧，少荅東道主人之願。故茲告諭，咸使聞知。故榜。

又代掌科作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陽德者，必有昭名。今九天二真人，名登仙品，職列九天，凡為德之在人心者，可稱量哉。汝等官將，目可得見，耳可得聞，言語可得而交接，決然無惑，晰然無疑。固當一乃心，均乃力，贊成厥功。其有奸險匪人，為鬼為魅，不吉不迪，顛越不恭，以穢自臭者，惟予以爾恭行天罰，輕者攝赴魁罡，重者剪形截首。使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有功之日，當為汝奏告天庭，獲預仙寮散職之司，豈復為人耳目之旗鼓哉。苟或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是汝之過也。真人在天之靈將，有辭于汝，是所謂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藏之，非我之差。各宜體悉。故榜。

示沓邊魏趙刁五帥榜

伏以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誰無焄蒿悽愴之念。皇天后土，神祇上下，少致齋莊中正之誠，仗此因緣，修諸功德。今則道場，潔備法事，初陳切慮一等亡靈，墮落三塗苦趣，無由出離，何以超昇。雖有司存，豈無言責。咨爾貔貅之士，各效鷹犬之勞。為吾關詔，當即來。飛空變化，出無入有，普遍詣幽陰，合屬去處，報括在會所薦亡靈，護送前來，廣為開諭：虎豹之元，不可以久處。載賡淮南小山《招隱》之詩。江魚之腹不可以淹留，爰誦長沙太傅《吊魂》之賦。旌儒之頌，吾誰作。使咸陽之枯骨更生戰場之文，吾誰歌。使長平之冤魂釋縛，十九載旃毛已盡。蘇子卿果得鴈乎，一千年華表猶存。丁令威非真鶴也，此張翰之所以動蓴鱸之興，此陶潛所以傷松菊之情。魂兮，魂兮，反故居。時哉，時哉，不可失。繼今而後，咸與維新。仰荷慈悲，俯垂原宥。令設金雞，門外已占。驛馬星流，既無狼子野心。梗化之鄙，夫取責牛頭。獄吏遵稟之文狀。雖縲紲之中，非其罪也。然衣冠之象，使民耻之，毋得拘留，盡行釋放。法門方便，孰肯度關，為狗盜之謀。仙路逍遙，誰復假道，效祖愚之詐。世界如彼其大，魂魄更欲何之。牛秀才失道之迷，薄姬豈得為魅色。丈人中途之醉，扶奇輒敢興妖。毋厄於陳、蔡之圖，毋因於臧、倉之阻。敢有小鬼妄行，邀當仰遵玄律，捉縛來呈。汝往欽哉。與其進也，有功之日，書名于天，三界侍衛，五帝司迎，亦不為陋。九幽旋魂，七祖出夜，普度無窮。須至指

揮，毋惹違慢。故榜。

散血盆會右語

伏以羽州池闊八萬四千旬，無邊無際，無涯無岸。普光會上五十三佛，大聖大願，大慈大悲。既弘開濟生渡死之法門，可不作過去未來之因果。伏念某等，生閻浮世為婦人身，自惟養男育女之時，豈無熏天觸地之穢。未遑懺雪，如履薄冰。誠恐庚申之辰，妄數其罪。始於癸巳之歲，思免厥愆。或報母恩，或修己福，或願生淨土，或預作津梁。幸功德之數周，冀存亡之兩利。瓦三月三日，金人見曲水之祥，有同號同名釋迦，顯靈山之相，開經說法，發誓度人，端請德士四五員，啟設道場一永夜。業鏡臺前，閻羅殿上，至心頂禮救苦道師。鉢盂庵內，王舍案邊，稽首皈依目連菩薩。供養十方賢聖，荅迎八位慈尊，回向法筵聖衆。遍周天地水府，開通道路。召請魂靈，指認白雲。卿呪獻甘露食，蓮燈照破九九重獄之黑暗，蘭湯洗出六六骨節之清涼。別置焦面鬼王夜齋，普施阿修羅道等衆，廣及孤魂滯魄、無道五苦三塗。凡爾有情，俱成正覺。授戒而後，給牒為憑。伏願薦亡者，魂為西域之遊，親睹觀音於琉璃苑。預修者，壽比南山之固，侍宴王母於瑤瑤池。佛日增輝，人天快樂。

建血盆道場告論文

伏以招魂續魄，況當三月三日，泗洲初度之辰，利人濟物，現出千手千眼補陀自在之相，發誓為救苦菩薩化身，作焦面鬼王。諸佛弟子等，欲問前世因。復坐，吾語汝：吞炭漆身，愚也，詐矣。獻璞則足，何以行之。嚼齒而碎者，勇立武功。吞舌而死者，耻言國事。雖名字載諸史冊，無能磨滅，然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汨羅江上水蒼蒼，首陽山之風凜凜。潮州八千里，流落於蠻烟毒霧之鄉。海上十九年，鬱邑於朔雪漠沙之外，埋冤莫訴，節義為高。魯侯之伯，托夢於燕昭王。槃瓠之種，見名於高辛氏，令威化鶴，良姊為貓，雖曰有人心，不雖畜生道。腰金袍紫於我，何有簞食瓢飲，不堪其憂。趨廡走養，為人之奴；涉經獵史，為士也肆。一貴一賤，孰非。暮行雨，朝行雲，往事想巫山之夢。膏吾車，秣吾馬，情魂從盤谷之遊。隻履嶺頭翩翩兮，何之。玉棺堂前詡詡兮，焉往。單葬於虎，將喪於蛇，若敖之鬼無依。於陵之子不死，彼何人斯劫劫受苦。而今死矣，色色俱空。八萬四千類，蠕動肖翹。三百六十屬，羽毛鱗甲。曾聞鵠鵠，念彼彌陀佛。又有蛤蜊，托化觀世音。雀會彈經，鵝能聽法。今之夜，齋主某人等，祇就靈濟東宮餘慶堂，啟設道場一永夜，別置斛食，大開法門。凡爾有情無情，何分先覺後覺。既來趨赴，作甚麼生。君子無所爭，仁人無宿怨，無川黨落黨。自為標榜，無人相、我相。各立藩籬，無嗔，無癡，無好，無惡。親鬼大，故鬼小無窮，鷸蚌之勢互相吞。君海北，我海南，無謂馬牛之風不相及。都來三千大世界，安有七十二等人。善哉

，善哉。如是，如是。野無餓莩，佛有慈悲。濁濯足，清濯纓，與其潔也，與其進也。寒為衣，飢為食，不亦樂乎，不亦悅乎。跳出鬼門關，認取天堂路，毋為戒律，反墮迷塗。信受奉行，汝宜謗聽。故榜。

散朝拜門榜

伏呂鬼言歸也，既知死，未知生。齋以齊之，弗患寡，患不及。爰修單席，遍召十方，于于焉而來，洋洋乎如在。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若有情，若無情。若非有情，若非無情。若老，若幼，各序尊卑。若貴，若賤，毋分高下。我發慈悲，願汝生清淨心、五色綵雲。夜須聽南宮羽林之說法。八味天廚食，須聽西域王母之講經。何待被薜荔兮，披離。何待餐菊英兮，惟悴。歸依道寶，出離鬼官。均蒙濟度之仁，永絕沉淪之苦。一洒甘露水，既優，既渥，既足，既沾。同上始青天，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普度功德右語

伏呂瞻彼岵山，比南山而祝壽。朝于岳府，拜紫府而紀名。三月三日，天朗氣清，六報六識塵除垢淨。種善果於靈山會上，生金蓮於羽州池中。秉草招魂，薦亡靈者，獲睹摩耶之相。蹙花垂鬢，彼美人兮，願從泰國之遊。用作津梁，永為符券。故牒。

諭南北廟亡魂榜

伏呂明為人，幽為鬼，惟鬼則靈魄歸地。魂歸天，有天可格。式憑科典，廣設齋筵，欲結衆生緣，願假方寸地，毋曰井谷之水，不可以濟群魚。幸喜松栢之山，亦足以棲衆鳥，必無我外。特與先容，秉蘭草，以除不祥。散花林，以揚大梵。燈燭交輝於夜月，幡幢鼓舞於曉風。我欲輔之魂兮，何莫由斯道也。食乎稻，衣乎錦，豈無溫飽之心。味吾馬，膏吾車，以遂倘洋之願，豈忍一夫向隅而泣。如是千里，不遠而來。蛟龍之窟，直送舟航。虎豹之關，大開鎖鑰。各安汝止，亦何疑乎。雖髑髏之夢，非人世之春秋，苟肝膽之失，是自家之楚越。都是鄰里，都是親知，何有藩籬，何有彼此。先行告諭，毋得喧譁。合仰主地明王，權作勸善菩薩。上皇天，下后土，實聞孝子順孫之言。南火沼，北水池，自得濯形煉質之妙。無分貴賤，咸使超昇。故榜。

諭亡魂榜

伏呂生非汝有，自今起死以回生。道本無為，從此歸心而向道。乘機悟會，宿命因緣，功德不可稱量。神仙最為快樂，東有雲萊之洞，青丘之室；西有天墉之城，玄圃之臺；南有青都之山，流火之宮；北有太玄之府，紫虛之館。來今往古，不計數千餘年。此界彼疆，相去幾百萬里。凡夫不可得而到，卑俗不可得而聞。十方大聖遊息之鄉，三界高真者會之所。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衣食自然，形容端正，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是無非，無人無我，無取無

與，無愛無憎。生其所生，未嘗終。形其所形，未嘗有。世世不絕，劫劫長存。日月常明，風雨常節。四時常若，五穀常登。奇花甘菜，各異其名。靈芝瑞草，莫形其狀。五色而文者不少，九色之鳳三足。曰賁者，猶多百歲之龜。玉狗夜鳴，金雞曉唱。雲山渺渺，江水泱泱。設著這箇乾坤，又是一般風景。杳杳冥冥、無涯之際。渾渾淪淪，未判之天。自謂羲皇上人，豈料羸到未劫。若生於此，長於此，不樂矣乎，悅矣乎。汝等亡靈，欲問彼間世界，我聞妙法，可作此處津梁，好結衆生緣。啟設玄都醮，道場肅靜溟漠。開通召天醫牒，神虎演童子。科行混元扎，朝方懺悔，受戒傳符。普獻十王，昭謝三界。宣說像文，開誦經典。燈光照破黑暗界，斛食普施無礙齋。沐浴華池，洗卻舊年浮翳。開通冥路，且辨今日行程。切勿回頭，穩宜着步。地去五丈，青一黍米珠懸在空玄之中。天開九重，由大浮黎土逕，上始青之。上言斯信矣，汝其聽之。故榜。

又

維持金神按節，少嚟行權。中元為校籍之辰，七日乃慶生之會。按荊楚歲時，有此遺事。使人物風景，觸然興懷。庭葉落兮，嘆日月之幾何。露氣肅兮，願形影而自悼。往者不能返，逝者何可追。擬作宋玉招魂之歌、猶恐來兮不可以托。欲效賈誼吊魂之賦，吁嗟已矣，其不吾知。今欲問生方，先入普度會。太上有救苦拔亡之曲典，《靈寶》有迴生起死之科，此為出世之要津，可以乘機而悟道，方其始也。何謂之生，何謂之死，及其至也，亦無其死，亦無其生。今有齋主某？發如是念，願開方便之門。爾若有靈，可躡皈依。徑峴山垂涕，魂當登此。右社封還，魂無不之既降。齋筵毋拘塵世，東有罔買之野，西有沉默之鄉，南有崑崙之庭，北有玄元之府。看來只在方寸地，直去便是始青天。自去自來，無罣無礙。集無鞅數衆身，入黍米於虛空。召童子五方，手執蓮花而引路。故茲戒諭，相爾聞知。故榜？

散朝拜諭下界榜

李道官焚簡，此為張姬解觥之緣由。功曹說經時，乃莫毋超昇之徑。事形傳記，靈播古今。嗟爾六道幽關、三塗苦趣，冥冥長夜，莫瞻日月之光中。劫劫多生，安識烟霞之物表。今夜今時，來趨法會，于左于右，各整容儀。自有尊卑，初無貴賤。越南、胡北，何分汝人、戎人。朝四暮三，寧有新鬼舊鬼。既然傾蓋以序陳雷之好，不須隨幟以分牛厚之朋。我有真言，你宜諦聽，採薇為食者，何如食天廚之食。製荷為衣者，何如衣雲絲之衣。雖蘇內翰之才，猶切飢寒。豈王狀元之志，不在溫飽。且將一點清魂水，遍作大千甘露門，浮黎直遠始青天，自有色界至無色界。泰山便是東岳府，由小天門入大天門。毋墮迷途，同皈大道。

又

嗟爾孤魂，生兮若浮，死兮若休，又何必以口體為累哉。毋乃魂魄未有所歸，故為此想。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吾觀此詩之旨，是豈肥甘不足於口歟。織成雲霧紫絹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吾味此之旨，是豈輕暖不足於體歟。天仙之事，吾固不敢議。若夫神道，未免依人而行，必以粢盛而供祭祀，必以幣帛而充莫瘞。然則粢盛、幣帛，其為神之所資者乎。故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大聖大賢所以形於言，著於書，蓋為人類設也。翳桑之餓，願為介士。綈袍之戀，幾失主人。縷屨辟纁，何其廉。製荷餐菊，何其清。蓋衣食於人之所仰，不容一朝闕也。甚矣，平沙無恨，黯然慘淡。寄身鋒鏑，天地為愁。骨為異鄉之土，魂為鄰國之鬼，吊祭不至，將如之何。衛成公之夢康叔，曰：相奪予享。若敖之鬼，不其餒而祀，命不常將，如之何。又況螳娘捕蟬，韓盧攫狡兔，雞啄虫蟻、膺鷗搏鼠雀，抵為食忙，初無惡念。金衣公子、烏衣主人、文成新錦之機、重傳秦臺之粉，雖曰無知，亦各欲致身於榮貴。蜂之藹，蠅之營管，蚊之嚙喝，蝨之咀嚼，蟻之戀釜，蛾之赴火，胎卵濕化，莫生貪生，無他焉，各以性命為重。既知性命，必有知識，何不回心向道。今之夜，食我法食，衣我法衣，聽我法言，使三千大千法界之內，一切有主無主、有想無想、有形無形十類孤魂，毋起貪著念，毋生疑忌意，無作人我相，如是，如是，盡為超度，徑往生方。南遊罔買之野，北息沉默之鄉，西家冥冥之域，東貫鴻濛之光。上無天，下無地，逍遙自在，豈不樂哉。故茲告諭，咸使通知。故榜。

建盂蘭盆會諭下界榜

伏呂子生孫，孫又生子，敢忘世世養育之恩。人為鬼，鬼復為人，未免劫劫輪迴之苦。惟此功德，最為第一。

都來世界。自有三千。今有齋主某等，恭遇地官大赦之辰，啟建天尊玄都之會。既謹終追遠之是念，豈舉斯加彼之不能。遍召十類孤魂，為度一切苦厄，雖寒者為衣，飢者為食，然也若浮，死也若休，胡為來哉。各安汝止，毋恃強凌弱，述興晉楚之兵。毋挾怨報讎，常蓄吳越之恨。毋舟中敵國，毋室內操戈，毋兩虎共鬪勢不供，毋效昆蟲相嗜自罹厥害。與其爾自爾我，何如大家剖破藩籬。說著色非色空非空，便見彼岸全無風浪。惟孝子乃能錫類，而仁人不憚設施。始雖及於我曹，終忍遺於爾衆。黑暗界中，翻作一筋斗，便得起身鬱蕭臺上。認取百丈階，穩宜著腳迎。遵玄律，毋墮迷途。

諭下界榜

伏吕食可適於口，則有膏粱之精，芻豢之羶。衣以華其身，則有麻直之賤，狐貉之貴。惟人焉，不容闕此。於鬼也，豈得聞歟。嗟爾蠢蠢，四生茫茫。六道聽之無聲，無聲則無口，雖有食，烏得而食之。視之無形，無形則無身，雖有衣何從而衣也。胡乃墮沉淪之苦，是皆起貪着之心。晉公之托聲為牛，蓋有聲則有口，所仰者食。夫生之化形為豕，蓋有形則有身，莫去者衣。夫苟迫於饑寒，奚暇治乎禮義。既來這裏，當作麼生，毋特鈍槌捶利錐。夫人各有所短，毋厭老拳飽毒乎。君子亦何所爭，毋韓盧、東郭相困於前，毋黃雀、螳螂互吞于後。必如陸抗、羊祜，使吳晉而釋冤條。必如由余、子口使胡越而結昆弟。何妨傾蓋，可與班荆步亦趨，亦趨必後長者。來者來，去者去，各問生方。我推溫飽之仁，汝滅凍餒之狀。神燈遍照如日，天上共睹光明。法水普沾如雨，空中咸蒙潤澤。營諸功德，作此津梁。攜手玉階，與其絮，與其進。刻石金錄，孰為後，孰為先。且作平等王，來赴無遮會。合行告諭，毋至喧譁。故榜。

又

伏吕漠漠重扃，冥冥長夜，未說千般浩浩，且言六道茫茫。四空無色，未色荒唐。三界有情，不離幻化。橘中戲象，豈無變詐之欺。蓮內留環，難絕恩情之想。應諸法界，名曰天仙，猶有人心，而況神道。山川古跡，壇社靈祠，鍾動猿鳴，廟素尊於南岳。石鑿馬鐵夢，果應於‘黃牛。縱號神通，猶存血食。至於有目有耳者，誰甘為之視聽。有口有體者，孰肯困於饑寒。豈不步思，必無所欲。捧璧歸者，璧今安在。獻國死者，國亦何愚。潮陽之馬不前，動有八千里路。海上之紙不乳，筭來一十九年。戈未枕，而亡其戈。楫未擊，而失其楫。雖魂魄不同朽木，然功名總是虛花。或不以富貴而關心，或不以是非而入耳，漱流枕石，釣月耕雲。丹鼎雖存，而爐烟已成灰燼。禪龕雖在，而骨像已化塵埃。更有九流醫卜之徒，百伎優伶之輩，以侏儒為戲，莫逃孔子之誅。以巫覡為妖，莫免穆公之慕。險竿躍劍，以危致命。鑽龜打瓦，何不自靈。機穽行奸弄，何須於力。筆貨泉爭利美，何及於舟車。雖曰同生，那知死異。其有臨軍受敵，報國捐軀，舌可斷而目猶嗔，囟可陷而身不屈。炎上山之火焰焰，非豈獨於一蛇。汨羅江之水茫茫，居不群於衆。烏不知去，就此由所之被醢。莫別嫌疑，此衡之所就烹。效顰之聲者，其計已窮。捕蛇之役者，其存無幾。財多害己，謾誇金名之饒。色久傷身，徒有蛾眉之恨。滔滔皆是，啞啞何言。嗟爾曹不遂生方，何無罪而就死地。若夫張頤待哺，可羞承腹之膨脝。露體赤身，深愧鶉衣之藍縷。口之削者，甚於烏啄。項之長者，幾似鶴形。峽山之女，常悟為猿。涪村之民，奚變成虎。或含胎卵而生濕化，或披鱗甲而帶羽毛。雖無人心，亦有向道心，是謂鬼道及爾畜生道。凡爾有名無名之類，至於

有主無主之魂，胡為來哉，亦有以也。毋卑踰尊，疏踰戚。毋強欺弱，衆欺孤。必如魚以沫相濡，勿效獸之窮則搏。南海、北海，豈曰俗之有殊風。秦人、越人，豈其心之不加戚。班荆而言，傾蓋如新。且作平等王，來赴普度會。足衣飽食，不亦悅乎，不亦樂乎。澡德浴身，與其潔也，與其進也。舉身道岸，携手仙階。的不虛文，各宜諦聽。故榜。

孤魂榜

人生之所以靈萬物者，知其有天地覆育之功，必有霜露悽愴之念。造化之所以成庶類者，雖曰無日月照臨之私，豈無雷霆震怒之威。今之日，謹有奉道梁某，聿懷乃考作室之勞，眷念乃祖分甘之愛，祖母撫育之恩猶未報，叔公獎訓之言不敢忘。昨就白水之原，用決青烏之卜，營求葬事，曲致孝情，許以追修，冀其利澤。不圖至於今日，誠恐負是前盟，謹涓橙黃橘綠之辰，略獻□□粢盛之敬。仰承行官將，各整肅威儀，先為洒淨靈壇，次為招諭下界。其桀犬梗戾喫狗狺，包藏逆謀，參會凶德，侵氛其氣，豺武其心。鼠牙竊瞰於崇墉，螳臂僭窺於隆隧，不知去，就如彼痴駘。眾怒靡容，神靈斯赫，仰依玄律，攝付魁罡。若夫可閔之孤魂，無告之滯魄，既來赴會，堂作麼生。好結歡喜緣，毋生人我相。昔日之冤連，盡行解釋。今朝之情話，略叙調繆。或曾為故舊之交，或托在比鄰之契，臭與芝蘭而俱化，堅同金石以不渝。以此自謀其身，吾亦不辜所望。饑者，當為之食，豈常枯瘦而自知。寒者，當為之衣，不復裸裎於我側。以滄浪之水，為汝濯足。以潔徹之泉，為汝滌心。庶幾悟會以超昇，萬物執迷以顛倒。接武玉階之上，雲層峨峨，遙瞻金闕之光。仙源渺渺，與其進也，不亦樂乎。須至指揮，各宜體悉。

又

陽形、陰憲，初無異律，本自一般。天堂、地獄，相去幾何，不爭方寸。道家者流，嘗謂有此。君子之論，必曰無之。今之日，奉道女弟子某，痛念老君某生死有期，無素背疽之不治，幽冥異路，未免心惑於浮言。不仗熏修，何由超度。咨示監齋使者、直價將軍、走狗、飛鷹，屬我發蹤而指示。妖狐、惡鳥，使之遠舉而高飛，霽月開明，氛授須臾，上通三界，下達九泉，應有幽囚，仰遵赦令。取責文狀於牛頭獄卒，毋生毒害，如狼子野心。剉碓湯火之刑，出何刑典。火床鐵冊之法，有甚法書。叩頭無地以稱冤，仰口籲天而無路。合行疏放，不得拘留。其有滯魄、孤魂、四生、六道，同赴法會，共結良因。毋以卑踰尊，毋特強凌弱，毋爾自爾我，自我焉能免哉。毋北自北，南自南，不相及也。欣欣有喜，近者悅，遠者依。于于而來，前者呼，後者應。駢肩笑語，連手歌謳。各起慈悲是曰平等。清濯纓，濁濯足，誰能語世混為泥塗。飢為食，寒為衣，平生立志豈在溫飽。既歸大道，可問生方。出離鬼門，得度

我界。時哉，弗可失，其可不乘天人慶會之機。魂兮，歸去來，此去便是道德虛無之說。

又

嗚呼，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者，身以無形為主。昏昏嘿嘿，杳杳冥冥，吾固不得而強名亡靈。三十七年春秋，未知何歸歟之興，遽止於斯乎。載詰其由，亦有以也。昨因女子之疾弗廖，或於妖妄之言狂妄，心煩而意亂，惘惘忽忽，如夢如醉，如炎風之扇毒，如蠻霧之塵埋。逡巡而反，豈期二堅之崇，竊發於膏肓。加以女子之夭喪，怨慕泣訴，愈深沉溺，是以緩和不治。象縣不靈，黃墟山外，竟不知其所歸。闔晦開明，瞬目之五日。日又日，月又月，愈去愈遠。不虧道力，孰指迷之，而由是道之歸也。霜寒月冷，孤鳥悲鳴，此時此情，汝等將變。雖有豪傑精悍之氣，木石其心，豈可忽然不為孤兒寡婦長太息哉。固當發慈悲心，證明修奉，守護呵禁，毋縱邪道，以生穢濁。使亡靈獲歸於道，功莫大焉。若夫天道、人道、神、道、地獄道、鬼道、畜生道，寥寂杳邈，與道相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又向必起貪嗔癡之想，為人間世之營營。既來這裏，當作麼生。衣而汝衣，無復號寒。食為汝食，無復啼饑。而今而後，當聞解悟。東方不可以托，南方不可以止，西方流沙，北方飛雪，不可以久居，可不回心向道。汝等亡靈，同登道岸，雖風乎，舞雩之樂，不能過也。知之。故榜。

又

伏呂生死者，晝夜之常，既往古來今之何極。鬼神者，陰陽之道，嘆要終原始之無窮。蓋因善惡一念之殊，遂致苦樂兩途之異。冥心昧理，逐影迷真。幸逢聖世，建普度之科，啟玄教導揚之典，式展尊親之敬，弘推利濟之仁。大德如茲，良緣難遇。汝孤魂等，流浪冥蹤，棲遲長夜，未說千般浩浩，要知六道茫茫。論彼執迷，則逐物而累物。觀其纏繞，則以形而負形。沉淪幽暗之途，零落賡涼之境。或叫號於星月之下，或嘯吟於風雨之中。既吊祭之不聞，且葬埋之無所。天涯海角，望親故以何依。芳草斜陽，悵鄉關其不返。興言及此，良切哀矜。賴明裡修金錄之齋，而太上啟丹陵之府，開汝等往生之妙法，濟汝等以出死之良因。滌汝慮，洗汝心，咸聽九真之戒。煖汝衣，飽汝食，俱離五苦之煩，永遂逍遙，更無掛礙。故榜。

徐仙翰藻卷之十一竟

徐仙翰藻卷之十二

修靈濟宮疏

竊見本宮修造，經行六載。邇來東池，水更竭矣，不作神人臨美之樂。屋上口瓦，闕少萬餘。遠近乞靈，言苦不少，豈無樂施之心。

伏以築室三年，難塞道傍之議。為山九仞，不容一簣之虧。惟我真人，既明且靈。凡爾同志，謹終如始。斯宮是作，厥功告成。奈東池復有水涸之虞，於西銘豈無屋漏之愧。滿眼十方，都是施主。舉頭三尺，便有神明。毋曰醴酒不設於茅明，既灌之餘，或者木桂可補於藥籠。尚虛之數，適所用矣，迺有請焉。數米一二而炊，自嫌我輩眼孔。輸財百萬之計，好發長者心腸。既是乞靈，何妨喜捨。

建神廚疏

伏以石相許立民間祠，何啻千年德政。陳侯願宰里中社，揭作萬古聲名。此志不在於割烹，是禮欲嚴於祭祀。具瞻新廟，山川壯觀於一方。回視舊廚，風雨飄搖乎四壁。雖興廢之有數，然創立之在人。昔也築室道傍，今則架緣，至士謀謨，神廚事則完成。奐美哉，輪美哉，行看規模之弘。遠飲於是，食於是，庶幾廟宇之森嚴。

建餘慶堂疏

伏以五蘊俱空，誰識三千大世界一切諸佛，都從方寸做工夫。積善，便是餘慶堂勸人也。著修福地，好箇淨土。曾見興隆元年，建這明樓，少得中統寶鈔。隨心喜捨，我佛證明。今世且結今世因緣，一錢自有一錢功德。斧彼鋸彼，亦須毀瓦畫墁。經之營之，伫看磨磚成鏡。敬修短疏，遍叩高門。

修餘慶堂請僧為化主疏

伏以千百億化身，剎剎塵塵，俱成佛果。十方諸國土，在在處處，總是道場。毋忽所見重所聞，必移於彼就於此。有生皆得度，故土不可忘。我大師本是鰲峰上人。餘慶堂自有虎岩香火，有相無相。死遇菩提果之緣，勸緣募緣，喜得緊那羅之助。曾既掛燈煉臂，何妨割肉捨身。完修東壁西牆，毋令旁風上雨。規模壯麗，輪奐鼎新。成始成終，好箇無邊福德。而今而後，了此一項因緣。

修餘慶堂疏

伏以十方抄化，南洲頭走到北洲頭，幾載修行。東土住移來西土住，本是佛種子。莫呌老比丘不辭開口告人難，須信堅心做事易。長者布金，號阿蘭若大家。積善堂、餘慶堂，此為定光員應道場。須作見在未來因果，自餘而後，惟新是圖。頂鶴膝蘆，誓願弘深。棟鳳簷暈，規模壯麗。積土三萬擔，所費乎多。募緣數千餘人，其功浩大。多拋寶鈔，打破怪囊。不為風雨所飄搖，益見龍天皆讚嘆。敬憑短疏，遍叩豪門，發菩提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有德福相無數、無億、無量、無邊。自百至尾得完成，舉手加額長瞻仰。

修慈濟宮疏

伏以渤海儲精，現觀音菩薩三十二相。桐城顯跡，有慈濟香火二百餘年。

在處各立道場，總是一般名號。這箇堂殿破也，墮也，興諸土木難乎，易乎。仰千檀越證明，不違衲子誓願，須有片瓦隻椽之助。幸無此疆彼界之殊，好結萬人緣。逢千里合大家喜捨，即日完成。鳳翥暈飛，管取規模壯麗。鷄鳴犬吠，廣將經教流傳。是名青布之變羅，復睹白焦之祥瑞。以此供養，為累津梁，福德不可稱量，果報亦難思議。布金滿地，曾聞須達多成佛之因。焚香告天，願徼華封人祝聖之謂。敬憑短疏，遍叩高門。

文興庵抽拈兼賽詩疏

伏吕文興庵擬欲架椽，興廢之數已定。草堂會難成畫餅，行止非人不能。比辱光臨，未遑款待。皇天后土，此心可鑒。良辰美景，自古難并好。將舊店重開，要與大家一笑。諒惟四遠，總皆主故。莫道再來，不直文錢。今之是，前之非，事既往則不咎。彼無惡，此無教，願相見以如新。更不食言，尚所進步。

修鰲峰旗龍廟疏

伏吕旗籠山得真龍穴，路轉峰回。釣鰲首須占鰲頭，地靈人傑。雖曰樹林陰翳，自有古廟森嚴。血食尸此一方，香火傳於千載。荒蕪之日久矣，興廢之數定焉。惟新是圖，協卜之吉。翬飛鳳彩，不求過侈之功。鷄鳴犬吠，伏睹太平之象。神人俱喜，里社相安。謀則僉同，力須與共。念欲片椽之重建，初非一木之可支。凡皆桑梓之陰，豈無桷桶之助。上戶、中戶、下戶，各辦肯心。大書，特書，屢書，何妨真筆。多把至元顯寫，佇看天福康寧。

修護境橋疏

伏吕橋僅三百年，基址壞，數極難逃。歲在十一月，徒杠成，民未病，涉發肯心。須憑長者立大願，實賴比丘輸餘粟，捨餘財，用之恒足。積善根，崇善果，理也可圖。不曰成功，乘時徼利。往來客旅，永無險阻之餘。裔及子孫，廣有綿延之慶。

修橋立抽拈疏

伏吕補西壁，修東牆，工夫浩大。先小人，後君子，財義分明。看來空口難言也，著將本求利。巧婦無麵，莫作口飪行家相。你曾喫鵝梨，況遇太平年，何斬通行鈔。三十籌，不傷懷袖，買鬪隨即對圍。第一名真箇風流，賽采都道喝采。信手拈來，有些巴庇。六親睹視，不敢糊塗。眼前事，沒澆沒欺。世上錢，常使常有。千字文打千字號，彼此合同。萬人中結萬人緣，功德完滿。偶撰鄉談話，起動子弟心。

修路疏

伏吕驛路往來，此萬里通衢之便。塔橋咫尺，迺二鄉要害之衝。近因洪水漲流，是致坦途幾險。發心都要好，獨步恐難行。捨今不圖，桑田還復為海

，其積也漸拳。石可以為山，況遇太平年，何靳通行鈔。賴有築堤之乎，應無假道之虞。結衆因緣，修此大家方寸地。進身穩當，這是朝京第一程。

修溪埠疏

伏呂水有隄防，何汎濫之為害。田無旱潦，須豐稔之，可期陵谷更遷。歷年既久，陰陽愆伏，遺患茲多。茲欲仍築新堤，務使復由故道。萬牛充石，方可遮攔。積簣崇墉，則能捍禦。雖曰順勢而運智，必也輸財而致勤。毋分主佃高低，共計子孫長久。敢請揮毫落紙，便見舉插如雲。決諸東者，則流諸西。行於上者，必效於下。引涇注渭，莫辭乎勞。淪濟排淮，亦必有道。成功可必千斯倉、萬斯箱。得福頗多，一曰富，二曰壽。

建集福道場抄題疏

伏呂天啟大明永紀萬年，洪武人惟積善，咸膺五福平安。矧今闐闐鄉閭，履此昇平世道，同成善果，各發肯心。濟濟衣冠，各請大揮椽筆。襁襁福德，必祈誕錫。士民值茲三月懺襁，永集四時吉慶，曰耆，曰艾，俾熾，俾昌。

題祈禳醮疏

伏呂乖氣異，祥氣和，是必消災而彌難。天道遠，人道邇，故有要惠以乞靈。蓋舉念便有神明，然作事豈或無責。名香、異香，初非土產之土宜。蠟燭、華燈，未免借光於鄰壁友助。盍舉鄉井之義安樂，願聞治世之音。是故君子思患而預防，勿以小惡無傷而不去祈禳。在我，陰隲自天。伏願鷄鳴狗吠之聲達乎四境，鴻範龜疇之福錫厥庶民，豈不綽乎有餘裕哉。苟或善之，有弗為也。

迎五顯慶讚佛生日疏

伏呂一佛出世，實為萬代所宗。三界具靈，俱赴五通之會，萬神歡洽，四海瞻依。恭惟佛位，行煉三祇，因修十世。維時四月八，開蓂莢之祥，錫慶九天，再睹曇花之瑞，分手指天指地，發誓度聖度凡。仕懸某等，感德何多，知恩有自。或為編戶，或借水居，六情六欲之未除，一年一度而報謝。中修淨供，上請世尊，大作證明，同乘悟會。伏願如來現相，不垢，不淨，不滅，不生。諸福及人，俾壽，俾昌，俾艾，俾熾。

題血盆會疏

伏呂婦人以五漏體，若養男育女，未免艱辛。母氏有十重恩，雖粉身碎骨，亦難酬報。或見存者尚虧奉養，或已往者未獲追修，豈不有所思乎，盍亦反其本矣。既為入子，須識天倫。幸真人之亶聰明，體太上而方便，爰建血盆大會，依安懺悔，玄科兩利存忘，廣為濟度。救苦天尊，即是慈悲施主，謾言僧道元不相關。釋迦如來既曰：老子後身，其為功德，不可思議。蓋在彼無惡，在此無戮。然弗慮胡獲，弗慮胡成，可不如此，作是津梁，庶此得之，以為

證印。俾人人皈仰，使會會周完。浮黎土現出黍米珠，相去不離五丈地。羽州池變作蓮花座，從來只在方寸間。欲表誠，請書事意

題為真人受封建羅天醮疏

伏呂玉封一扎，荐膺師寵之榮。銀印兩臺，喜拜國恩之侈。自古未嘗有此，于今不圖見之。雖是心堅石穿，未免身輕腳重，自覺再來，半錢不直。聞道好事重疊，何妨祇願如開元鑄鐘。休靳許中統文鈔，常使常有，成始成終。我也勉強進步上竿頭，汝也不須打鐵做門限。來來往往二千里路，這因緣非偶因緣。上上下下七、八年間，此福德勝前福德。若有善念，便發喜心。

題為真人授仙簡疏

伏睹靈濟真人，抵受天師省牒恩光，寵厚徽號，闡揚香信。雖曰浩繁，禮數不容欠闕。敬憑短疏，遍叩高門，願成此項機緣，便是無邊福德。

伏呂廟食已四百年，鰲峰顯相，天封凡十六字，鳳篆成章。黃童白叟所嘆呀，大夫君子之瞻仰，欣欣有喜，千千而來。輒伸致請之忱，曾謂乞靈之驗。半面總皆相識，開口自覺難言，這箇緣豈無糜費。龍虎福地，此去何啻二十程。腦麝名香，想也不是一捻土。欲求天外事，須用世間財。已發心，未發心，各把真心看待。將展手，便展手，咲他縮手趨趨。非敢外額需求，亦是前頭放過。伏願題名登佛塔，便教一層一層高一層。視聖效神嵩，連呼萬歲，萬歲，又萬歲，下修人事，上報國恩。深慚俚語不文，勿以他辭為拒。

又

伏呂作事於其初，人皆為之蹤踴。臨財毋苟免口，將言而囁嚅。刻茲簡據之榮煌，欽若神明於左右。誰無歡喜意，各有捨施心。謂前後所入非不多，亦悖而出。若抄化之說弗可再，夫誰與謀，胡為而來哉，迫斯可見矣。昔未勾者，毋負前約。今再題者，不必後言。好事完成，諸福必至。寥道士所結交於韓愈，取善於人。孟嘗君不見責於馮驩，必無負債。

題為真人奉錄建醮疏

伏呂捍灾禦患，神之責不爽者。正直聰明，乞靈要福，人人常所欲者。壽富安逸，造物雖無聲跡，道法自有機緣。恭為靈濟真人祇授大洞寶錄，上以告天祝聖，下以護國安民。須憑消魔護正之科，用作得道登真之徑，盛德蔑以加矣，黎民亦有利哉。龍媒腰褭，不失其馳。聊拆長蘆，十萬之費。烏犍、黃犢，各安爾業。俾膺洪範，九五之庥。各請傾心，共成好事。

題塑真人歸道扮疏

恭睹靈濟真人，既登仙品，合具仙粧。昔之袍笏，國之寵也。今之靴笠，時之宜也。二者俱不容出，姑存之。俱不容舊也，別就內殿。塑玄聖像，唯道為身。□碧雲冠，飛光羽扇，混合真模，非人力莫能就緒，應有檀越能發布

施心，愛而助之，為福德不可思議。

伏以元明中現出真身，共睹紫金色相。倏忽際，寂無遺響。何消泥土形骸，惟是粧神似神，也著應格。昔焉仕於晉，衣寵涼之服。今也祠於魯，冠章甫之冠。雖效時粧，難逃外議。既蒙天寵，體式合用九章。須假人為價直，豈無一貫。應有檀越施主，各賚金寶，質心共謀而成之，為美亦多矣。則恭敬在此，豈咲貌為哉。恭祝當今皇帝與天齊壽。願同萬國而拜冕旒，率土稱藩，將見百蠻而衣冠帶。

題青口塑神像疏

伏以兩闕森嚴，舊占鰲峰六地，四方瞻仰。新來青口一墩，謾言祠宇卑污。自有神通廣大，真身不壞，特憑泥土合成。空口難言，可著鈔兩備辨。想你四行人物，莫比一樣工夫。既已出頭，便當展手。伏侍香火，都是弟子，休說大家、細家。恰著稻米上熟時年，管取七富八富。這箇俚語粗魯，祇要好事完成。

題衣服疏

伏吕神為民之主，豈不爾思。衣乃身之章，必稱其服。况靈濟廟稱正直神，結鶉未甚好。子夏之羞縫掖，深有愧仲尼之聖。歲月已久，何妨靴笠更新。事勢使然，毋謂冠履倒置。軍旅未遑狙豆，貂蟬出自兜鑒，隨時施宜，誰曰不可。我有子弟，可相與語，大作檀越，發歡喜心。百費未易支吾，一錢也是布施。穿針用線，件件都着工夫。聚毛成裘，人人同出氣力。五彩既彰於五色，多福爰及於多才。

又

伏吕朱履星冠，啟拜漢神。天師之寵，章甫縫掖。初非越人地土所宜，欲效胡粧，恐為藝服。自愧緼袍之衣敝，擬作錦被以都遮。何必待寒而索裘，任你逢場而作戲。雖百孔千穿，未能補綻。然千針萬線，也用工夫。你道再來，不直一文。這番一口，豈為多費。既非鬼輸天雨，且得神喜人歡。况遇樂議豐年，何必傾以菌，倒以廩，豈謂隨彼逐浪也。須彈其冠，整其衣，福不厭脩，言無後議。

題真人衣服被盜重造疏

伏吕五代侯王之胄，以直為神，千年父母。吾鄉無端被冠，緣貧民不顧非義，使盛德乃至失容。剥座位之衣裳，竊香火之器具，敢欺暗室不戒，禍於覆車。雖云暮夜無知，未免一朝之患。凡我祠事，無着神羞。共協都遮之謀，莫惜解為之費。庶幾衆望，如都舊章。下筆如雲，成功不日。有威可畏，有儀可像，瞻仰不忘。積善有慶，積惡有殃，報應不爽。

徐仙翰藻卷之十二竟

徐仙翰藻卷之十三

請東村公書

維神顯相，以文自鳴。不能為相靈鼓瑟之詩，安敢效塚中談易之事。漏屋有愧，坐井無聞。自惟一得之愚，未免三書之上。茲見評於月旦，毋罪我以春秋。靈濟徽號四百餘年，相傳已久。通真先生九十四化，孰敢與知。名利雖曰殊，文章自合公論。惟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河乃出圖，洛乃出書，知神所為，因幾而作。聖人本不語怪，君子質諸無疑，視之不見，聽之弗聞，無聲與臭。大莫能載，小莫能破，則變則通。總明正直依乎人，吉凶悔吝指其掌。古人風靡，惟為緝穆和遜之民。世俗，日趨，安有禮義廉耻之士。此亦憂道者也，吾豈徒文乎哉。既當理，何必求人，蓋空言不如行道。若非鬼而祭之，則為諂，所謂成其意者毋自欺。恭惟執事閣下顯幽闡微，探頤索隱。岩岩之瞻，壁立千仞。浩浩其氣，筆掃千軍。久欽滕王閣之才，輒易羅池碑之請，恐伯皆猶有暫色。幸子瞻不敢固辭，仰恃大人長者之用心，辱惠幼婦外孫之雅句。業祠改觀，頌石寵榮，作萬世之表儀，聳四方之冠冕。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略寓此情。大而謂聖，聖而謂神。必報其德，尚祈斤削，切勿墻麾不宣。

代鄉人請東村公啟

古廟凡四百年之塵埃，久矣。新碑一千八十字，氣象渾然。雖文章可得而聞，然山斗徒庠，所向不遠。千里尚堪一行，豈意參商，數經歲月。弗圖今日，反食前言。昨有籠鵝，非謝右軍之筆。今無燔肉，莫來夫子之車。未晤藥言，徒探芒背。靖想高明之德，不忘貧賤之交。北辱好辭，不比嫌青配白。自慚俗語，無乃以紫亂朱。借問潤河，銘恩衷臆。恭惟光生，精窮造化。學貫人天，橫驚汪洋，如唐退之弘深，雄雅過漢司馬，知名已久，獲賞尤多。石磯老人，初非索債。山中木客，只會吟詩。既遺尺素之勤，不能無綈袍之戀。惠而如我，誰敢忘原。伏念某晚學無知，童心殘智，似涉虛無漂渺之說，初無光明俊偉之才。仰荷吹枯，已嘗席庇。敬修雁字，略陳私意之再三。敢屈駟車，少慰此心之萬一。

謝東村公書

或問曰：靈濟王記，自記矣。王既自記，而猶汲汲有求於人者，奚心哉。天地間，物之最靈者莫如龍，呼吸變化，神妙莫測。其所以依憑而能使為之靈者，雲也。龍不得雲，則不能神其靈矣。今求於公者，此意也。敬以書謝。

入關張祿即已死之。應侯當室，陶朱乃隱身之。范蠡雖曰姓名不一，本來面目自然皐夔。契不知所讀何書，堯、舜、禹、湯，自古相傳此道。造次顛沛，必於是危。微精一執厥中，蓋以垂世立教為心。必盡尊親事上之禮數，千百年莫測其妙。九十四化，可得而聞。無影無聲，未敢對鬼神之間。以義為利

，初非循盜跖之徒。自惟碌碌之才，輒有戀戀之意。雖三瀆則不告，而片辭可以知，胡為來哉，亦有以也。一女貞，衆女蕩，則蕩咲而貞羞。九人鬢，一人冠，則冠愧而鬢勝。雖曰世道然矣，有人心者乎。不明《大學》之生財，重辱《春秋》之直筆。當今之世，捨公其誰。雖夫非人，而人非天。必行顧言，而言顧行。恭惟東村先生，德參隱顯，道貫幽明。紙上雲煙，有得柳骨、顏肌之製。胸中溟渤，無非周情、孔思之文。迺覺今之是，昨之非。未有甲曰可，乙曰否。一言而庾，衆論所推。何須形迹之求，是亦陰隱之事。北山公，有子生孫孫。

謝東村公跋

辱惠佳作，以為叢祠之光。讀之三復，頓覺神悟。真所謂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若竊比於潼川先生，則非予之所敢。道銘之座右，使來者陸斯堂，觀斯文，想其人，如觀虎皮，知其嘯於山林而百獸也。

謝東村公啟

言念袖詩而來，曾與少儀半面。作記所托，再瞻五勃不凡。雖欲擁篲以迎門，未獲。執鞭而參乘，高山仰止。我心孔懷，欲識荊州，適所願兮。不遇魯侯，是亦天也。恭惟府判先生，即鄉閣下，年高得邵，陰相神扶，經明行修，皆周公子之業。財裕國富，陋晏嬰、管仲之功。學術有以過人，冠冕特其余事。自得東村之樂，何妨別野之遊。敢再拜于下風，幸見知於今日。祠堂有誌，典雅何啻千言。人口是使流頌，不知幾載，皆出胸中。全馬初非紙上雕蟲，自暫疏魯之才，莫識吹揚之力。靈明感格，里社輝煌。君子恕以待人，禮物將其微，意鴻毛千里。謾陳雙鯉之勤，義字千金，輒有白鵝之謝。深慙草略，幸賜斥留。敬敕墨卿，仰千籤史。謹啟。

代鄉人謝東村公啟

韓子華見稱於持國，此為縉紳當制之榮。謝靈運不夢於惠連，安得池塘佳句之妙。有是兄必有是弟，敬其人復敬其神。重辱高材，肯為逮下。久懷謙德，不敢忘恩。皆曰伯氏之權衡，實出門下之操縱。三年而投，十牻自憐。餌食之疏，一言而重。千金敢借，齒牙之譽，伏念某苟安閭里，退隱山林。雖貧，自謂不改顏。瓢所至，未嘗妄投稱刺。久沐江河之餘潤，實因瓜葛之連枝。捨是無求，莫知所措。恭惟某人，知名望族，間世奇材，胸中之志氣慷慨，筆下之文章浩蕩。深愧圭門華寶，莫容駟馬高車。敬修尺素之恭，未免金錢之愧。來困多施，素聞贊軍校尉之名。廟宇一新，全得成郁太守之力。適符願望，聊罄敷陳。

謝張總管啟

伏以抗論朝廷之上，錄進千秋。運籌帷幄之中，侯封萬戶。典刑如在，世

代其昌。通刺敢為，庭謁之先。下問無耻，塗歌之聽。恭惟統管相公，氣充剛大，性尚慈仁。治民以父母之心，斷事有神明之見。冤消叢棘，種滿甘棠。德政廉平，獨冠南閩之七郡。豐姿高越，共瞻北斗之一人。學海淵源，儒林華藻。運筆頭之造化，走紙上之風雲。久聞臺中二妙之才，喜過天下同文之會。法精崔、杜，至今稱之。論及歐、虞，無所短者。百里之城門壯麗，千年之華表□新。猗歟休哉，美又善矣。伏念某，互鄉童子，白屋陋生，願觀風月之清光，曾席江河之餘潤。今茲積善里，舊有祈雨官，累獲感通，號曰靈濟。字樣如斗，大書又喜特書。人口是碑，感德猶當頌德。永為盛事，誰敢原竿。干櫓之虛文，何足為禮。天相神扶而多福，式慰禱忱。草草懷慙，拳拳具謝。

上程廉訪求書廟額啟

按車八郡，喜增福地之光。肅政一臺，均席使天之庇。銘心知感，沒齒敢忘。恭惟肅政廉訪大使相公，問世宏才，濟時碩德，性淳事謹。久稱成都循吏之家聲。心正意誠，親受伊川先生之道學。朱紫曾誇閥閱清白，以遺子孫典刑。尚關洛之風，禮義作甌閩之倡。書法獨高萬古，筆陣掃退千軍。盧、洛、王、楊，何足道哉。甌、虞、楮、薛，未可及也。真是比方之燄燄，敬據衷曲之拳拳。伏念隴畝編民，艸萊下士，見褊而小，身戀且愚，仰干斧鉞之誅，輒伸榜額之請。今茲積善里，古有靈濟宮，此士民所共瞻依，曾雨暘之獲感應。榮求三字，重惜千金。早賜發揮，不勝欣抃。相公門大，敢復上光範之書。小子井窺，有再瀆童蒙之筮。幸為領略，莫究剡裁不宣。

代鄉人請陳道興奉靈濟宮啟

靈濟宮，好一道場，千年香火。青布市，許多人物，累代衣冠。與我同心，為之潤色。徽號上尊於兩闕，盛名遠播於四方。傳後化今、王、楊、盧、駱之文，不能過也。登真證聖，征、僑、偁、佺之學，可得聞歟。以代天行化立心，以濟物利人為誓。慈悲化現，功德難量。春祀之儀，尚存其禮。朝夕焚修之責，或闕其人。用是因循，未能採訪。誰與獨處，謀及大同。主善為師，如先生，齊心戒行之士，有衆請命，非吾冀人情面分之私。倘辱法駕以賁臨，愈見宮門之壯觀。

又

點鐵成金，深賴陶鎔之力。拋磚引玉，重承駢儷之文。昨具疏，頭載嚴簡，目謹涓穀，且敬掃茅蘆，拱俟法駕以垂光，當備香花而引袖。千年華表，歸捷獨鶴之仙。萬載道場，雄古六鰲之地。四方瞻仰，衆力維持。經之，營之，伊誰之力。始是，終是，雖我之心，鄉人之心。尚慮鬱鬱，非可久居。未免拳拳，而為致請。人情周至，都道梅花水直千金。好事完成，勝過楊州腰纏十萬。

請高功唐宗萬建會

評惟月旦，辱聲譽之。遠揚度會天人，忽姓名之招出。敬裁柔訥，往候光驅。恭惟某人先生，學廣淵源，道高丘岳。達沖玄之至妙，體虛靜以無為。心存齋法以嚴明，力為教門而扶植。始吾於人，而信其行。當今之世，捨公其誰。茲為靈濟宮衆建普度會，七月望日，特光十日之期。三日致齋，爰舉九朝之典。外為演教，內誦度人。攀屈尊嚴，主盟科事。倘幽魂之開度，實斯會之有光。仰賴師明，俯惹冒瀆。伏念某僻居也陋，後進何知。雖道不可得而聞，惟賢者樂與為善。幸獲下車而就席，即當掃榻以迎門。一口可航六十里，永為遠涉辦香致敬。百千人所共皈依，既與同衆，必無我棄。

代鄉民請人任都講啟

久仰高風，固非一日。比參玄論，僭叩丹房。荷辱謙恭，肯為盼睞。奉別而後，弗替此懷。茲為靈濟宮建醮，適通簡瀆，攀屈車軒。若論典誥之文，為衆所舉。當今道德之士，捨公其誰。倘以齋法作自己工夫，使我神靈得合仙骨像，皆庇之，及為感何如。棟梁之材，椳闔居楔，非所宜也。川海之量，漕渠污澤莫不歸焉。肯辱臨壇，即當擁篲。

贈越山奉祠啟

某應機利物，未開方便之門。撥草叅玄，願睹真空之奧。辱知也，久投刺無由，道西峽之阻長，雲北山而企仰。災承傳命，敢不效綿弟。神明不可度思，在小子自當應對。若非重珪禪師之戒律，奚以展龐居士之神通。大悲之閣記已成，輒敢露出東坡面目。曹溪之道場不小，何妨拈起六祖話頭。重林和尚胡為乎來哉，石徑老子必無我棄也。誠恐金根之錯易，尚求玉斧以修成。倘蒙把作頂衫也，是移來公案錄茲遺藁。只依簇上葫蘆侑以輕縑，聊當湖州紫笋。大開法眼，小顧私情不宣。

賀鹿山授宣啟

伏以廣順祖師曾赴玉禮朝堂之石，咸通禪寺侈膺金書勅額之榮。克光于前，必復其始。恭惟白鹿禪師，物霑法雨，香滿慈岩，是名上人，有福德相。仰沐宸恩之侈，欽承宣命之除。高峰攀萬歲之雲天，聲呼、萬歲。大刹壯三山之福地。望重山三山，喝散野外之妖狐。喜遇堂前雙鹿，叢林整肅，鄰里輝煌。伏念某安分無能，交結已久，敢以縹緲虛無之說，敬叅神通妙用之禪。雖塔上題名，文章見諸行事。然宰頭進步，力量可以過人。緣法夫豈偶然，道場自然興矣。載伸慶賀，不捨慈悲。既蒙駕象之寵臨，願顯青鳧之聖瑞。千年祠宇，必須得佛證明。一辨心香，應當合掌供養。編摩字短，皈依意長。聊奉偈曰：雨巖巖頂坐，妙用大神通。喜拜君恩重，名高萬歲峰。

谷周勝公問事啟

序曰：周勝公，乃吾鄉之白眉者。俗語曰文人多薄命，信乎。駢四驪六，欲有所求。非吾三折肱所能，略以數目為報。

切以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三望特嚴於祀典。陰陽風雨明晦失其節，六淫已戒於醫書。愧無岳祇之靈，反貽河崇之誚，有口莫辨。獲戾奚云。可以察其是卒，無乃惑於禍福。龜弗我厭，特憑初筮之占。馬不能鳴，敢作曰平之篆。黃熊托夢，夢生於想。紅蛇化影，影亦可疑。是皆精神念慮之勞，致使手足胼胝之患。疾久罹於霜露，無妄之灾。月既宿於斗牛，伊誰之咎。天其或者，命也柰何。人有常言，子不語怪。乃辱毛錐子之通刺。深慙木居士之少文。四十九年非，略知蘧伯玉之悔。萬二千脉息，不聞王叔和之名。欲起九死於一生之餘，永明七表與八裏之學。雖百藥皆試，以幸其或中。然一夫不獲，則曰子之辜。何須覆而翻雲，自有參天雨地。越尚乎譏，楚尚乎鬼，豈不變其俗耶。衛胃之輒，齊胃之驀，將焉用彼相矣。既不貳過，尚堪一行。常服摩挲員，孰讀和劑訣。

又

四六駢律，自是傑作。再三瀆筮，略見真情。勿藥有期，非筆可既。子之禱也久矣，子亦何所言哉。既辱之勤，不容以拒。

伏以折臂之言雖驗，何傷羊叔之仁。失輒之親不傷，何孤婁師德之譽。哭書再上，辱命多慙。是雖有君子戚戚之窮，奚必為小人□□之狀。不侯不還天也，伯寮其如命何。蓋盛名必遭乎坎壇之變，然幽鬼常作於沉痾之後。鶴之□也何罪，鸞之鍛也何時。跛龜尚堪一行，榻鷄猷能再接。正恐洗腳失財之誚，反貽引手下石之譏。既承口告以丁寧，緬想足音而喜躍。以德報怨，既無厭於老拳。勉力學行，幸不忘於故步。憂人之憂，樂人之樂，雖孔孟以為難言。溺己之溺，饑己之饑，此禹稷之所自誓。善救物，則無棄物。可與言，亦不失言。欲求六尺之藤，須得三年之艾。襦毫作報，尚懷肫脫之虞。倒屣以迎，少俟下車之問。揚鞭致謝，躡履何疑。

幼婚啟白水梁聘祐入黃

言念兩家生子，巧如同隊之魚。二世聯姻，卜協和鳴之鳳。朱陳有舊齊，鄭維新愛久。托於青山盟，用伸於白水。因緣果在，欣幸猶多。況令孫女德遜遺風，將喜卞琴而得趣。而孫男詩書養志，未能授筆以成文。雖是因親，何妨及幼。可以為黃之倩，皆曰真梁之妻。時然後言好，奉蘋蘩而盡職。禮其尚質，敬脩榛栗以告處，不腆彝儀。具陳右幅，謹奉啟以聞。伏惟尊慈俯賜，鑒念不宣。

上梁文

伏以三山環會，爭傳福地太平。一脉源流，聞道義門陰隨。今任曾堂之責

，迺成作室之功。筮從龜，從既葉卦中之吉。人好鳥好果，呈屋上之祥。恭惟某人，繼業箕裘，聞聲絃頌。手中圭出文章刀筆，胸中自有間架規模。事出一家，喜見萼樓之侈。蔭依百里，具稱花縣之榮。一日鼎新，萬年壯麗。自慚小匠，未有高謀。因其所以，經之營之。豈敢是謂，鋸彼斧彼。黃金市上，競誇范蠡之財。綵衣堂前，願效老萊之戲。聊伸燕雀之賀廈，試上蟬螭之高梁。

詩曰：

如君筆量棟梁材，也著工夫為剗裁。

大廈萬間多巨庇，庭間又喜重三槐。

徐仙翰藻卷之十三竟

徐仙翰藻卷之十四

梁燈聯

梁聯

本宮

聖主萬年道永綏於華夏，明神一德福誕錫於邦家。

鳩祚天長永紀萬年泰運，鰲峰地壯保于四境昇平。

革故鼎新復恢大壯之規，否極泰來感遂同人之志。

定光堂

佛法慈悲遍三千三世界，神靈溥博保萬古之廟堂。

祈雨王廟

聖天子天長地久聖壽無疆，祈雨王雨順風調神靈有感。

慶賀燈聯

皇帝萬年億載海嶽效靈，天下八達四通車書同道。

聖壽萬安南極一星呈瑞，神光三現東封八字增輝。

惟皇建極天地節四時成，大德曰生人民育五穀熟。

聖人有大德曰壽曰富曰多男，天下為一家于疆于理于四海。

皇都壯麗龍盤虎據勢重萬鈞，天下太平狗吠鷄鳴聲四海。

國朝混一自北而南天寬地闊，世道太平復今如古俗美風淳。

昌曆文明太平之期當今日，嘉禾豐稔東作之民喜有年。

金闕壽旦

金闕化身八十二相同名同號，玉卮獻壽萬六千歲為春為秋。

蓬萊總是神仙客名在丹臺，南極現出老人星光聯東井。

玉闕壽旦

七月中元大慶旦壽獻金卮，五風十雨太平時祥呈玉燭。

天生上相讓萊公先一日之期，雷動歡聲效莊子八千秋之祝。

祥雲五色呈嘉瑞，歲樂三登賀太平。
玉闕雲開天咫尺，銀河水浸月清光。
天封丹鳳篆，地壯聳鰲峰。

親睦堂

籩豆俱存周典禮，衣冠復見漢威儀。
高節全名同皦日，滿堂和氣一團春。
文章千古事，忠孝一生心。
聲名垂日月，道義重丘山。
靈椿長不老，丹桂喜傳芳。

注生堂

仙妃共赴瑤池宴，男子須知玉版書。
玄圃千年桃獻瑞，燕山萬古桂傳芳。
桑梓聯陰同里社，芝蘭毓毓滿階庭。
箕裘傳世業，孤矢壯男兒。

慶元宵燈聯

天開鳳曆國家社稷萬千年，地擁熬峰燈火樓臺三五夜。
元夕燈輝往來車馬三千客，鰲山綵結富貴東南第一峰。
蓮燈萬斛樓臺夜月影交輝，斗米三錢里社春風人快活。
蓬萊三島神仙所居樓臺當貴，東壁二星圖書之府河漢文章。
清廟顯相四百年祀典森嚴，正月始和三五夜元宵宴樂。
日瑛旌旗金姓字，雲開閭闔玉毫光。
廟祭千年存舊典，宣封八字侈金書。

燈聯

真君受籙皇帝壽祝萬年乾坤同久，天師道尊百世日月常明。
聖主開太平壽比南山福如東海，仙道常自吉名在丹臺身居赤城。
瑤宮兩闕去天尺許平步雲梯，金書一扎自日邊來辟瞻星斗。
齋戒沐浴事上帝無二爾心，聰明正直之謂神克享其德。
紫泥宣詔侈新封神靈光顯，青布成羅符舊識人物奢華。

普度醮

當今皇帝享國萬年勢安磐石，元始天尊說經十遍光現寶珠。
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致齋一日，大羅渺渺三界之上普度衆生。
神京萬八千里四國來朝，泰山七十二司衆生受度。
黃雲一朵凝靈府，甘露三千普濟門。
聖主與天齊壽萬代乾坤，老子以道為宗四方日月。

孤魂所燈聯東妙巖宮化現十方光呈瑞相，西那王國彌羅大梵願度衆生。
齊戒沐浴可事上帝毋二乃心，亡靈超度徑往南宮得叅妙道。
玉京山上去天尺五直透玄都，恒河沙界遍地大千同乘妙道。
大羅渺渺三界之上九氣氤氲，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萬神朝禮。
寶珠一黍米十方世界共睹光明，玉笈幾函經億祖萬曾普皆受度。
東華淨境西那王國奉戒修齋，南昌上官北都寒池濟生度死。
一酒冷冷甘露水，九玄疊疊上清衢。
八色九章聞妙道，億曾萬祖上朱宮。
三塗解脫超三界，八色光明照八方。
聞經聽法共起慈悲，推食解衣一均溫飽。
血盆會
目連報母恩孝達乾坤神通第一，地藏作教主法遍河沙世界三千。
徐仙翰藻卷之十四竟